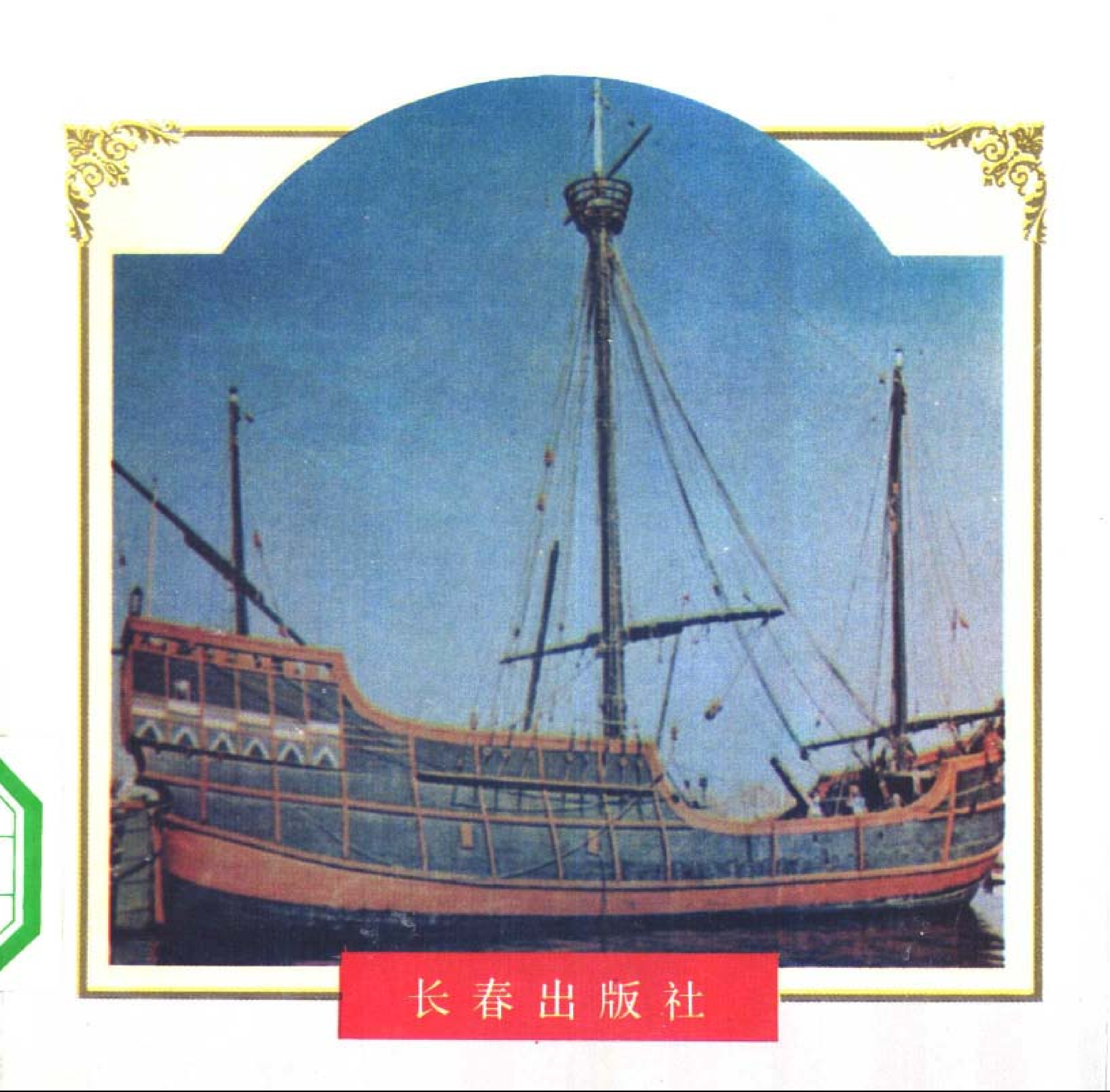
◯ 世界史精览 ◯

# 梦断新大陆

——哥伦布的悲剧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 梦断新大陆

## ——哥伦布的悲剧

杨一星 李焕栋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梦断新大陆**

杨一星　李焕栋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11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4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3.50 元　（全 32 册）388.00 元

#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 目 录

# 第一章　上帝向人们号召：寻找财富

夜里，当他在自家的茅屋里睡觉时，他突然听到有小孩子叫他的声音："起来，克里斯托弗，走吧，把我渡到对岸去。"他走到外边，把孩子背在背上，抓起自己的拐杖。但小孩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重。在他趟水的时候，勉强才能驮住他。他必须鼓足劲儿，才不至于淹死。他费尽力气，总算到达对岸了。

"谢天谢地，我的小乖乖，"他一边轻松地喘一口气一边说："你搞得我们俩好危险，你一下子变得那么沉，就好象我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压一样。"

而小孩却回答说：

"没什么可奇怪的，克里斯托弗，你本来就

肩负着整个世界和这世界的创造者。”

（引自关于圣徒克里斯托弗的传说）

**人类拉开新世纪的大幕：当你关门闭户查胡椒粒时，你只能去航海了**

15世纪后半叶的欧洲象点燃锅炉一瞬间的蒸汽机车，“呜呜”作响，四处喷气，颤抖个不停，只等人拉动哪个把手，它就会蹿出去。

如果说这个时代与以前比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台“机车”是人造的，而不是上帝和教会造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思想，也敢于去发现和创造了。

数百年来，在中世纪恐怖黑暗的岁月里，人们何曾、又何敢有过自己的思想？有那么一些“大胆狂徒”倒的确有过这类想法，但他们刚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就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成了灰。因为他们竟敢和神圣的教会——上帝的世间代言人做对，想搞什么科学和实验，这不等于是在创造另一个上帝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些中世纪恐怖和黑暗的主使者们虽然愚蠢，但他们也明白这样一个小道理：容许每个人发挥

自己的创造力，就是容许每个人在黑暗中点燃一把火炬，这熊熊烈火会把神灵烤得望“火”而逃，那这个世界就是人的了。

许多人心里有数：人最怕的还是人自身。但上帝既然是人的创造者，自然是不怕人的，何不借用上帝之名，让所有的人去害怕上帝呢？这同害怕上帝在俗世的代理人没有什么区别。

于是，人们战战兢兢地关起门来过日子，恐惧着世界末日，恐惧着自己灵魂的归宿。数百年的恐惧足以使人头脑麻木，于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传给后代的辉煌文化至此全被抛在脑后。倒是曾占有他们土地（至今仍占有他们部分土地）的异教徒阿拉伯人承受了这些文化，并且把它们加以发展、完善。欧洲的年轻人在阿拉伯人、摩尔人的大学里吸收着这些文化食粮的精华，可他们一回到欧洲自己国家居然就会被处死。以至于人们在重新解放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不得不来一次“文艺复兴”。

幸好文艺复兴真的来了。欧洲封建庄园在崩溃，封建贵族在没落，大城市和城市资产阶级在兴起。一个新的世纪渐露头角，舞台必须换新主角了。1440年，约翰·根斯弗莱什·古登堡

在马尼拉开始用金属活字印书，一次信息革命开始了，知识的传播实际上已不可能有限量。（要知道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欧洲的藏书量是少得令人惊异的，并且每册书要上锁，从不轻易借人。）于是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涌现出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丢勒、霍尔拜因、里坦什涅德尔、艾拉兹姆、帕拉塞尔苏斯，还有伟大的达·芬奇。在这些资产阶级先进代表人物的努力下，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达到极盛时期，他们的光辉把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反衬得黯然失色。大学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就是在古老的哥特式修道院里，也正形成着该时代的重磅“精神炸弹”：哥白尼和托马斯·莫尔。这活跃着如此众多的伟人的时代成了一个精神转折的时代，充满活力和反抗精神的时代。人们渴望冲破精神枷索，去寻欢作乐，中世纪到头了！

人们从伟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最后醒悟：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就因为伟人是他自己。这个了不起的启迪一下子打开了多少人的脑袋啊！很久以来人们从未如此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潜能、价值——那曾被上帝的光辉掩盖着的自身财富。每个人都要激动得大叫，寻找目标去试

一下自己无穷的精力。

新世纪的大幕就此拉开，人们一定要去干点什么了！

人们首先应该去干些什么呢？在观察中发现通往未来新世界的道路上竟有如此多的难题。国内贵族与王权的斗争、农民起义，国外的入侵者，土耳其人……等等。终于，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被开发出来了：航海。航海几乎解决了所有问题。把一切困难和麻烦抛给海洋，海洋却回报成千上万的财宝、香料、土地（当然还有奴隶），这是绝好的买卖！

事实上，不航海也不行！

首先是宗教上的动力支持。

在那个时代，没有宗教力量作为号召和后盾，远航未知海洋这种大事是想都不敢想的。但一旦宗教需要航海，宗教力量就会煽动起狂热，成为强大的动力。国王和教会以此名义就可以畅行无阻，召集起足够的人手和钱财（比如说，没有人敢去陌生的海洋冒险，但如果教皇宣布上帝可以赦免参加冒险的人的罪过，那么至少有一大批罪犯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奉献自己卑贱的生命）。何况在航海确实有宗教动机的情况下

呢？

在15世纪中，轰轰烈烈的国际十字军东征行动已经失败了，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变得脆弱无比。奥斯曼土耳其的迅速崛起使这种脆弱变成崩溃，1453年，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覆灭，土耳其人潮水般地向西方涌来，大有把地中海变成土耳其帝国内海的势头，整个基督教世界顿时惶恐不安。除了势力迅速强大的土耳其外，从地中海东岸到南岸，一直沿伸到伊比利亚半岛上，还有历史悠久的穆斯林人的各个国家。几个世纪来，欧洲一直在同他们进行收复被占领土的战争，他们的危胁不容忽视。不幸的是，基督教本身也刚刚经历了宗教大分裂。早在公元395年，基督教就分裂为东、西两派，各自拥立教皇，并且互把对方教皇革出自己的“正统”基督教的教门。罗马的教皇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如此互相敌视，使一度非常强大的教皇职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失去了社会地位。直到1417年，马丁五世当选为新教皇才使这场分裂告以结束，但是刚刚恢复统一数十年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力量仍日益减弱，需要恢复。因此在加强内部统一的同时，如果能取得对异

教徒的胜利，收复东部圣地，无疑会极大地鼓舞欧洲教徒，重振教会雄风。所以教会想方设法，除了支持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外，拼命寻找同一信仰的外援，企图两下夹击，把土耳其人和其它穆斯林国家赶出地中海沿岸。这个外援找到了，它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神话传说：基督教王约翰的传说。说来也许过于玄妙，但事实上到15世纪初为止，欧洲人寻找这位神话般的基督教王已经花掉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

在近东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区，早就有了基督教团体。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他们是异教徒，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属于东方的各种基督教派的教法，不符合欧洲的“正宗”教义，因此他们在西欧被迫害，但在近东却成了天主教徒特别是十字军反对穆斯林的同盟军。这些东方基督教派在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主要传播者以及欧洲人中关于这些国家情况的主要报道者是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在中世纪，大批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已经定居在中亚细亚的许多城镇和农耕的绿洲里。到了12世纪，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徒至少已在两个人口众多的蒙古游牧部落——西部的南曼人和东部的凯雷依特人的部落

里普遍发展起来了。

当穆斯林各民族——土耳其—塞尔柱人和埃及人对十字军在东地中海沿岸所创建的天主教国家转入进攻时，欧洲的天主教把亚洲的基督教团体视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这一时期，即12世纪中期，产生了强大的基督教王约翰的神话故事。产生这一神话传说的原因是：1141年，黑契丹人在撒马尔罕以北地区打败了中亚细亚穆斯林的统治者，即土耳其—塞尔柱人桑贯尔国王的军队，然后在突厥斯坦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新的西辽国。

信息传到欧洲就被加上了想象色彩，基督教界认为：穆斯林在中亚地区被粉碎后产生了一个新的非穆斯林国家，这肯定是某个强大的基督教王约翰为战胜穆斯林所采取的行动。

这件事怎么演变成神话传说的很难弄清楚。在这个神话传说中，这位战胜了穆斯林的国王成了圣人。关于他的最早记载，我们可查到的是1145年巴伐利亚主教奥东·弗雷金肯斯基的记载，那里边已经使用了基督教王约翰这一称呼。

到了13世纪，基督教王约翰的神话在欧洲天主教中广为流传。在亚洲各国发生的，凡是有利于基督教同时反对穆斯林的一切所作所为，哪怕是被渲染和不真实的消息，都被欧洲人以为是基督教王约翰的权威和影响所致。事实是，由于蒙古人多次征服性的进军，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均被消灭，消灭这些国家的功绩都被归于基督教王约翰本人。与此同时，传入西欧的一些消息说，在蒙古汗中间也有一些基督教徒，蒙古汗对这些基督教徒委以重任，他们确实对穆斯林毫不留情。当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在蒙古人中确实有很多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甚至在成吉思汗的家族中也有，同时这些人还是官位高、权力大、颇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关于基督教王约翰的传说变得更加复杂凌乱，又似乎确有其事了。

另一方面，十字军的将士们在巴勒斯坦的圣地也见到了一些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徒，并从他们和他们的亚洲一些同教派信徒那里听说过东非的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情况（埃塞俄比亚），因此，西欧人同样把这个国家称为基督教王约翰的国家。

13～14世纪，有关基督教王约翰的神话传说对于天主教组织工作和派遣使团、使节前往中亚、南亚国家的工作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到了15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基督教王就是信奉基督教的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的尼格斯（即皇帝）。

这样，几个世纪以来含糊不清的神话终于有了看起来比较可靠的着落，在倍受异教徒危胁的15世纪，这无疑成了教会和国王的支柱之一，所以必须航海去寻找这个国王作为对抗穆斯林的支持。在早期葡萄牙向南部海洋的探险中，这一直是个主要目的。后来寻找约翰的念头也成了哥伦布远航新大陆的动机之一。

事实上，寻找基督教王约翰只是宗教界支持航海的客观原因，单凭这一原因还不足以激发一个人的全部狂热和虔诚。在这一伟大的创举中，人们还需要一种类似本能的道德精神上的鼓舞，这便是长久以来植根人心的基督教宇宙观和末世观。人们把自己看成“旅行者”，在一个腐败的宇宙时空中旅行，寻求赎救，但只有到世界末日之时方可得到解脱。全球人民皈依基督，从异教徒手里最终夺回圣地等预言对人

们有较大的导向作用，那种要在宇宙或全球范围内履行诺言的奋斗精神驱使人们去旅行，去发现。比如哥伦布自小便受到这种观念的熏陶，他同成百上千的其他旅行者一道驶向了陌生的海洋。

不只是宗教上的危机求助于航海，欧洲各国在商品贸易、硬通货短缺等经济问题上的危机更需要航海为他们带来财富才能解决。

在重大发明和发现的历史上，精神道德上的鼓舞固然重要，但最终能促成这些发明和发现的，往往是物质方面的[illegible]。一个探险家的计划不管有多宏伟，多能打动人心，但如果不是一本万利的话，计划只能是个计划。即使国王和教会同意也没用，[illegible]钱都在投机商手里，而投机商[illegible]，但心里只会打算盘。探险家的宗教热情和聪明才智确能使人感动，但如果他两手空空地从神秘地域回来，那么他这辈子就甭想再登船了。因此如果有探险家怀着纯洁的宗教理想和热情启航，他就不得不以黄金来证明自己是否实现了理想。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成了黄金的奴隶，也许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会忘记航行的初始目的是什么了。胜利

了，他是英雄；失败了，他就会被人遗忘，他虔诚礼拜的上帝也帮不了他。世人以上帝的名义去干许多事，却以黄金来衡量这些事的结果。如果对此表示不可理解，那么在那个时代就会成为悲剧人物，就连哥伦布也不例外。

言归正传，欧洲需要商品和黄金。

这里的商品是指东方那些神奇、贵重的奢侈品，例如各种香料、珠宝、药材等。欧洲同东方的长久贸易，把这些可爱的货物源源不断地从东方运来，把黄金源源不断地流了出去。

自从罗马人在征战中初次尝到东方那神奇的香料以来，欧洲的厨房就再也离不开它们了。其实直到中世纪末，欧洲北方的食品依然淡而乏味，象柠檬、糖等等还未被多数人作为调味品，就连王公贵族的暴饮暴食，也不过是一些单调的货色。但是放一点香料就大不相同了。在中世纪里饮食粗陋的欧洲人的口腔对刺激性的香料接受能力极强，而且上瘾。这大概同他们精神上的解放也有直接关系，被压抑了几百年的人性需要挥霍，需要刺激性的东西。于是有钱人拼命使用香料，香料的多少几乎成了烹调技术的尺度。如果你去一位富有的贵族或商人家里，你

可能会喝到一杯加足了胡椒的啤酒或加了姜的葡萄酒。

当然，欧洲人需要香料并不仅仅是为了食用。因为大家闺秀和寒门碧玉越来越喜爱阿拉伯香料，而且主要喜欢那些新鲜物：昂贵的麝香、龙涎香、玫瑰油等等。如果不涂得浑身沁人心脾就显得太没地位了。

不光是香料，其他奢侈品也成了众人梦寐以求的对象：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花布，锡兰的白珍珠和蓝宝石……就连庄严的天主教堂也大量依赖外国货：欧洲成千上万教堂里，成万上千个香炉里香烟缭绕，但数以亿计的神香却没有一支产自欧洲本地，全是不远万里从水旱两路由东方运来的。药剂师也对东方药品爱不释手：樟脑、鸦片、药用树脂等。西方那莫名其妙的医疗术象放血、饮血、涂蜜等等哪里象东方药材这么神妙灵验，如果不靠着药瓶上"阿拉伯"、"印度"、"波斯"那几个有魔力的字，药铺早该关门大吉了，病人看见这几个字都会感觉良好。

总之，东方的一切货物，都是美丽的，有效的，供不应求的，当然也是极其昂贵的。

由于东方货物供不应求，所以才会昂贵，并

且一再涨价。公元11世纪的时候，在欧洲胡椒竟是按粒计价，几乎如银子般贵重，并且价格始终很高，许多国家和城市干脆用胡椒来作支付手段，可以用胡椒购置田地、充当嫁妆，甚至可以买到公民权。在中世纪有个绰号专门称呼富有的人："胡椒袋"。因此当你数胡椒粒的时候一定要把门窗关严，并且不要出大气，不然你的钱就无影无踪了。

照现在的眼光看，当时香料的这种价格未免荒诞。可是如果你清楚当时得到香料的危险和困难程度，你恐怕还会嫌价低了。东西方的距离如此遥远，路途如此艰难，一片叶子、一个果实从东方被摘下树到送至欧洲顾客手里，要经过多少波折、多少盘剥啊！一个马来亚奴隶汗流浃背地把果实、叶子采下来，装在筐里扛到市场，他的主人却获利不小；一个穆斯林商人把货物买下来装在小独木舟里，在烈日下航行上十天八天的，来到了马六甲，这里的君主——苏丹立刻高高兴兴地大征其税，然后穆斯林商人含着委屈把货物倒在大帆船里，扬起方形帆，沿着印度海岸驶得尽量快，但怎么也得几个月才能到达霍尔木兹或亚丁。这中间的几个月或者烈

日炎炎，或者风暴肆虐，而且没碰上海盗就算幸运之极、感谢上苍。然后就得弃船登陆了，把货物捆在成千头骆驼背上，一摇一摆地走进沙漠，经过巴士拉、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去贝鲁特和特拉布松，或者经过吉达去开罗。这中间要当心风暴，要当心沙漠悍匪贝都因人，侥幸躲过这双重磨难的商人还要忍受躲不开的数重磨难：汉志王国的艾米尔、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毫不留情地从每一个骆驼、每一包货物上征税，能征多少就征多少，绝不怜悯。最后商队拼死拼活来到了尼罗河口，最后一个收税者——威尼斯舰队早已舔着嘴唇恭候多时。威尼斯人不把货物直接运往目的地，而是运往里阿利托，在那里卖给德国、佛来米和英国商人。这些在两年前的热带阳光照射下生长成熟的香料，此时才装上马车运给欧洲商人，然后再转到顾客手中。

想想吧，印度香料到达顾客手中时，经过了多少双贪婪的手，每只手都攫取了高额收入，那么它的最终价格如此惊人也就毫不足怪了。制作第一个地球仪的地图绘制家马尔丁·贝格依姆（1459～1507）在他亲手制作的地球仪上写道：“印度群岛上生长的香料，在东方几经易手，

始运至我地。”尽管几经易手，但利润仍高得惊人；虽然风险大，但一本万利。例如麦哲伦率5艘船启航，最后4艘船或毁或沉，265名水手有200人死在外边，只有一艘最小的船歪歪斜斜地开进港口，但这艘小船载满了肉桂、豆蔻，于是老板一算帐，发现不但抵偿了损失，还赚到了很多钱，包括麦哲伦在内200多人的生命在这笔帐里等于零，毫无价值，一袋胡椒抵得上一条人命。难怪商人们趋之若鹜了。

如此高额利润背后必然充满血腥和争斗。热那亚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对巧取豪夺的威尼斯睥睨相视，对埃及、叙利亚、土耳其更是仇恨异常。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一下子切断了东西方贸易的航道，他们兴高采烈地让桨奴划着装大炮的战船在黑海、地中海里游荡，后来又张牙舞爪地扑向巴尔干，把欧洲人的喉咙掐得死死的。伊斯兰教象铜墙铁壁一下子把印度和欧洲断绝开来：不准任何信奉基督教的船只在红海航行，不准任何信奉基督教的商人通过红海，同印度的全部贸易必须通过土耳其的和阿拉伯的商人、经纪人进行。欧洲人无可奈何，只好咬紧牙关大把地花黄

金，欧洲的商人和顾客负担极重。还由于欧洲商品交易价格大大低于印度商品价格，造成贵重金属大量流失到东方。

欧洲国家感到不仅是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同时也损害和污辱了它们的尊严。它们迫切想摆脱这种控制，于是各种力量联合起来了。十字军远征绝不仅仅是想从异教徒手里夺回圣陵的一种纯宗教行动，这一欧洲基督教徒的首次联盟，也是他们冲破通往红海的封锁线，为欧洲，为基督教世界撤消同东方各国的贸易禁令的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共同努力。可是这次行动未成功，埃及仍掌握在穆斯林手中，伊斯兰教继续阻碍他们去印度的道路，所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寻找另外一条通路的愿望。正是这一愿望驱使着欧洲人，特别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去扬帆远航。在15世纪后半叶当西欧各国国内政局逐渐稳定时，同东方贸易和同异教徒关系的问题一下子突出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航海寻找新通路变得迫在眉睫了。

因此，探险家们一定要把东方的货物和黄金带回来。这成了航海的直接的、也是最重要的动因。

航海的理由已足够了，现在就看如何放手去干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先驱者是葡萄牙，葡萄牙人为这一时代的极盛时期的到来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葡萄牙产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航海家亨利。

## 航海家亨利：他从未上过船，但后来的探险家们将踩着他的足迹前进

航海家亨利的小名叫恩里克，他是葡萄牙早期阿维斯王朝的国王若奥一世的第三个儿子。正是在这一王朝里，葡萄牙巩固了它的独立，加强了君主专制的王权，贵族阶级被削弱了，而城市资产阶级却有了极好的发展势头，为以后葡萄牙向海外殖民扩张奠定了人力和物力基础。恩里克出生于1395年，他的几个哥哥都是了不起的政治家、旅行家。恩里克是个稳重而目光长远的人，十分尽职尽责，他的父亲、哥哥的可称为优秀的统治使他心无旁骛，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干他所喜爱的事情。在1415年，恩里克20岁的时候，一件大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为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到来揭开了序幕。

1415年8月20日，葡萄牙战舰穿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摩洛哥，很快攻占了扼制地中海西部入口的要城休达，把穆斯林赶出了西北非最重要的一个据点。恩里克王子与最先攻入城内的分遣队并肩作战，并且在城墙上亲自升起军旗。休达的陷落不但是对穆斯林的一次沉重打击，而且使葡萄牙人能够在这个富裕的城市里夺到贵重品，还能把部分贸易的控制权转到葡萄牙人手里。因此，对恩里克王子的父亲若奥国王那老一辈人来说，这次胜利是他们辉煌统治的完美的终结。但对恩里克这些年轻人来说，也许连他自己都料不到，这只是他的时代的开始。从今以后，他将抛弃结婚和家庭生活的念头，把他的全部时间投入到这项艰巨的使命中去：航海。其实除了到休达城的短暂航行外，恩里克从未上过远洋船，也从未画过一张海图，写过一篇航海方面的论文，甚至不会使用任何一件航海仪器。但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尊称他为“航海家亨利”，因为他用40年的时间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航海家，发展了造船和航海技术，开辟了一些新航路。他的工作就是计划、指导、筹集经费和决定下次航行的目的地，这甚至比

航行更为重要。

在休达城的时候，恩里克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西非的一些真实可靠的消息。可能是贩卖奴隶的摩尔人告诉他的：在阿特拉斯山脉以南有一片巨大的撒哈拉沙漠，当中有一些绿洲住着人，当地的摩尔人派出商队走到一条大河旁，可以在那里开采黄金和掠夺黑人奴隶。那条大河旁的国家大概是现在的几内亚，但在恩里克王子心目中，它却和圣经里记载的关于奥菲尔地区的神话传说混在了一起。恩里克王子打心眼里认定那里一定是奥菲尔地区，圣经上说所罗门国王曾在那里开采黄金，建造教堂。其实恩里克王子并不象其他学者那样，把圣经中关于地理的记载和托勒密的地理著作奉为金科玉律，他还比较重视实地考察，也许他比同时代人对非洲真实的地理概况知道得更多一些。但正因如此，他才认定那个确实存在着的富饶之国定是奥菲尔地区。那么葡萄牙人无论如何也应该沿非洲西岸向南航行，到那里把黄金和象牙，还有黑人奴隶运回来。

恩里克王子于是立下了雄图大志，要把小小的葡萄牙变成海上强国。但是要实现这一目

标将是何等困难，恐怕他恩里克得白手起家。恩里克王子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可能认识到在他死之前他不会见到一个强大的海上葡萄牙。但不管怎么说，恩里克王子埋头苦干了起来。他是葡萄牙国王的弟弟、英国国王的侄子，在国内身居高位，财产众多，在休达城立下赫赫战功，而且为人谦虚好学、恪尽职守，他的贤名使他接到了欧洲各宫廷的邀请，请他去做高官，英国国王甚至请他去做英军总司令。但是这一切都被他拒绝了。恩里克王子从休达城回国后担任了葡萄牙天主教骑士团的团长，过了不久，他就跑到了葡萄牙西南角的靠近圣维森提角的萨格雷斯半岛，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世界航海史上最值得怀念的创业生活。

葡萄牙天主教骑士团是一个半宗教半军事的组织，拥有巨额钱财。恩里克王子动用这些资金在萨格雷斯半岛创建了一所航海学校和一座天文台。当时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极为贫乏。中世纪那愚昧空虚的黑暗年代把古希腊、罗马和腓尼基人的游历见闻淹灭得一干二净，古罗马人精心绘制的地图和编写的地理论述也化成了灰，各种资料也失落了，没有准确的

罗盘，没有准确的地图，甚至没有象样的船，只有一些十几吨的破旧小船胆战心惊地靠岸而行，生怕碰上风暴和海盗。人们的发现热情需要从泯灭中重新唤醒，领航术需要重新发掘并加以发展。在这一大堆要命的困难中，恩里克王子耐心地操劳着。确实，地理学衰微，船只破旧，怎么能开拓海外世界呢？恩里克王子必须用他几十年的辛劳把几个世纪来长期停滞和失去的东西补上。他苦干了 40 年！

他下令搜集世界各地的图书资料，每一位航行回来的船长都被他叫去仔细询问，然后把获得的资料全部精心地存入秘密档案。说他创办了航海学校也许稍嫌夸张，但他确实聘请了许多犹太学者和阿拉伯学者来为自己服务，主要是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天主教的犹太地理绘图家。葡萄牙水手们根本不会使用和绘制海图，制造仪器，于是这些犹太、阿拉伯异教徒就教他们制作使用精确的航海仪器和图表。恩里克王子还始终不渝地促进造船业的发展。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初的 10 年，葡萄牙人不过是外国造船家和航海家的小学生，但到了 30～40 年代，葡萄牙人就不安于这种角色了，再等到 15 世纪

下半期，葡萄牙人居然已是西欧各国造船业和航海业的高明老师了。甚至直到16世纪的最后25年里，葡萄牙人在这一领域仍然独占鳌头。在恩里克王子的努力下，原先容纳十几个人的敞篷小渔船发展成了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大远洋船。到恩里克王子晚年时，葡萄牙人已经大批装备了新帆船，它们是一种新结构的三桅杆带尖型斜帆装置的独特的船只。三角形的，或者上半部是三角形的船帆安置在与龙骨平行的位置上，十分轻巧。这些质量优良的帆船不但易于操纵，而且航速很快，顺风时每小时可达22公里；在逆风时，这种船能顺利地逆风曲线前进，一会儿把一侧船舷转向风，一会儿又把另一侧船舷转向风，就象船舷两侧都备有桨板一样。这样的船只对地理发现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凭借它们可以毫无所惧地航行到任何未知的海域。除了知识、工具、船只上的准备以外，恩里克王子还组织了多次探险，一大批航海家、优秀水手从原来的渔民和无知的海员中涌现出来。在恩里克去世后，他们将沿着他计划好的航线继续前进，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主宰。

当一切缓慢而又按部就班地步入正轨之

后，恩里克王子开始派人出海了。

起初是进行一些地理的再发现，而不是新发现。其实早在14世纪，热那亚的海船就已经发现了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甚至可能还有亚速尔群岛。为了寻找金河，卡塔洛尼亚人也曾沿非洲海岸一直南行，可能已经越过了博哈多尔角。但是到了恩里克王子的时代，那里却被欧洲人看成了已知世界的极限。博哈多尔角在北纬26°线、加那利群岛以南200公里处，远远地突出于海洋之中，周围暗礁密布，撒哈拉大沙漠一直延伸到这里大洋的边缘，因此陆岸上光秃秃的，什么好东西也没有，葡萄牙人不敢远离这里进入陌生的大洋。长久以来，在欧洲人中传说博哈多尔（意为“此路不通”）角以南是魔鬼的海洋，赤日炎炎，海水如沸，船只会被晒得燃烧，任何一个基督徒敢闯到这里来就会立该变成黑人。这传说如此可怖，而且还有千百年来为欧洲人所崇敬的托勒密立书为证。因此即使在恩里克王子组织的目的性极强的探险中，船长们也小心翼翼，走一步看一步，先“发现”曾被发现过的，再发现未曾被发现过的。

第一次地理的再发现是在1418年。恩里克

王子的两个船长发现了马德拉群岛的波尔土——散土岛（后来哥伦布在这个岛上住了9年，逐渐形成了他那向西航行探索印度的宏伟计划），恩里克大为高兴，第二年再派他们出去，结果成功地发现了马德拉本岛。其实这个群岛早被热那亚人发现了，但它们仍被恩里克赐给两位船长作为领地。以后这里不但成了因气候良好、土地肥沃而有税可纳的宝岛，还成了通往热带西非地区的航道上的重要休息地。

在15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没有发现什么新地方，可能是条件仍不够充分所致。但这时有两件事对恩里克王子产生了影响：一是著名制图家犹太人贾富达·克雷斯奎斯从马略卡岛来到葡萄牙。他和他的父亲已经先后搜集了几乎所有关于地球的已知资料，其中包括曾被发现后来又被人遗忘的亚速尔群岛的资料；二是佩德罗王子在外旅行后又回到了葡萄牙。佩德罗王子是恩里克王子的哥哥，他在几个兄弟中是最有才气的一个，喜好旅游，对恩里克王子的航海事业大力支持。这次他去了欧洲很多地方，还去了近东。他给恩里克王子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特别是有两件最为珍贵，那是在威

尼斯得到的世界地图和马可·波罗的著名游记。这两件事情使15世纪20年代起色不大的葡萄牙航海事业再度风起。

在那位犹太制图家的指导下，1431年，恩里克的一个船长贡萨罗·维利乌·卡布拉尔发现了亚速尔群岛中最东的岛屿，以后的几年里又和其他人一道发现了亚速尔群岛中所有的岛屿。于是从15世纪中期起，葡萄牙的殖民者开始居住在这个岛上。从葡萄牙航行到位于大洋中被人遗忘的亚速尔群岛，成了培养葡萄牙水手的“远航训练学校”。

佩德罗王子带来的地图和书也起了很大作用。恩里克王子兴致勃勃地读完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让他的船长们收集通往印度的航道的消息，收集关于基督教王约翰的国家的消息。

在15世纪20年代，恩里克王子的地理发现计划进展迅速，终于在1434年取得了重大突破。恩里克的另一个船长吉尔·埃阿内斯绕过了世界“极限”的博哈多尔角。埃阿内斯提心吊胆地绕过这个恐怖之角，最后欣喜若狂地来到几内亚，他报告说那里跟家乡一样，扬帆航行也很容易，而且那里是个富饶之国，物产丰富。消

息传遍葡萄牙，恩里克王子更加欣喜若狂。在所有人，特别是海员们中间，恐怖情绪一扫而光，大家懊悔不迭，上了托勒密那骗子手的当，否则早就成为英雄和富翁了。于是人心大振，海员们胆量与日俱增，整整一代年轻人被这大好消息鼓舞起来。恩里克王子抓紧时机，任用勇敢的埃阿内斯和其他一些人把地理发现推进到越过博哈多尔角几百英里的地区。恩里克王子的水手们带回来鱼类和海豹皮，多多少少算是一些收益。

15 世纪 30 年代末，由于葡萄牙对摩洛哥战争失利和国王去世，航海事业被迫中断，到了 1441 年才重新开始。安唐·贡萨尔维斯和努诺·特里斯唐航行到比从前更远的地方，还带回了海豹皮和摩尔人俘虏。不久，已当了摄政王的佩德罗决定让他的弟弟恩里克垄断所有博哈多尔角以南的航海事业，并免除一切赋税。于是恩里克再次派安唐·贡萨尔维斯出海，去寻找基督教王约翰。贡萨尔维斯没找到约翰，却在博哈多尔角以南弄到了一些金子。后来又去的人发现了良港和可以与之做生意的摩尔人。恩里克终于看见了对他的努力进行报答的一些曙光。

1444年，船队带回了成百个奴隶。1445年发现了塞内加尔和佛得角大海峡。

这时，真正的奴隶贸易开始了，黑奴被一船船运回里斯本。恩里克王子名利双收，成了英雄。然而他的污点也就此产生，他的学生和继承人在非洲胡作非为，把非洲变成恐怖与血腥之地。就是那位越过博哈多尔角的勇敢船长吉尔·埃阿内斯从博哈多尔角把奴隶偷运到加那利群岛，罪恶的奴隶贸易由此发端，越演越烈。恩里克成了殖民者先驱，否则他应该是个完美的航海家。他早期采取的审慎措施被一窝蜂涌来的葡萄牙黄金迷和奴隶迷破坏得干干净净，他们到处烧杀掳掠。在恩里克死后，他们干得更加惨无人道。恩里克虽然表示反对这样做，但他提倡用驯服的猎狗去追捕黑人。真是遗憾得很，一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事业竟是首先从罪恶开始的，就连领导这项伟大事业的伟人也不能逃脱罪责。

但恩里克领导的航海事业毕竟取得了“成果”——尽管对被发现地区来说是灾难。此时已是恩里克的晚年，他再派出的船队不再以地理发现为主，而主要是勘探一些已发现的大河，特

别是冈比亚河，从而寻找基督教王约翰和出产黄金的地方。被他派出去的人同样没找到约翰，但发现了一些繁荣的黑人王国，还发现了佛得角群岛。

恩里克的事业至此为止了。1460 年下半年，恩里克患病，11 月 13 日在萨格雷斯半岛他的航海学院里去世。他真的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了航海事业，并且悲剧性地没有看见他的事业的最后胜利，在最后胜利到来前死去了——唯有其悲剧性，才更值得世人尊敬与怀念。

恩里克王子虽不象他的哥哥们政绩辉煌，却是他一群兄弟中最稳重最坚持不懈的一个。他 40 年的艰苦奋斗留下了什么？是一份连恩里克自己都无法估量的宝贵遗产：全新的地理知识、海图、仪器、船只、一大批英勇无畏的探险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事业激发了几代人的雄心胆略，破除了迷信，把人们从中世纪的愚昧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人们具有了征服海洋、向未知地前进的勇气！这不仅是葡萄牙在海外开拓上的成就，也是全欧洲、全人类在精神上的巨大成就！他一生的工作对葡萄牙和欧洲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从他的航海时代起，每一个由陆路或

海路从事地理发现的人，多少是沿着他的足迹前进的。

所以恩里克王子——航海家亨利的去世不仅没有使航海事业陷于停顿，相反地由于他出色的奠基而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被恩里克王子的成就鼓舞起来的不仅是海员，而且是整个葡萄牙和欧洲。全欧的人们惊异地看着这个小国动员全国力量扑向大洋，带回来大批奴隶、黄金以及占有新陆地、岛屿的好消息，小小的葡萄牙刹那间膨胀起来。所有的人意气奋发，无所畏惧。许多其他国家的人纷纷涌入，没落贵族、在逃犯、没钱的私生子、得不到提升的军官、流浪汉，总之不管是失意的人还是得意的人，都涌到葡萄牙，拥到港口，甚至拔出刀来要求船长和船主们把自己送到“产黄金的地方”。想想吧，仅仅是不久以前，恩里克王子还要靠教皇的赦罪令才能招募到足够的水手呢！投机商、官吏、一切生意人都手忙脚乱地想多装备几条船。探险队一个接一个地驶出港口，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回来报告发现陆地与岛屿，把制图师傅弄得应接不暇，不停地改版。

小小的葡萄牙赴法国、德国、意大利互相在

大陆上倾轧之际，已经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成百上千倍，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

1461年前后，彼鲁·杜·松特拉在几内亚沿海地带向南、东南探察了1000多公里的西非海岸线；

1475年，费尔南·科米斯发现了黄金海岸、象牙海岸；

1484～1486年，第奥古·坎发现了刚果和安哥拉，那是欧洲人第一次来到西南非洲；

1488年，恩里克王子死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了：巴托洛梅乌·迪亚士越过了好望角，来到了印度洋。通往印度的自由通路终于找到了，钥匙已经被葡萄牙人掌握在手里。迪亚士在非洲大陆的最南端遇上了恶劣天气，差点葬身鱼腹，他就把那里取名为“风暴角”。可是葡萄牙国王坐在风平浪静的宫殿里听了迪亚士的汇报后，觉得通向印度的航路已很清楚了，印度和整个东方的财宝指日可待，于是他下令把“风暴角”改名为“好望角”。

好望角被发现，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已告一小段落。通向印度的大门已被一扇一扇地打开，只差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扇门了。许多人都来

推这扇门。直到1492年，瓦斯科·达伽马才成功地推开了这道门，并从门里取出了财宝。然而，有一个人，他孜孜不倦地推了4次，却推开了不知名的另一扇门，这不知名的门比达·伽马的印度之门更加重要，因为这门外是另一个世界，而且改变了原有的世界。

# 第二章　末日来临，收复圣地

1506年5月20日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城。

一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上，一栋普普通通的房子，房子里在发生着一点儿也不普普通通的事情。

本来就昏暗的中世纪式房间里点着几只蜡烛，那苍白的烛光反而把屋子里显得更黑了，烛影晃动，给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涂上一个沉重、凄凉的影子。

一个头发花白，红脸膛的老人躺在床上。那盖在他身上的长长的白布尸衣使人联想到老人在站起来时会有多高大。可是现在，老人只能软绵绵地躺在床上，他枯瘦的两只手已经瘫软，被他的儿子交叠成十字型，无力地瘫放在他胸前

的白尸布上。在老人的头上方有一个木刻雕像，那是圣徒克里斯托弗的雕像，被烛光照得脸色一会儿明亮，一会儿发暗。

老人的嘴唇在喃喃着，但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人们都在看他的眼睛：老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已经象是不能动了，可是直直地瞪着天花板。仿佛魔法一般，让人看见一眼，就不能再调转目光，相反地只会注视他的目光，不禁去猜想那直瞪着的目光的含义。

看着那直直的目光，屋里每个人的耳鼓里仿佛都轰鸣着万里大洋的巨浪，呼啸的狂风，印第安人垂死的嚎叫，人们的赞扬与谄害声，还有后来更多的嘲讽和谴责；每个人的眼前都晃动着那雪白的帆影，那深蓝的海面，那海岛和陆地上苍翠的树木，还有，那难忘的伊斯帕尼奥拉岛……

在不知多久的时间里，人们仿佛和那垂死的老人一样，目光也变得直直的。屋子里看不出悲痛的气氛，只有莫名的沉重，重得每个人都被压得动不了。不是这个垂死的老人使他们感到重压，而是使他们目光发直的往事和未完的将来使他们感到重压，也许每个人都在庆幸自己

是个小人物，不必象这老人能感受到这么多的痛苦。想想吧，曾经随这老人一同出海，去过那么多陌生的地方，经历过那么多恐怖，可如今除了疲惫和厌倦外又得到了什么呢？如今老人躺在这里，他承担了所有人对他们的冷遇，要死了。我要感谢上帝自己是个小人物吗？人人想做伟人，可伟人总是痛苦的。这老人也许就是伟人，至少他比我们高明得多，所以他痛苦。他是了不起的人，他有痛苦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同时这也是我们的不幸和幸运。这究竟是谁的幸运，谁的不幸呢？如果我处在他那个位置，我能成为这样的人吗？

神父开始给濒死的人涂圣油了，涂到老人的眼睛、鼻子、嘴。直到此刻，人们才感到一丝恐慌和悲哀。一个人冒失地把老人头旁的圣徒克里斯托弗的圣像转向墙壁，让圣徒的脸冲着墙以唤起圣徒对这一时刻和这一老人的注意。

神甫的手托着银十字架放在老人唇边，老人吻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吻得异乎寻常地虔诚、有力，然后老人的头仰了过去，屋里每个人都清楚地听见老人在喊："我把我的灵魂托付给您了，上帝！"

就在这普通街道的普通屋子里，一代伟业的缔造者去世了。屋子外边的街道照样是人来人往，谁也没多注意这房子。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谁也不注意的时候在创造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奇怪，它让伟人死得无声无息，过了多少年后才大肆张扬这一时刻的不平常，让当时所有的人后悔莫及。

它甚至让伟人死不瞑目。

人们看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眼睛没有闭上，目光仍是那么直直的。

**弄堂里的大学：你知道圣徒是怎样产生的吗？一场大海战把在世界末日前将征服世界的人抛给了葡萄牙**

属于全世界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城。

热那亚是有名的城市共和国，虽然领土不大，却是一座富有、迷人的自由之城。无论在黑暗的中世纪，还是在光明即将普照大地的新世纪之初，热那亚都是一颗明珠，让在中世纪的恐怖中颤抖的欧洲人多少看到点希望，多少得到

些慰藉。

热那亚城位于利古里亚省中央，坐落在热那亚湾旁，濒临利古里亚海。它的一边，萨沃纳肥沃的丘陵地绵亘不绝，另一边，托斯坎纳的月桂林和葡萄园一望无垠。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热那亚长久的繁荣。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中海的历史。同非洲、同东方的所有贸易都要通过地中海，在地中海所向无敌就等于从东方拿财宝毫不费力。因此，热那亚“未负重望”地担当起了与它的港口相称的责任。当奥斯曼土耳其兴起之时，欧洲人坐立不安，如丧考妣。热那亚人却尽量坚持一如既往。勤劳精明的商人和水手把各种能开的船只一队队地开出去，在黑海上，在北非洲沿岸，在能去的地方航行，把东方珍奇的货物诸如香料、木料、珠宝等等全运回来，再转卖给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等渴望着他们的人。甚至运摩尔人奴隶，还有马木留克王朝（埃及中世纪王朝）倒卖来的白奴隶（基督教徒）。热那亚富裕得发热了。正象所有国家的通病一样，有钱必然生事，热那亚人忘我地投入了造就地中海历史的伟业。1099 年热那亚

军队参加了侵占耶路撒冷的行动；后来又经过长期战斗，击破并征服了比萨城，就是伽利略做“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的著名实验、拥有斜塔的那个城市；在头几次十字军远征之后，热那亚在圣地建立了移民区，在拜占庭和地中海沿岸东部其它地方都拥有了居民。这真是热那亚的伟大时代！可惜好梦必醒，热那亚人毕竟不是地理条件更优越、更加富裕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对手，在1379年的交战中吃了败仗。祸不单行，土耳其人也开始向西侵袭，热那亚人的贸易受到了严重威胁，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尽管如此，热那亚仍不失其强大，威尼斯、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垄断了欧洲对东方的贸易后，热那亚成为与威尼斯几乎旗鼓相当的对手。热那亚仍旧管理着位于科西嘉边上的几个岛屿，热那亚港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富裕的港口之一。因为热那亚人没有忘掉过去的荣誉，他们努力开拓、进取，渴望着重新获得荣誉和财富。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中，最引人注目、最值得歌功颂德的是为数众多的航海者。不错，热那亚人盛产精明的商人、金融家，但他们要靠海员们一次次勇敢的航行才能成就自己的富有和高

责，默默无名的水手和技艺高超的航海专家才是热那亚最宝贵的财富。在附近的海湾里坐落着巨大的船舶修造厂，为热那亚和世界各国生产“海上马车”；在城里有制图社，在葡萄牙海员还不会看图的时候，这些制图社就已经向航海家们供应海图和航海指南了；许多市民都从事冒险的航海业，从他们中产生的佼佼者被聘请到世界各国，在海军、商船队里担任指挥员、领导者，他们做葡萄牙、英国的海军将领，把各国商船顺利地驾驶到目的地，总之，欧洲各国里只要跟水沾边的事就有热那亚人参与。热那亚人航行得很远，什么都敢发现，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加那利、马德拉诸群岛在被遗忘之前就是热那亚人发现的。

总而言之，热那亚的传统就是盛产海上英雄，所以哥伦布出生在这里简直是理所当然。如果他出生在别的地方，也许就不会成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了。哥伦布的青少年时代全在热那亚度过，而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十几年所见所闻对他未来的性格、职业，对他的精神世界将产生何等大的影响！

热那亚城四周是农夫们的广阔天地。由于亚平宁山脉挡住了寒冷的北风，它的南麓受到来自西南方的雨水的滋润，冬季温暖湿润，夏季凉爽干燥，这种地中海式气候最适合种植葡萄、橄榄。这里一直到山顶的山坡上面，耕地、牧场、大片的葡萄园星罗棋布，许许多多的人靠造葡萄酒和橄榄油为生。

多米尼加·哥伦布就造葡萄酒，也兼营别的，不过不是橄榄油，而是奶酪和毛纺织。他的住宅在圣安德门旁边不远，被称为“奥利维托住宅”，却没有被称为“奥利维托公馆”，说明多米尼加并不富裕。住宅边上开着一个作坊，把从农民那里买来的羊毛纺成纱。作坊里又黑又热，有很少几个工人和学徒在里边汗流浃背地在纺纱机旁干活，太忙的时候多米尼加自己也干，也让他的儿子们干。在作坊旁边的屋子里，有许多桶又酸又涩、冒着金色细泡的葡萄酒，多米尼加就把这些跟劣酒差不多的葡萄酒出售给利古里亚省的农民们。多米尼加就靠着这些东西撑持着家业，他不算懒惰，可是居然也没富裕起来，至少从没富裕到令他满意的程度，这多少使他有些懊恼和无可奈何，甚至还有些莫名其妙和不

服气。

就在这种状况的家庭里，多米尼加和他的妻子——一个比赞戈织布工的女儿苏珊娜·芳塔纳罗莎有了他们的大儿子，起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是在1451年10月29日。可惜的是当时夫妇俩没想办法使别人对这个日子印象深刻些，如果他俩知道这个胖乎乎的小克里斯托弗会成为将来的传奇名人的话，他俩也许会这么做的。结果几百年来人们为哥伦布的生日争吵不休。不过也不能怪多米尼加夫妇，因为即使哥伦布本人也对自己的生日马马虎虎，那时候人们只庆贺圣徒命名日，哥伦布对上帝虔诚无比，当然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再说热那亚共和国的领袖们正忙着和异教徒们，和比异教徒有时还可恶的基督教徒——本国的竞争者们作斗争，根本无暇顾及为其臣民登记出生日期的事。咱们就当他是1451年10月29日吧，不会差几天的。

于是就在这每个生日都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小克里斯托弗开始一岁一岁地长大起来。

小家伙从小体格就很好，比同龄的孩子们又高又壮，小脸红扑扑的，短发弯曲而有弹性，

最让人喜爱的是他那双机灵的大眼睛，不停地东看西看，什么东西都想看个透。花花绿绿的世界有那么多新奇的事物。不过多米尼加却不太喜欢小克里斯托弗好奇心重，他倒希望孩子能学点什么技术，就是那些扎扎实实的功夫，以便将来能过得比他自己好些。所以小克里斯托弗比年纪轻轻还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坐在那纺羊毛纱的作坊里学习使用纺纱机了，他老子总觉得要当一个出色的毛纺商人就一定要先学会自己纺纱。每次小克里斯托弗坐在纺纱机前，作坊里那些肮脏的、浑身是羊毛的帮工和学徒们就逗他："喂，克里斯托弗，你怎么能坐在这里呀？你去港口那边驾船去吧，肯定有人雇佣你的。小克里斯托弗，哈哈……"确实，又黑又热的作坊里羊毛乱飞，呛人得很，真的不大适合小孩子，于是克里斯托弗干脆听了那些帮工和学徒的话，偷偷溜到港口那里瞧新鲜去了。

热那亚的港口实在是充满新奇和活力的地方。克里斯托弗很快地对那里入了迷。这里有那么多的人，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人，有白皮肤的，也有黄皮肤的，甚至偶尔能看见黑皮肤的人，样子又怪又好玩儿。这里有那么多的船，一

艘艘排在一起，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士兵们举起长矛的方阵，许多船慢慢往外开，许多船又开进来，急匆匆地找泊位。有象蜈蚣的身体一样又圆又大的卡拉卡船，船帮上还架着火炮；还有帆桨大船，慢悠悠一本正经地往前驶，象是装模作样；还有瘦长的轻快帆船，挂着白帆，利落迅速地开进开出。不管是在哪条船上，水手们都耀武扬威，开足了嗓门粗声大气地说话、大笑，看他们那样子你简直以为他们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他们干起活来才叫棒呢，顺着桅杆象猴子一般上上下下，拉着绳子把帆升起来，降下去，大声吆喝着把船从其他船的船缝里稳稳当当开出去。他们出海的时候常有简单的仪式，碰着重要的商船出海，甚至能看见本城主教过来，给庄严列队、跪地祈祷的水手们洒圣水，发圣餐。不管怎么说，本城教堂里所有的神香要靠他们了。有时他说些克里斯托弗还听不懂的话，不过那些话听起来语调悠扬、语气庄严，好听得很，小克里斯托弗忍不住学他几下，不过大多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被感染得肃然而立，纯洁的心灵中被那种奇妙的语调激得涟漪阵阵。水手们也严肃认真地祈祷，不象平时那么大大咧咧，然后上

船。船开的时候他们唱歌，多是调子简单但很有力量的歌。小克里斯托弗对他们羡慕极了，开始的时候羡慕他们开船在海上航行肯定很好玩；后来就羡慕他们能自由自在不必象他一样蹲在黑作坊里纺纱；再后来，他开始羡慕水手们运回来的各种奇妙货物了。货物里最常见的是鱼，有鲜鱼，还活蹦乱跳的，也有风干鱼，还有鱼杂碎。鲜鱼堆里常混着海里的其他动物，克里斯托弗看得眼睛都直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除了热那亚城里的人、马、牛、羊、猫、狗外还有那么多奇形怪状，也同样会动的家伙。另外还有大量的热带木料、奇花异果以及辛辣可口的香料和各类香油、药材。各种味道混在一起，各种声音混在一起，使你觉得忙忙乱乱，晕头转向，产生出一种想加入进去出一分力的感觉。克里斯托弗立刻被迷得神魂颠倒。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一切东西，包括水手、船、货物都是从海上来的。

大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水手们能从它那流动的表面下捞上所有有趣的怪物，它宽阔得看不到边，船只在那上面走，也走得看不到影子，却能回来，而且带来满舱的货物。天哪！多么奇妙，小克里斯托弗恨不得马上跟着水手上

船，到那肉眼看不见的地方去。

他常常追着身边的人问："那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水手们身上脏又臭，却神气十足地从他身边高谈阔论着走过，根本不答理这个小孩子，这是小克里斯托弗唯一对水手们不满的地方。间或有人抛下一句简简单单的答案："亚历山大。"或者是"丹吉尔"等等。但如果想接着问亚历山大和丹吉尔在哪里的话，那就人影都抓不着了。克里斯托弗到港口上去了好多次，知道了一大堆地名，却一点儿也不清楚这些地方是在热那亚的哪个方向。他问过一次他的父亲多米尼加，可老多米尼加不但没告诉他，反而对他疾言厉色，以后克里斯托弗就再也不敢问他了。可怜的多米尼加自己没有商船，也几乎没有和商船上的人打交道的经历，因为他们比他富得多，多米尼加顶多是利用一些敞篷小船，就近做些交易。所以他对那似乎永远碰不到的东西有一种既尊敬、又妒嫉，因而又蔑视的态度。小克里斯托弗可不懂这些，他和别的小孩子一样，好奇心得不到满足就没完，就不服气。有什么了不起！将来我自己去，我自己开船去！

老多米尼加·哥伦布毕竟不傻，他发现克

里斯托弗的确机灵聪明，应该让他去受受教育，富商和贵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不过多米尼加想让他受的教育也就是学学数学、拉丁文，还有必不可少的宗教知识。

好学校当然去不起，这不光是钱的的原因；请老师到家里上课似乎又不必，于是克里斯托弗被送进了他父亲这一阶层和职业的人所推崇，并且是最可行的学校：维科洛·帕维亚学校。维科洛·帕维亚是热那亚城的一条小弄堂，15世纪中叶的时候，呢绒工人行会为其会员的孩子在这条弄堂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居然办得很出色，热那亚人都知道它。克里斯托弗的老师是一个60多岁的老神父，个子不太高，花白头发，满脸皱纹里夹着一双混浊的老眼，他经常变下腰来不停地咳嗽，他又瘦又干枯的脖子上挂着大十字架，似乎就是那金属十字架把他的腰坠弯的。这老神父怎么让人看都不顺眼，可他居然博学多才，无所不知，当然只是知，不是通，也许这就是他来到这所弄堂学校的原因。一般只知不通的人多少是自负而又有失落感的，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得多，但就是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不仅使别人，也使其本人感到懊丧。

所以，当这老神父讲起话来的时候，总显得有脾气，出奇地动感情，最后往往激动得满脸通红，在咳嗽中声嘶力竭，讲授拉丁文、数学的课到最后就变成训话课，或者说是布道课。估计他在最大最好的教堂给最显贵的人布道也不过如此了。尽管如此，没有学生表示不爱听。因为布道课总比拉丁文和数学有趣。也有几个有头脑的学生认为老头子讲话有道理，克里斯托弗就是其中的一个。

克里斯托弗很快就对神父的讲话中露出来的杂学奇谈感兴趣了。他试着向神父问些与拉丁文法和数学公式无关的问题，神父居然回答了他，于是他越问越多。老头子又孤单又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可因年纪大了又无可奈何，所以多少奢望在有生之年能被世人承认，或至少向世人表示自己不是庸才。因此不但好发议论，也好给人解答疑难问题，克里斯托弗又是那么个聪明可爱、求知欲强的孩子，当然得有问必答了。他先是回答了世界上有名的港口和城市，再谈热那亚和他们有什么交往，然后再谈政治和宗教。可他很快发现克里斯托弗不关心政治和宗教，而只关心到某个港口有多远，怎样驾驶船，

怎么定方向和方位等等。神父虽然极赞成远洋航海，却偏偏对航海技术一窍不通，于是大为感叹：孩子毕竟是孩子！只知道注意那些有趣好玩的东西，他哪里知道宗教对人的重要。驾驶你的灵魂难道不比驾驶船只更值得关注吗？老人家立刻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拯救克里斯托弗的小灵魂的任务。他懂不少地理、宇宙方面的知识，不过全是从圣经里知道的，他对此深信不疑，每次克里斯托弗问到这类问题时，他就引经据典，力图从宗教理论上加以证明，把他头脑里有关宗教宇宙学和地理学的中世纪“余泽”全倾给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终于潜移默化地被他感染了。对上帝深信不疑是那个时代每个人从出生时就从胎里带来的观念，关键是如何顺利通过末日审判，顺利升抵天堂。老神父知道自己够老了，所以不自觉地总谈这些问题，害得小小的克里斯托弗也早早地关心起自己的归宿来。

有一天，老神父把克里斯托弗叫到房里来，打开一卷纸让他看，克里斯托弗看见纸上划着圆圈，中间标着陆地和海洋，三块陆地的接缝象个字母“T”把圆圈分割开来，他立刻想到了神父提到过的“TO”图。“不错，是TO图，世界

地图。是按上帝的旨意画的。”接着他讲了《圣经》《旧约》中的一段话：“出方舟诺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这是诺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他指着地图说，闪的领地是最大的，即亚洲，含的领地是非洲，而雅弗的领地是欧洲。“就这三块陆地，共占地球表面七分之六，另七分之一是水”。他又指着地图上端：“上端为东方，那是人间天堂所在地。《圣经》上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建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人间天堂是一个岛屿，洪水把人间天堂与世界一分为二。你知道什么是世界吗？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至世界末日来到之前，世界就是人类注定要在那里生活的地方，是上帝眼光中堕落的人类要在那里拯救自己、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克里斯托弗，世界末日来到之后，我们或者进天堂，或者下地狱。我跟你提过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事吗？”

“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克里斯托弗又惊讶又疑惑。

“对的，即将到来。”老人又开始激动了，他推开地图，站了起来：“从世界之始到基督救世

主整个历史过程是以时间、代际和年代来追溯的，救世主就他自己已把所有一切安排得景景有序，没有一个立法者预料到这一切。可是这个宇宙是用数学来确定其始末、用神的意志来揭示其时空的，因此就会有预言家预言一下某些大事的发生，以便实现神的意志。这些预言家有苏比里纳神使、阿奎勒，还有对我们最有影响的约阿希姆。人类只要巧妙地把创世者和预言家发现的数学应用于宇宙学的神圣课题研究，就能知道神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世界之始已在《圣经》中确定，那么象洪灾和基督的诞生以及《圣经》预言的未来事件的发生时间也可一一计算出来。你懂我的话吗？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茫然地摇摇头：“好象懂，可又说不清。”

老人笑了起来，他对着窗子挥起双手：“你不必现在懂，可你早晚会懂的，你必须懂！”他又滔滔不绝地，象对空气演讲似的说了下去：“你知道有什么预言吗？皇帝救世主会出现，在世界末日来到时，全球人民都会皈依基督教，从异教徒手里夺回圣地。但敌基督也会到来，所以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既有灾难岁月，也有太平

盛世。主降临世上审判我们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神父用激动得发嘶的声音对克里斯托弗说：“只有155年左右了。”

克里斯托弗有些茫然，将信将疑：“还剩下不到160年吗？”

老神父相当肯定地点点头：“当然！从亚当之始到世界末日只有七千年，象征着上帝创世界的七天。根据已知的事件记算年代，已经过去六千八百多年了。”

克里斯托弗知道七千是个很大的数，因为在家是很少用到千这个数字，七千年大概已经是够长到迎接世界末日来临了。于是他多少相信了神父的话。其实在中世纪左右的几百年里，“危机四伏，末日临近”的观念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克里斯托弗并不是头一次听说这玄妙而“确实”的事，可他从未当回事。今天情况却不一样，老神父引经据典地宣讲，尤其是那实实在在的数字，使克里斯托弗觉得无法怀疑。特别是有许多东西是头一次听说，那上帝创世界和世界末日的奇妙理论使他大开眼界，在新鲜感中夹杂了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兴趣。在世界末日来临前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出现呢？这是怎样

预言出来的呢？

于是神父就给他讲了起来。

我们人类所居的世界位于七个同轴行星天体的中央，天体外围恒星环绕，天空的构成、行星和恒星的运动永恒不变，且能够、也的确能够对地球上的活动与事件产生影响，因此地球总是在变化，总是受到生殖与腐烂的影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上帝的子民——基督徒们同异教徒们作英勇的斗争，捍卫着上帝在世间的荣誉，迎接着世界末日的到来，期望重新回到失去的天堂乐园。这是一个充满痛苦和考验的人类自我反省、自我拯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五个邪恶的教派和我们相遇：犹太人教派，迦勒底人教派，埃及人教派，撒拉逊人教派，还有敌基督教派。每种教派的兴衰我们都可以预测，用法术和占星术，至世界末日来临前所有重大宗教历史事件我们都可以预测出来。

接着神父开始讲些深奥的预测方法，涉及到数学、几何、天文、地理等等，直到他发现克里斯托弗听不懂为止。神父对克里斯托弗说："克里斯托弗，我知道你听不懂，可你喜欢听，对吗？我今天倒没指望你能听懂我的宇宙学、天文

学和数学，我只想告诉你：这世界是有尽头的。你可以对一切感兴趣，但你不要忘了自己的灵魂，你生在世上是在赎罪，是在拯救自己，想想世界末日吧。现在呢，基督徒在自相残杀，却任由异教徒玷污圣陵，人们关心财富、名誉、地位，又有谁真正关心过自己的灵魂呢？”神父哀叹着，拿给克里斯托弗几本书，有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普卢塔克的《名人传》，教皇庇护二世的《简明历史》。“拿去读吧，愿主给你启迪。上帝呀，我好久没这么教导过别人了。”

克里斯托弗抱着几本沉甸甸的书走回去，心里也沉甸甸的，他从没有想到过：原来做人也要有那么沉重的负担。克里斯托弗尚未完全明白神父的话，不过他隐约地懂得：自己的一生是要有个寄托的了，为此肯定要肩负必要的使命。

那以后的日子里，克里斯托弗继续上他的学，跟神父学些简单的拉丁文和数学。业余时间里看看神父借他的几本书。书本打开了一个他从未领略过的世界的门，从古到今的英雄、圣人以及他们的事迹，所居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和演变，使克里斯托弗大开眼界。原本够热闹的热那亚渐渐显得普通起来，因为克里斯托弗的心里

已经装着世界了。他很快就大致弄清了欧洲历史，但是象地理、几何、天文这类学科却不是短期可以学会的，因而使克里斯托弗神不守舍，越是不会越觉得好奇。不过最让他感兴趣的是有关宗教的问题。谁也看不见上帝，而上帝又无所不在，这本身就够奇妙的了。克里斯托弗对上帝有了本能的畏惧和崇敬，读了圣徒们的故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或许他本来就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而有这种感觉，可直到现在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感觉。他接着读了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关于敌基督出现，被英雄征服并禁锢起来的民族冲破束缚，给世间带来灾难的恐怖预言给了他以强烈的刺激，皇帝救世主的出现和全球人民皈依基督教的结局又使他情不自禁地欢欣鼓舞。涉世未深的克里斯托夫还没有什么世俗的烦恼，这使他能全心全意地服从这些预言的导向作用。他不但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开始捉摸他自己在这越来越近的世界末日的动乱中可能遭遇的命运了。

这天他和神父闲谈时，提出了他的疑惑："您告诉我，既然主已经安排了一切，先知们也预言了主所安排的一切，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可

做的呢?"

神父低下他那满是花白头发的枯瘦的头，把脸凑进克里斯托弗:"不是无事可干，而是要赎罪。决定我们进天堂或地狱的是上帝的旨意，但也是我们自身的行为,必须肯为上帝献身。克里斯托弗,人不是为了享乐才来到世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个人都应该发现并履行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赎罪方式，你我也不例外。当然,赎罪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人要遁迹于世潜心苦修，有的人却注定要因改变历史而闻名天下,有的人要终生漂泊,有的人生命短暂而辉煌。寻找你自己的使命,寻找你自己的赎罪方式吧，克里斯托弗!"

"自己的使命?"克里斯托弗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得摸不着边:"这个我可不知道。父亲让我成为商人,也许以后我会开纺织作坊,或许去和其他地方的人贸易。"

神父笑起来:"做商人?对，这世上不能没有商人。赚钱并不违反教规,但要怀着一颗对上帝虔诚的心去经商,也许成为富有的人,给他人以工作和吃穿就是你的使命。听我给你讲讲圣克里斯托弗的故事吧。"

“圣克里斯托弗？我知道，那是个和我同名的圣徒。”

“和你同名的圣徒?”老人半嘲半笑地眯起眼睛打量着克里斯托弗，把克里斯托弗弄得红了脸，不好意思起来：“饶恕我。我无意冒渎圣徒，我只是出于敬仰。”

“没关系的，他原本不过是个渔夫。有一天晚上他在茅屋里睡觉时听见外边有个小孩子叫他：‘起来，克里斯托弗，把我渡到对岸去。’于是他爬起床出去了，背着小孩子趟进河里。说也奇怪，小孩子越来越沉重，克里斯托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鼓足全身所有的力量才把小孩送到对岸。他对小孩说：‘你搞得我俩好危险，你一下子变得那么沉，好象背负着整个世界的重压一样。’可小孩子回答他说：‘没什么奇怪的，克里斯托弗，你本来就肩负着整个世界和这世界的创造者。’你瞧，这渔夫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完成了把上帝背过河这一使命，他就成了圣克里斯托弗。你懂这故事的含义吗？来吧，跟我去一个地方。”

克里斯托弗跟着神父来到嘈杂纷乱的港口。

神父指着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说："看见了吗？每个人都在忙着，每个人都忙得各有目的，我们不能说这些目的是非正当的，可他们中为什么没有圣徒产生呢？"克里斯托弗心里一动，开口说道："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神父立刻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说得太对了！这世上毕竟庸人多，圣人少。懒惰、自私、贪婪，每个人身上都有这原始的罪恶，圣人与庸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能以一颗虔诚的心和顽强的毅力与这些罪恶作斗争。你必须认真对待你手里的每一件工作，要认为那是为了上帝而做的，那么不知不觉间你会发现和完成你的使命。关键在于有虔诚、认真、勇往直前的精神。"

神父大踏步地顺着海边走，不停地挥动着他那双瘦长的手臂："去发现，去奋斗，去开拓！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还指望什么好运呢？把你自己全献给上帝，这是唯一的出路。象圣克里斯托弗一样，用尽全身的力量。"

神父把克里斯托弗拉到附近的浅滩边上，直到海水扑上来打湿他们的鞋才停下脚。神父指着一眼看不到边的蓝色大海："克里斯托弗，你年纪还小，还体会不到那种在宇宙中漫游，传

播福音的壮志激情，可我要教给你的就是这个。不论是做商人，还是做主教，还是做公爵，都不要忘了自己只是宇宙时空里的旅行者，负有传播福音使命的旅行者。我们虽是在从事各种职业，可实际上我们只是为了灵魂而在这宇宙时空中旅行，直到世界末日才能解脱。所以不要沉迷于世俗的诱惑，而要认识到我们是旅行者的本质，按照这样的认识去生活，去发现，你就会完成你的使命。”

“那么去发现什么呢?”

“去发现一切，只要上帝的福音没到达那里，那里就是需要发现的。这是最直接形式的使命了。很早以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就去亚洲布道，爱尔兰的圣徒让自己在大海上漂流，成千上万的男女从欧洲不远万里到圣地作长途朝圣。这都是旅行和发现。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日起，宇宙的大舞台就展现在人类面前了，每个人都应该去发现和完成他们在这个宇宙大舞台上的历史作用。圣人和先知就是起到了他们的历史作用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写出预言来。我们要在宇宙或全球范围内履行这些预言，去教化所有没听过上帝声音的人，跨过这海洋，夺

回圣地，让全人类皈依基督教，这就是使命。为完成这些使命，我们或翻山越海，或潜心苦修，总之，要去发现！完成了肉体的旅行和修炼，就是完成了灵魂的旅行，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克里斯托弗沉默了。

良久，他胆怯地问神父：“为什么您没有成为圣人呢？”

“因为我没毅力。我懂，我明了一切，但我就是做不到！”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从那以后，老多米尼加发现他的长子克里斯托弗变了个人似的：以前这少年在纺纱机前坐不上十分钟就要跑掉，如今却饶有兴味地干个不停，没过多久不但纺纱技术提高不少，而且纺纱机的结构、原理都弄得一清二楚。他还经常主动地干这弄那的，仿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老多米尼加高兴得很，所以也没过多探究这里面的奥妙。不过有一件事使他有些放心不下，那就是克里斯托弗经常若有所思，有时还嘟嘟嚷嚷自言自语。他可不知道克里斯托弗心里充满了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各种念头。“就象思念初恋情人的样子。”老多米尼加这样对他的妻子评论着儿子。

克里斯托弗没有扔掉书本，而是读得更多，除了最初的几本书重读之外，还仔细地读《圣经》、《马可·波罗游记》等等，对地理学、世界末世启示论、宇宙学读得最多。他还向神父学些学校不公开讲授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神父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足以用于阅读，克里斯托弗很快就开始接触这两种语言的粗浅读物了。此外，克里斯托弗认认真真地练了一笔好字，有人见了之后认为他单凭此技也可谋生。

## 他第一次见到大西洋，立刻被它的浩瀚与神秘莫测给吸引住了。他不知道穿过大洋会有什么结果

老多米尼加对儿子的才能增长之快很感满意，就决定让他学些生意上的事。克里斯托弗进步神速，他不但善于把握细节，而且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除了因年龄而带来的经验上的欠缺外，他已成为会赚钱的商人的好胚子。不过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愈发注意到了家中的贫困。家中虽不至于挨饿，但怎么也和富有挨不上边。在他还是 4 岁的时候，他家才刚刚搬进现

在住的这座房子，当时和债主发生了很大纠纷，自那以后多米尼加对金钱耿耿于怀，常向克里斯托弗灌输有关黄金的哲学，再加上克里斯托弗学习经商的经历，使他对金钱有些看重了。在他姐姐比扬基涅塔结婚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克里斯托弗对金钱几乎有些执著了。他家女婿是个经营奶酪的，在婚礼上他愤愤地质问他的丈人老多米尼加，答应给他女儿的嫁妆为什么没有给。多米尼加和客人们都很尴尬，克里斯托弗也在旁边红了脸。婚礼过后邻居间便认为多米尼加不够光明磊落。老多米尼加听到后暴跳如雷，他对着克里斯托弗大吼，说以后克里斯托弗若不赚大钱就别回热那亚，他自己无能已经够受了，可不想让儿子受连累。克里斯托弗几天不出门，怕街头顽童的嘲笑，心里默默记住了这次耻辱。

在他 14 岁的时候，去了波尔托菲诺做少年见习水手。那时候每条船上都有少年见习水手，他们什么都干，在烈日炎炎或寒风凛凛中跪在甲板上用力擦洗，帮厨师做饭，给船上所有的人跑腿，被支使得团团转，累得很收入却不多。但克里斯托弗还是去了。一方面是出于自小以来

对港口和船只的迷恋，另一方面也是神父的劝导所致，神父认为他应该出去历练历练，因为航海最能锻炼人的意志与体魄，再说他希望克里斯托弗能有所发现，以便把上帝福音传播到那里，于是克里斯托弗在“已经长大了，应该出去闯一闯”的时候去当少年见习水手了。

那主要是在地中海内的航行，运载各种货物到东方去，再回西方，或在西方各国间贸易，几乎跑遍了环地中海各个有名的港口。有一次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克里斯托弗头一次见到大西洋，立刻被它的浩瀚与神秘莫测给吸引了。谁也不知道穿过大洋会有什么结果，有人说能遇上基督教徒的岛，有人说会在半路上饿死、渴死，甚至还有人说能绕到东方去，结果招来一阵嘲笑。克里斯托弗可不在乎这些，他什么都信，又什么都不信，因为他想最好能自己驾船去试试看。

在次数众多的航行中，他很快适应了海洋的风浪和各种恶劣气候以及生活条件的艰苦，他吃最差劲的饭，干最多的活，睡在甲板上而不是船舱里。他除了尽他少年见习水手的责任外，还尽量多学些航海知识。他谦虚的外表和好学

精神感动了一些人，于是他学会了掌舵、使用各种帆、使用各种仪器，并因此而掌握了许多实用的天文、地理学知识，例如他学会了使用罗盘，通过观测日蚀和月蚀确定经度（他只懂这个方法而没实践过），使用并校正沙漏计时器，还有夜星计时器等等。最重要的，是他开始粗通制图与绘图，意大利技艺高超的制图让他获益非浅。后来克里斯托弗又来到科西嘉，在这里的船队做了少年见习水手。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风吹浪打中，克里斯托弗长大成人了，由原来聪明好学的少年长成了一个高大结实的成年人。他有一副中等偏高的身材，红红的面孔，浅红色的头发，又高又长的鹰钩鼻子，显得高傲而倔强，再配上一双浅监色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很威严和强悍。艰苦的海上生活和坚定宗教信仰磨练了他的性格，他的自制力极强。他学会了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既看到了各种平庸，也看到了各种无知，特别是加上他对上帝少有的虔诚，使他说话矜持而自信，“仿佛他是上帝的使者似的。”有人这么评价他。但不管怎么说，他往任何人面前一站，那个人都要被他的气势逼人所打动，听他滔

滔不绝的演讲。

四、五年的海上生涯中克里斯托弗基本清楚了东西方的贸易关系，这使他对金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观念。黄金白银的大量外流令他极为不安，这无疑是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沉重的经济打击，对将来收复控制在东方异教徒手里的圣地无疑是很不利的。克里斯托弗不但从自身需要，而且从宗教需要上思考黄金，他觉得有极迫切的需要去发现新的黄金产地，这恰恰同当时整个欧洲的最大需要不谋而合了。

虽然有2/3的时间在海上，但在家中的1/3时间里克里斯托弗绝不完全休息，除了给父亲帮忙外，全用来看书，这时主要看制图和数学，接着还学拉丁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一个有丰富知识的航海家初长成了。

1470年，多米尼加被行会委派去萨沃纳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同那里的毛纺商人讨论能否对他们的产品制定统一的价格。多米尼加为此迁到了萨沃纳。克里斯托弗常过来给他做助手，押送一条有古罗马帆樯索具、载着纺织品的小船，到旁边的贸易中心去，再从那里把奶酪和葡萄酒运到萨沃纳。就在这时候，老神父去世了。

克里斯托弗也说不上是什么感觉，既悲痛，又茫然。神父造就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并授给他一个航海家最初的知识，克里斯托弗对此万分感激。可是多年以后，克里斯托弗发现在潜意识中刺激他的，却是老神父那寂寞失意的一生，这使他有些不寒而栗，也许这才是除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自身使命的认识外最为宝贵的财富——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老神父虽然因他固有的缺陷而默默无名，但他却会启发别人，最后造就了一个改变历史的人，因此回头看来，他竟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卓越的人了。有趣的是，数十年后，基本相同的命运又落在了他学生的身上。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思之有趣，却又不禁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了。

过了不久，克里斯托弗又回到了海上。

热那亚有两个很有名的商行，一个叫“斯皮诺拉”，一个叫“涅戈罗与钦图里奥尼”。后者在整个地中海有许多分行，有着庞大的商船队，不断地雇佣有经验的水手，克里斯托弗很顺利地被雇佣了。在这家商行的船队里，克里斯托弗干得很好，领着船队到过马赛和突尼斯，也曾多次去过属于热那亚势力范围内的希腊希沃斯岛。

每次都平平安安，赢利甚丰。克里斯托弗精湛的领航技术很快使他有了名气，很多商队都来雇佣他，后来他被商行派到了佛来米“贝哈拉”商队。

1476年5月31日，克里斯托弗所在的商船队从热那亚附近的诺利启航，运载着希沃斯岛的鱼胶脂，开往弗兰德利亚和英国。8月13日，在葡萄牙的圣维森提角（恩里克王子的航海学校所在地）附近，船队遭到突然袭击。

袭击是在晚上发生的，疲劳的海员们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事，因为从远处开来的是军舰。

据说是法国的一个外号叫科隆的海军上将指挥的这次袭击，也有证据表明是布尔贡公爵和反法国国王的佛来米伯爵干的。不管是谁，总之战斗是发生了，原因不明。

是军舰先开的炮，第一发霰弹就落在甲板中间，把船上的水手炸得血肉横飞。商船队为防犯海盗装备了不少精良的火枪和大炮，于是匆匆忙忙地开始反击。敌人的炮弹毫不留情地一发发射过来，几只船的帆被打着了，火光亮得象黑屋子里的火炬。商船上的热那亚人不光会掌

舵，操炮也是行家里手，头几炮反击就炸坏了敌人一只军舰尾舵处，军舰向后倾斜，开始缓缓下沉。随后的战斗更残酷无比，双方势均力敌，船只一艘接一艘地沉没，有几百人或被炸死或被淹死。敌人损失的船只更多，最后仓皇退出战场，留下一片片火海中将烧毁的船和海面上大声呼救的人群。

克里斯托弗没呼救，他伏在一大块被炸坏的船板上，顺着海流往岸边游。他的船最先被击中沉没，气浪一下子把他抛进海里，他在海水里泡着是无法帮同伴打仗了，于是拼命向远处朦朦胧胧的海岸游过去。

几个小时后，他趴在了一片沙滩上，这是在葡萄牙的拉古什港附近。他躺在沙滩上筋疲力尽，大声喘息着，远处海面上的火光仍清晰可见。他的性命终于捡回来了。他挣扎着跪在沙滩上，低头向上帝表示感谢，暗中发誓将来以这上帝赐给的生命去回报上帝。

他可能还不知道，这将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这并非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是因为大西洋的海水把这个身上一文不值的遇难者，这一位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年轻海员，抛给了

一个能够为发挥他的天才提供最有利条件的国度。

**从西路到东方去：圣徒终于发现了上帝赋予他什么使命，证据在上帝和先哲们手中**

在离克里斯托弗上岸处不远的地方，就是萨格雷斯半岛上的航海学院，即葡萄牙王子恩里克终生奋斗，奠定了欧洲航海业基础的地方。在王子去世后16年，一位天才被海水冲到这里，他将继承王子的事业，发现一个新世界。

克里斯托弗很快被救了起来，当地的官员把他安置在港口的一间屋子里，给他拿来食物和干净衣服，使克里斯托弗很快恢复过来。不久又陆续送来其他一些落难的“幸运儿”——他们没被炸死或淹死。他们都是和克里斯托弗一起出海的热那亚人。

这事不久就传进了里斯本，惊动了一些富有的热那亚侨民。他们都是从事航海和金融等职业而富起来的，因此，听说有同胞从海里逃上岸，立刻表现出包含着优越感的同情心，觉得有

必要尽一分同胞之情，于是派人接他们到里斯本来。

在里斯本，克里斯托弗看见了一个欧洲首屈一指的国家，这个国家把整个民族的力量投身到海外开拓中去，他们的成就不但使他们成为中世纪后人类的先导，也极大地影响了克里斯托弗，使他走上了从事伟大的地理发现的道路。

葡萄牙一直被认为是已知陆地的最西端。这个小国三面被它的领国西班牙包围，只剩西面，面对着的却是未知的大西洋。在传统上，葡萄牙是欧洲地理位置最不利的国家，因为自古以来，欧洲对外的商业贸易中心就是地中海，葡萄牙的地理位置使它无法同地中海东岸国家进行贸易，所以才会有征服北非的休达、丹吉尔的战争，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夺到对地中海贸易的部分控制权。然而对北非军事上的胜利却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利润，因为东方商人，特别是摩尔人有意避开葡萄牙在北非的据点，不多几年居然使北非的这个贸易上的前沿阵地变成了因需要补贴而耗费国库大量钱财的无底洞。葡萄牙人几乎无计可施。幸好恩里克王子——航海

家亨利的工作改变了这一困顿局面。

1488年，葡萄牙人终于成功绕过好望角，非洲地理轮廓基本查明，去印度的航路畅通无阻！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不为人所重视而习于航海探险的小国家会把自己的领地扩大1000倍，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葡萄牙的航海者不仅巩固地占领了许多新地区，而且还搞到了整块整块的大陆。

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葡萄牙完成的创举不仅是对全世界的震动，而且也成为全世界人民共有的财富。全世界上民都感到这是人类第一次闯入神鬼莫测的禁区，它推翻了至今为止一向认为正确的对远洋区域的看法、概念。于是各国宫廷、各个大学都在迫不急待地注视着里斯本传来的新消息。欧洲有非凡的先见之明的人认识到葡萄牙人的成果可能把原有的世界范围扩大，还认识到航海和新地区的发现很快就会使世界根本改观，其来势比一切战争和枪炮更厉害，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业已告终，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使人们在另一番天地里去思维，去建树。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波利齐安，这位和平的科学

思想代表人物，由于认识到这一历史时刻的伟大意义而歌颂葡萄牙，他用热情感人的语言赞颂了葡萄牙人的探险对人类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它（葡萄牙）不仅越过海格立斯两大石柱走得很远，并且征服了波涛汹涌的大洋，使至今相互隔离的人类居住的世界合而为一。它给我们开辟了多么广阔的前景，带来了多少经济利益，增加了多少知识，对那些遭到怀疑和否定的古希腊罗马科学理论做出了多么有力的证实！新地区、新海洋、新世界冲破多少世纪的黑暗站出来了。如今葡萄牙成了新世界的保护人，新世界的捍卫者。"

于是欧洲整个一代人的热情和勇敢被激起来了，葡萄牙成了探险家俱乐部，就象400年以后的美国西部一样。宫廷和有钱人紧张而兴奋地对新发现的利益前景争论不休，设计着新的探险方案，准备装备新的探险船队；各种各样的人泡在酒馆、港口、各家商行里，对大洋远方的陆地或海岛高谈阔论，人人情绪激动，煞有介事，甚至拿出大大小小的图来争吵不休；地图刻版师在奥格斯堡昼夜不停地工作，宇宙志出版商被蜂拥而来订货的人们搅得焦头烂额；在捷

胡沿岸的造船厂里，工人们日夜忙碌，不停地锯、钉，把一艘艘更快更大的新船推进海里。

人人都想去发现，人人都想去发财，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国王的商行面对探险家们的热情十分慷慨，和他们签订契约，规定首先发现新地方的人可以自己出钱装备考察队（以前是由国家垄断向南方的探险）。据说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被抛上葡萄牙海岸时，类似把甚至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租让出去的事情已是司空见惯了。对于勇敢、富有的海员来说，这种前程是多么有诱惑力啊！国王无疑对不断扩大对非洲大陆的地理知识是关心的，而且他也要求报效，即所有发现的土地要成为葡萄牙的领地。签订了契约的海员们勇猛把船往最南边开，能开多远就开多远，不但把许多奴隶以及胡椒、象牙送给葡萄牙，还勘察了大片非洲土地，直至发现好望角。他们中不乏有人发了财，成了贵族。无疑这些人的成功对葡萄牙人的刺激是巨大的。因此克里斯托弗发现里斯本是狂热的中心时也就该不会太惊奇了。

但是里斯本的气氛仍然使克里斯托弗不能自持，这里太棒了！它虽不象热那亚那么富有，

那么有大家气派，可是它年轻，它有朝气，那潜在的欲望和巨大的活力使它象一只正准备起跳的雄狮，任何人都会被它那种气氛所感染，所诱惑。里斯本是许多勘察队的始发站。沿特茹河向下游和上游行使着重荷的轻快帆船、卡拉卡船和平底货船，船上运载的是白银、象牙、肉桂、胡椒、蓝靛、金砂、非洲奴隶，总之是日出和日落国家的所有瑰宝。这些船驶向汉萨同盟诸城、英国、弗兰德里亚、地中海和西非的港口。里斯本市区里高楼林立，酒窖不可胜数，商店库房货物充盈，市面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克里斯托弗四处走动、观察、询问，最后他心中不得不承认：热那亚是航海世界，可比起里斯本即将开发出的巨大航海潜力来，它不过是个内河小港口。克里斯托弗去过的地方够多了，可是他发现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如此热衷于地理发现和游历世界，没有别的地方如此令人神往，可以实现破釜沉舟的大胆计划。因此尽管刚从海里落难回来，克里斯托弗的航海欲望还是被激起来了。只要看着那一艘艘热那亚少有的大船，克里斯托弗就忘了一切不幸和疲惫。他到里斯本没两天就开始找能雇佣他的商行。能

航海就比干什么都强！他心中毫不犹豫地认为：既然上帝没让他死在法国人的炮弹下和黑夜的海浪里，让他活着见到里斯本，那就是希望他能从预示里斯本美好未来的景象中获得启示，去完成上帝交给他的使命。

热那亚人在葡萄牙的航海业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克里斯托弗的许多同胞都在恩里克王子和葡萄牙国王那里任职，有的主管葡萄牙国王的船队，有的奉命出海发现了新的岛屿。在西非最初的版图上，反映了热那亚人的实业家精神。被土耳其人从近东排挤出来的热那亚商人，在葡萄牙政府扩张政策的帮助下，对有利可图的非洲企业进行了投资。但好景不长，葡萄牙竞争者诋毁他们，他们就无法在非洲独立开业了。

克里斯托弗可没什么资本，只有一身航海技术，所以他用不着担心什么诋毁，只要有需要船员的地方，他就可以很顺利地被雇佣。当然这样很难赚到什么大钱，可克里斯托弗不在乎，他认为自己应该进行远洋航行的训练。也许是凭着预感他才这样想？他自从来到了里斯本，他就把航海看做了生活的重心。

1477年初，克里斯托弗应募参加了去布里

斯托尔、加尔维和冰岛的第一次远航。关于这次航行，哥伦布获得的只是一些在冰海中航行的知识，此外没什么收益。可是当他顺利返航时，他接着遇到了两件令他意想不到的喜事。

下船不久，他就遇到了他的弟弟巴托洛梅。巴托洛梅比克里斯托弗小 9 岁，现在已经是快 20 岁的大小伙子了。说也奇怪，这个小伙子居然也迷上了地理学，不远千里从热那亚赶到里斯本学制图。克里斯托弗当然高兴有这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弟弟来和自己作伴。于是找房子安顿下来之后，哥两个就开始热烈探讨起制图学来。克里斯托弗惊讶地发现兄弟的地理知识很丰富，甚至新鲜，恰巧把自己有缺欠的地方给补足了。

每天除了与弟弟研究航海图志、绘制海图外，克里斯托弗常出去到各家商行打听最新的航海消息，顺便找一家收入较丰厚的商行去供职来补贴他和弟弟两人较清贫的生活。于是他遇到了第二件喜事：热那亚“钦图里奥尼”公司在里斯本的分公司负责人看中了他。克里斯托弗在热那亚被这家公司雇佣过。公司负责人当然知道他从海战中逃脱的故事，也许听热那亚

总公司的人介绍过他，总之忽然间对克里斯托弗感兴趣了，以优厚的条件雇佣了他。克里斯托弗不再当船员，而是受命指挥整个船队去进行贸易。克里斯托弗兴高采烈地与兄弟告别，再次扬帆出海。这次是去马德拉群岛的首府丰沙拉采购糖并把它运到热那亚。遗憾的是这次靠赊销的这桩买卖竟没有做成，于是克里斯托弗只得把定船带到热那亚，然后返回里斯本。不料他又碰见了另一件真正的喜事。

“钦图里奥尼”公司的负责人并未因生意失败而责怪他，因为这并非他的错，因而仍对他信任有加。一天他邀克里斯托弗去桑图什修道院做礼拜。这座修道院属于多米尼克僧团，是为在十字军远征的骑士团骑士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创建的。一度颇负盛名的修道院现在专为名门贵妇开放。但在做礼拜时市民也准许进入。克里斯托弗和他上司虔诚地做了礼拜，然后随人流往外走，克里斯托弗偶然间看见了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小姐，一下子被她迷上了。这位小姐相貌到底如何，现在无从知晓，但当时克里斯托弗迷上她无疑。

看来这位姑娘对呆呆地注视她的高个红脸

小伙子也有好感，因此在认识她家的克里斯托弗上司的帮助下，两人很快熟起来。姑娘芳名费丽帕·德莫尼斯，芳龄25岁。她母亲是伊莎贝拉·德莫尼斯夫人，外公是巴托洛梅奥·佩莱斯特莱拉先生。她外公曾被恩里克王子任命为马德拉群岛的圣多港总督，结果他移民有功，官位有权世袭，费丽帕的母亲立刻把这个权力变成哗哗作响的钱币，过上了小贵族的生活。费丽帕还有个哥哥，在1473年继任了圣多港总督的职位。

克里斯托弗开始频繁造访费丽帕的家，和费丽帕长谈，谈他小时候和神父学习，十几岁开始航海，被法国人的大炮打到了葡萄牙等等，有时还滔滔不绝地给费丽帕讲当时人人关心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费丽帕对这个精力充沛的壮小伙子的话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费丽帕问克里斯托弗，他除了因热爱航海而航海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克里斯托弗很认真地思考一会儿，回答她说："现在我还不知道，但我想或者说我确切地觉得，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就在航海中，我早晚会发现并实现它的。"

费丽帕的母亲因自家的发达多少也和航海有关，因此对克里斯托弗有些兴趣。最后她发现这小伙子十足是个航海天才，正是当时人们所向往和敬仰的那种人的好胚子，不由得象他上司一样对他寄予厚望，再加上女儿支持他，喜欢他，于是就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克里斯托弗就和贵族联姻了。

从此克里斯托弗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费丽帕哥哥是马德拉群岛圣多港总督，克里斯托弗就和妻子去圣多港安了家。借着费丽帕家的关系，克里斯托弗继续做生意，成了时运逐渐上升的男子汉。到了第二年，不但财运亨通，而且有了头生子迭戈。在圣多港住了两年之后，克里斯托弗一家搬到了马德拉群岛的首府丰沙拉。这城市位于一片台地下面，很繁荣，在台地上种植了大量的马尔瓦扎种的葡萄，这品种是当年恩里克王子从希腊的克里特岛运来的。克里斯托弗和妻子喜欢这里的气候和风光，生活得很安逸，他参加了贩卖马德拉小麦和甘蔗的赚钱生意，发了大财，成了富商。

但他仍没有放弃航海。

1481 年，葡萄牙的阿方索国王驾崩，茹安

二世继位，这位国王在位期间把葡萄牙推上了帝国顶峰的边缘。他强行把非洲海岸并入葡萄牙并加紧剥削，因为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规定国王的商行要独霸对非洲的贸易。在行加冕礼的1481年，他降旨在非洲加纳沿海为一座要塞奠基，即后来有名的圣乔治达明纳要塞。这座要塞成了葡萄牙在非洲的支柱，它是保护和保障贩运奴隶和黄金的赚钱生意的，它能阻止欧洲和阿拉伯竞争者到这些地方来，也能视需要而制服当地居民。

1481年深秋，去修建这座要塞的舰队启航了，克里斯托弗在一艘军舰上。第二年，他参加了要塞的建设，随后返回葡萄牙。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频繁地随船来这里，与当地居民和驻军做生意。在这3年的航行中，克里斯托弗熟悉了热带海洋。

由于结婚以后经商的成功和多次航行的历练，克里斯托弗开始有些影响了，宫廷里的上层人物也知道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大名。

现在一切都有了，热那亚又黑又热的纺纱作坊已变成了遥远模糊的过去，趴在甲板上刷洗的当少年见习水手的日子也不再重返。岁月

的流逝和海上的劳顿使克里斯托弗的头发白了，配上他那付棱角分明的红脸膛，已经显出了中年人的成熟和睿智。快到中年了吗？克里斯托弗有些茫然，又有些焦急。上帝的灵光在哪里呢？他有时想起这个问题。在感觉上似乎已捕捉到了这灵光，可要想真真切切地看到它又似乎很困难。克里斯托弗只好不断出海，回来后再坐在书桌旁。

确实，来到葡萄牙后，克里斯托弗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桌，特别是在里斯本的3年中，成了他狂热的学习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里斯本千帆竞立的壮观景象刺激了他，另一方面，在他潜意识中，他应该在里斯本发现他的使命——他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追求着的奋斗目标，即他这个人之所以降临人世的意义所在。

在热那亚时，克里斯托弗只跟着神父学了比较简单的“公务体”拉丁文，而他在里斯本却学会了“科技体”拉丁文，后者在研究宇宙学著作时很有用处。他写拉丁文总出错，但他在这种语言方面的知识，对于深入研究他那时所特别感兴趣的两门科学——宇宙学和数学，还是够用的。此外，他在以前粗浅的葡萄牙语和卡斯蒂

莱（西班牙）语方面也获得了不小的进步，基本上比较熟练了。

在这3年的学习中，克里斯托弗主要研究了宇宙学和地理学，特别是向西方航行去印度的问题。

很难说清克里斯托弗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从西路去印度的念头的。但无论如何，这必然同他发现自己的使命有关。这一念头也必然从神学开始。

很难想象在中世纪即将结束的时代，一个带着中世纪深深印痕的老神父会对克里斯托弗的幼小心灵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伴着他长大，甚至终生。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岁月里，克里斯托弗亲眼目睹了旧世界的逐渐崩溃和新世界的缓缓地然而是坚定不移地来临。这是一种刺激，刺激他那自小充满宗教色彩的心灵，在新世界中去发现自己的使命，使他以为自己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生。

克里斯托弗读到了一本传统书籍，即法国枢机主教和安抚者德埃利的名著《世界概念》。这是一本决不原始，但也非有远见的著作。这本著作是古代中世纪宇宙学和地理学的一本纲

要，成书于1410年，旨在为一般的世俗读者提供指南。在15世纪此书显然在西欧流传相当广泛。《世界概念》全书转载他人著作的文字很多，特别对罗杰·培根的《大著作》的许多章节作了转载，而《大著作》本身只是一本13世纪知识的概述而已。因此，《世界概念》所涉内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仅是一本汇集了众所周知的、家喻户晓的知识的书籍。克里斯托弗读到的那本书是在1480年至1483年间由威斯特伐利亚的约翰出版的。这本书除了《世界概念》以外还有康布雷枢机主教和他的同时代人、主要是神秘主义者让·热尔松的许多论文。其中《世界概念》部分成书于1414年，专门论述历史学、神学、天文学与预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克里斯托弗还同时找到了德埃利的如下论文：《论预言占星术的法律和教派》、《论占星术真理与神学的统一》、《论占星术真理与叙事史的统一》、《占星术与神学和历史真理之统一的解释》、《占星术真理捍卫释》、《占星术真理捍卫再释》、《论占星术的统一与不统一》等。这些论文都涉及一个一同收入《世界概念》的一些其他论文的作者热尔松辩论的主题，即：占星术预报《圣经》上各种预

言的实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合法性，通过这些论述提供了世界各宗教的兴与衰、基督徒对撒拉逊人的征服和敌基督来到的预兆性事件等历史年代学的较大的构架，其核心内容是对世界末世学的论述。

这本书激起了克里斯托弗极大的兴趣，以前神父所讲的东西和平时听到的有关东西在这里几乎全能找到系统的论述。克里斯托弗秉烛夜战，逐字逐句地细读，在许多地方做了批注和记号。读完之后，又参看德埃利的论文，对世界末世的具体情况就有了大到了解。

首先，是关于世界周期的问题。德埃利在《论占星术真理与神学统一》一文中讨论世界持续的时间，他尊崇奥古斯丁为权威，还特意引用了他的《上帝之城》第二十章第二十二段以及他对《诗篇》第六篇的讲道。《上帝之城》上的这段文字是奥古斯丁历史分期法的简要概括，这段文字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具有很大影响。奥古斯丁列举了7个时代，正好与创世周的天数相对应：

第一个时代与创世周的第一天相对应，是从亚当到大洪水；第二个时代是从大洪水到亚

伯拉罕。这两个时代的时间是相同的，但不以年代计算，而是以代际计算，各时代均为十代人。继之开始了三个时代，正如福音传教士马修划分的时代一样，各为十四代人：从亚伯拉罕到戴维为一个时代，从戴维到放逐巴比伦为另一个时代，最后一个时代是从放逐巴比伦到基督的诞生。到此共有五个时代了。第六个时代便是今天这个时代，尚不能断定要持续多少代际，因为《圣经》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决定的聚集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七句）第六个时代以后上帝休息了，"就象他创立礼拜让我们以主的名义在第七天休息。……这将是我们的安息日，这一天的结束不是夜晚，而是主的日子，一个永恒的第八天，它因基督的复活而变得神圣，并预言灵魂和肉体的永恒的安息。"

德埃利还提到奥古斯丁对《诗篇》第六篇的讲道中曾说，世界将持续七千年，每一千年代表创世周的一天。克里斯托弗对此深有所悟，他在书中这段话旁写道："那些人相信从亚当到主降临来审判共有七千年。"

克里斯托弗立刻找来《圣经》及各权威预言

家的著作，以德埃利书中所引圣·奥古斯丁的论述为基础，进行了一番计算和分析，最后得出一个令他比较满意的结论，他写道："圣·奥古斯丁说，世界末日将在世界产生后的第七千年来临；神圣的神学家都接受他的预言，尤其是枢机主教皮埃尔·德埃利，他在《论占星术真理与神学的统一》第十一章及其他论著上作了阐述。对此我在下文有提及。根据阿方索国王的计算，从世界诞生或从亚当起始，到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共计为5344年318天。这个数字被公认为最准确的。但是，皮埃尔·德埃利在《占星术与神学和历史真理之统一的解释》第十章则给这个年数加上了1501年，总计为6845年。根据这个计算，正如上述权威人士所说的，世界末日的来到必要七千年，现在大约只差155年，和老神父说的差不多。"

解决了世界周期问题，克里斯托弗立刻把目光瞄向第二个问题：行星会合理论与世界末日。

德埃利的《世界概念》及其一系列论文，成为克里斯托弗宗教及宇宙地理、末世学的重要源泉。德埃利阅读了其他作家写的大批有权威

性的或颇具影响的著作，特别是论述世界末日来临前夕将要发生的事件和根据行星运动及会合理论预言事件发生时间的主要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上面提到过的罗杰·培根的《大著作》，特别是论述数学对神学的应用和天文学的第四章。也正是在这本书里，培根讨论了地理学，其大部分被德埃利收入《世界概念》。

根据培根的说法，数学是早期的圣者先知发现的，且例举约瑟夫斯、杰罗姆和卡西奥多鲁斯为其史证，说："亚当的子孙发现几何学、天文学、算术和音乐；诺亚和他的子孙再教会迦勒底人；尔后，亚伯拉罕又教会埃及人。"这些古人将数学应用于多种不同的神学，包括宇宙学、地理学、年代学。对于确定行星的结构，从而得出世界之始的年代，天文学家的数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基于世界之始的确定，其它重大事件，诸如洪灾和基督的诞生以及《圣经》预言的未来事件的发生时间也可一一计算出来。培根尤其想要预言的是敌基督的来临，因为他的来临也即世界末日的到来。

培根在计算中依赖于 9 世纪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比马萨提出的行星会合理论，认为宇宙

是一个“和谐体”，而且陆地与天堂在一个由行星和恒星运动控制的和谐体中结合在一起。谁用法术和占星术的方法去了解了宇宙的一部分，谁就能了解宇宙的整体，且能预言未来，因为今日之现实预现出未来的大事件，因而可以令人预言重大的宗教历史事件。培根按照阿尔比马萨的行星会合理论，给伟大的基督教做了一次“占星”。

德埃利在他的《法律与教派》一书里完全接受了培根在《大著作》里所述的行星会合理论。克里斯托弗在阅读《法律与教派》时，同样深信不疑，而且做了批注，以视对此理论的关注。

据培根和德埃利记载的古代传说，两个“慈善和幸运”行星之一即木星，占居宇宙的第九星座即“信仰、上帝和宗教之旅行的星座。”木星能与六个行星会合（包括与太阳和月亮的会合）。每个行星统治世界上的一种宗教，当一个行星与木星会合时，该行星统治的宗教就成为历史上占优势的宗教。土星与木星会合示意犹太人宗教占优势；火星与木星会合示意迦勒底人宗教占优势；太阳与木星会合示意埃及人宗教占优势；金星与木星会合示意撒拉逊人宗教

占优势；水星与木星会合示意基督教占优势。在《法律与教派》当中，德埃利对这种理论做了详述。

克里斯托弗完全接受了这种理论，并且批注说："世界之始便有六大教派：犹太人教派、迦勒底人教派、埃及人教派、撒拉逊人教派、基督教派和敌基督教派。"同老神父的话如出一辙。他还写道："木星与土星的会合意示犹太人的法治；若与火星会合意示迦勒底人的法治，其法律教育人们对火的崇拜；若与太阳会合意示埃及人的法治；若与金星会合意示撒拉逊人的法治；若与水星会合意示基督教的法治；若与月亮会合意示敌基督教的法治。"每种宗教占优势的起点及其权力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木星与土星的会合。这种会合有三种，德埃利在《法律与教派》第四章中已有阐述："次伟大的会合"每20年发生一次，意指国王和君主的崇高、粮食价格的高昂和预言者的崛起；"伟大的会合"每240年发生一次，意指一种教派和它在某些地区的变化；"最伟大的会合"每960年发生一次，意指帝国和王国的变革、天火的影响、洪灾、地震和物价高昂。某一个教派的命运在大会合的构

架中根据“行星越过不同地区而来的财富或快慢而转移。”于是“土星控制印度；木星控制巴比伦王国；火星控制色雷斯；太阳控制罗马人及其帝国；水星控制埃及；月亮控制亚洲。”克里斯托弗对这一资料加以密切注意，不但做了批注，还做了摘录。

克里斯托弗阅读《法律与教派》前四章过程中看到德埃利从培根的《大著作》里直接抄袭来的另一段文字，同样引起了他的注意，甚至可以说对他意义重大。这段文字讨论穆罕默德法律（撒拉逊人法律）将持续的时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预言撒拉逊人法律的灭亡，它说：“根据阿尔比马萨的说法，（穆罕默德）法律不会持续 693 年以上。”克里斯托弗对这句话做了记号，并且逐字在旁边重抄一遍。接下来的话里预言穆罕默德的信徒即撒拉逊人必将被鞑靼人或基督教徒毁灭。克里斯托弗在这句话上也做了标记，并且欢欣鼓舞地在旁边写道：“大部分的撒拉逊人已被鞑靼人征服，他们的首府巴格达和‘教皇似的’哈里发已被消灭。”

培根在《大著作》里写道：这些事件的发生只提前了 12 年。德埃利在《法律与教派》中也

痛惜地说到“自那以后的大陷落”，因为在大陷落期间鞑靼人教派并未被最后消灭。他提议说，这一历史事实对教会确定“那个将要沉沦的教派”最后灭亡时间是有用的，因为“这位博士”和“天文学家”（指培根）说过，“继穆罕默德的法律之后没有教派来到，只有敌基督教派。”随之，德埃利引用《大著作》上的这句话来预言这个最后教派的出现已经不遥远了：

“哲学家埃瑟克斯在他的《宇宙学》中说过，一个被禁锢在里海大门内的民族将冲出牢笼，来到世界与敌基督相会，并尊崇敌基督为万神之王。正象他所说的，这已成为事实：被禁锢在里海大门内的鞑靼人不是已经冲出来了吗？里海大门已被冲破，一些路经里海旅游的基督教徒也已回来。因此，他提出这是敌基督即将来临的迹象。最后他说：‘我知道，假如教会愿意打开圣卷展示苏比里纳神使、默林、阿奎勒、约阿希姆以及其他圣人的神圣预言以及历史书和哲学家的著作，假如教会命令人们重视天文学的方法，那么教会就会如愿以偿，发现敌基督来临的确切时间的某种征象。’”

克里斯托弗对这一预言极为重视。离世界

末日只有155年了，敌基督来临的迹象必然愈加显著。事实上这一“危机四伏、末日临近”的观念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这段文字曾一再被人转引，这证明那种起源于预言传统的历史魔示观念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都具有永恒的力量，只不过各人处在不同的主、客观条件下，对这种力量的感受不一致。克里斯托弗从个人使命的角度出发，当然会感到这种力量对他更大的作用，使他油然而生一种紧迫感。

那么世界末日的景象和结局是什么呢？

克里斯托弗仔细研究了德埃利的另一篇论文《论占星术真理与叙事史的统一》。这篇论文专门讨论预言敌基督出现的八大未来事件。在有关文字空白处，克里斯托弗画了一只手，手指指向这段文字，有的评注文字被他划上了重线，以示其重要性。其实这段文字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流传广泛，是颇具影响的启示论著作之一。但克里斯托弗象吸收新知识一样把它吸收下来。很有趣，克里斯托弗倾心的一些宇宙、地理、末世学都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而绝不是什么反宗教的科学的知识，但他竟然发现了新大陆。这究竟是运气好还是冥冥天意的安排？

在克里斯托弗看来，这自然是天意，是上帝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他的一生就是去发现这使命、完成这使命，做一名预言实现家，使全民成为天堂的幸福居住者。

为克里斯托弗所关注的、预言敌基督出现的未来八大事件是：第一，"沉沦之子"的来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句）沉沦之子在中世纪被广泛地认为是敌基督。第二，以实玛利子孙的起义。这次起义将在第七千年末日来临前夕爆发。按照德埃利对第三个预言的描述，以实玛利的子孙（他认定就是撒拉逊人）将在第七千年蹂躏基督徒的希望之地。希望之地的居民已经罪孽深重，并将成为其它更可怕的堕落如鸡奸的牺牲品。第四个预言进一步讨论这段时期里的战乱和痛苦，并预言许多信徒的精神将受到严重摧残，从而完全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第五个预言说，以实玛利的子孙将为他们给全世界带来的一片荒凉

而狂欢乱舞，且扬言基督徒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的统治。然而，“罗马人的国王”即皇帝救世主从埃塞俄比亚海的大火中突然冲出，征服以实玛利的子孙，“给他们铐上要比他们给全世界铐上的枷锁重7吨的枷锁。”第六个预言说，“罗马人的国王”愤怒地复仇以后，“全球出现前所未有的太平岁月，因为世上没有会比世界末日出现后的最后岁月更安宁了。”第七个预言说，太平盛世持续一段时间后将出现另一个动乱时代，因为歌勒和玛利各两个民族终得释放了。“北大门被冲破，原被亚历山大禁锢的这两个民族将冲出大门。”这两个原被禁锢的民族将使世界数年间腐败衰落，不过，不久就会有一个主派来的英勇王子将他们一举征服。第八个预言宣告敌基督到来后一连串事件发生的结果，“罗马人的国王”战败“原被禁锢的民族”。

克里斯托弗总结出两个事件作为世界末日的主题：收复圣地和全球皈依基督教。埃德利的著作提供了世界末日的大致情况，但克里斯托弗却从其他预言家的大量语录中发掘出了上面两个主题。

克里斯托弗从小就认定世界末日前夕各民

族将最终皈依基督教，现在他从《约翰福音》第十章找到了证据，书中写道：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这段名句曾在诸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启示书里频频出现。克里斯托弗对此尤为关注，不但摘录下来，而且四处寻找评注，把奥古斯丁、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伟人格里高利、利拉的居古拉斯等人的评注都记了下来。他还在奥古斯丁的《圣人的预言》里找到了一段文字作为有力的佐证：

“据说，上帝会战胜他们，将万民的诸神清除出地球，而来自各地、各岛屿的民族都会热爱他。的确，不只是岛屿的人，而是万民都将热爱他。所以，他在别处并不给所有的岛民命名，而只命名地球的宇宙轨道，说：地球的宇宙末端将铭记上帝并皈依他，地球上的人会热爱他那父亲般的性格，因为上帝就是国王，是人类的统治者。”

一切都清楚了，不管到世界末日中间的过程如何，圣地必将被收复，异教徒必将会皈依基

督教！

**克里斯托弗立刻感到自己已经抓住了一种感觉，就是他长久以来在海上寻找，在书中发掘而未找到的感觉**

他扫视着屋内一堆堆的书：埃德利的著作，预言家们的著作，圣经……里面都讲了些什么呀？末日来临，收复圣地……一条简短的线索在克里斯托弗的头脑里反映出来：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收复圣地，使全球皈依基督教——在宇宙范围内履行诺言。天哪！这不就是他克里斯托弗的伟大使命吗！克里斯托弗终于抓住了上帝的灵光！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长久以来竟没注意到，从老神父给他讲课以来，还有哪些东西不曾听闻过一鳞半爪？如今只不过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一下而已，却突然那么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受到的启迪。就象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那么简单，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克里斯托弗有些后悔，责怪自己没有在漫长的航海生涯中仔细思考过，以致错过了许多个年头未能尽早发现自己的使命；同时又有些振奋，他清楚，尽管

快到中年了，但无论从知识、财力上来看，只有现在才是去履行使命的最好时机！上帝果然是明察秋毫！

克里斯托弗兴奋地掷下笔，冲出大门，奔向港口。

海风吹得那么柔和，天空那么湛蓝。克里斯托弗站在港口附近的一块大石上，黑色的披风被吹得象鸟翅膀一起一伏，白色的头发被海风吹得倒向脑后，他那张原本绯红的脸膛在白发的掩映下，泛着30多年来未曾出现过的光彩，他的双目因为兴奋和激动而泪水充盈。

不远处，千帆竞立，一派繁忙景象，船只在港口进进出出，驶向南大西洋，驶向里斯本、地中海。平凡的海员、世俗的人们啊！瞧你们在干些什么，运甘蔗、小麦、香料……可知道你们的船可以把你们载向遥远的未知世界，传播上帝福音，教化蒙昧野蛮之族，征服险恶的异教徒，通过我们的旅行、探险、布道加速全球皈依基督教的进程，收复圣地？你们为什么意识不到这些呢？

克里斯托弗遥望天边的地平线，未知的世界就在那地平线之后。不错，已经有多少代人远

航了，可他们去干什么？找黄金，贩卖黑奴，虽然寻找过基督教王约翰，可那不过是为了抵抗穆斯林西进而企图寻找盟友。又有谁为了上帝的安排，为了实现上帝的预言家们的预言而刻意做过些什么呢？仿佛很少有人关心世界末日将近，或者仅仅是口头上关心而已，可实际上，人人都在拼命地寻找黄金。他又想起老神父的哀叹，有谁真正关心过自己的灵魂呢？

有我在，有我去完成教化民众的神圣使命！克里斯托弗因为比其他人想得深远，便象看破红尘，掌握人类命运似的，又得意又傲气又焦急。“毕竟我不是凡人，上帝指示我做圣徒！”

可是，应该朝什么方向航行呢？需要教化，需要他克里斯托弗指引的未知之地是在哪里呢？

对这一问题，克里斯托弗早就有了一点模模糊糊的想法：去印度。因为当时大家都在寻找通往印度的航道，那里不仅有黄金、珠宝、香料，还有不计其数的异教徒等待福音的传播与点化。关键就在于能否找到通向印度的航路了。克里斯托弗马上投入了有关研究之中。

在多年的航行中，从一些著作中，克里斯托

弗曾不止一次地听过、读过关于在大西洋西部或南部存在神秘岛屿和大陆的传说。他把这些传说整理一下，与地理、宗教著作相互印证，于是便成了后来他的宏伟计划的重要依据。

第一个传说是有关“勃兰丹岛”的传说。据说在9世纪末期，勃兰丹国的一个学生从爱尔兰海岸启程向西航行，他在海上迷失了方向，发现了一个迷人之极的美丽的孤岛，他在这座孤岛上居住多年后返回祖国。这个神话被人们的幻想加以渲染和涂饰后流传到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世纪的一些地理绘图家在大西洋的空白海区标上了“勃兰丹岛”。起初，他们把这个岛划在爱尔兰以西；后来，在大西洋北部海区确实发现了陆地，而这些陆地按其自然条件来说与天国岛屿没有任何相同之点，于是，“勃兰丹岛”便在地图上“爬到”南部更远的地方去了。在1367年问世的威尼斯地图上，这个岛被标在马德拉群岛的位置上，而世界上第一个制作地球仪的马丁在自己制作的地球仪上（1492）年，把这个岛标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的地方，靠近赤道。换句话说，“勃兰丹岛”成了地理学家们笔下的“游离岛”。最后，它完全消失了，既没有

留下名称，也没有说明是指哪一块陆地。

第二个传说是关于另一个深奥莫测的“游离岛”——“巴西岛”。这个岛的命运稍好些，其名字到底保留下来了。在中世纪时期，不知出于哪个人的幻想，绘图家们生造并确认了一个“巴西岛”。起初，人们把这个岛标在爱尔兰的西南方向；后来，把它挪到离欧洲海岸更远的南部和西部海区。16 世纪，人们把这个幻想的神奇之岛的名称“赐给”葡萄牙的一大片殖民地——巴西。

第三个传说更为奇妙，也流传最广。中世纪的幻想家们（约在 8～9 世纪）断言，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有一个“七座城岛”。根据葡萄牙—西班牙一个稗史传说，穆斯林（摩尔人）在赫雷斯的战役中击败了基督教徒以后，把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地区（8 世纪初期）。一个大主教和六个主教一起逃到一个遥远的大西洋岛屿上，他们在这个岛上建造了七座基督教城。15 世纪初期，这个幻想的海岛才现在地图上。在恩里克王子时代甚至流行样的奇闻：欧洲人已经对这个岛进行过上的居民操葡萄牙语。正象到过那

报告的那样，他们从那里弄了一些用来灭火的沙土，当使用这些沙土时，沙土里出现了好象金珠粒似的东西。又是基督教城，又是黄金，可见这个传说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在地理发现的历史上，这些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中世纪宇宙学者们指明的这些幻景被绘制在地图上，克里斯托弗几乎百分之百地相信了，在他的想法中，这些岛屿可以作为去印度途中的阶梯（因为后来他认定印度和日本、中国在这些神秘岛屿的西部洋面）。

不光是传说，还有各种著作向克里斯托弗证明越过大西洋后，在大西洋西部将会发现印度、日本、中国，即从欧洲大陆向西越过大西洋，走一条与目前的探索（沿非洲海岸向南绕过好望角）相反的道路，从西路到东方去。

其实这个主意既不是克里斯头托弗一个人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头一个向西穿越大西洋的，只不过是他勇敢的航行产生的后果不同凡响。

在克里斯托弗很早读过的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埃拉托色尼和勃洛大哥拉的著作中，里面都提到过这种想法。例如，勃洛大哥拉在纪元

之初曾引过埃拉托色尼（多卷集《地理学》的作者）的意见：如果大西洋不是宽不可测，那它就可以横渡；而且如果沿着同一条纬度航行，那就能从伊比利亚半岛到达印度。并补充说，在途中能遇上两个、也可能更多的有人烟的大陆。当克里斯托弗重新回味这些句子时，他才感到这些话对他来说意义有多重大。他忽然想起《马可·波罗游记》，如果马可·波罗说的一切故事都是真的，那么不就正是对古代智者们的推断的事实证明吗？

《马可·波罗游记》出现于欧洲之前就开始有手抄本流传，书里写道：在离印度海岸不远的希潘戈（日本），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未来的航海家门。"希潘戈，这是东方海洋中的一个岛屿。岛很大，其居民为浅肤色，很文明，学识高，具有很好的习俗。他们的宗教是多神教。居民不屈从任何外国的意志，只有本国的国王才能管辖他们。他们的黄金要多少有多少，简直用不完，而金砂又是采不尽，挖不绝的。国王禁止商品输出，只有寥寥无几的商人访问过这个国家，而遥远地区的船只没有一艘到过此地。"如果那些获准迈进其门坎的人所讲的故事是真实的，那闭

关锁国正是王宫巨富的原因。宫殿的屋顶盖着薄金片，就象我们把铝盖在教堂的屋顶上一样。客厅的天花板也是用这种贵重金属做的，不少房间有用厚实的沉重的金子做的小桌子，窗户上可以看到许多镂金饰物。这个国家的财富如神话里一般。那里有许多宝石和珍珠。珠子是玫瑰色的，圆圆的，很大，比白珍珠更贵。

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不仅仅是遍地可捡的财宝，他还介绍说："那儿可以找到那种在天堂里才可想象到的娱乐。女人们莲步轻盈，每一步都是如此令人意荡神摇，那股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如此这般的描写实在令人想入非非。马可·波罗既满载而归，那么他的描述即便明显夸张也不会偏差太大。百年来公众对他兴趣不减，是因为他描述了人人渴望而又想象不到的财富，而克里斯托弗则不但注意到了财富，还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马可·波罗与托勒密的推断相反，他认定亚洲的位置要向东延伸许多，而希潘戈的位置还要向东延伸150海里，这意思是说，那些地方离葡萄牙不应该太远！

在克里斯托弗刚刚读过的德埃利的《世界

概念》中也有这种论点。克里斯托弗如获至宝，因为这本宗教色彩浓厚的著作是他宇宙学、末世学等知识的源泉，完全可以视之为上帝的启示。德埃利在书中阐述他的这一部分论点时，是以权威的亚里士多德、马林·蒂尔斯基、罗杰·培根（即前面提到的《大著作》的作者，德埃利的《世界概念》转载了他的大部分论点）的观点为论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表面水域与陆地的比例是一比六。这种论点和当时存在的古代文献和宗教文献的武断解释是吻合的。请看在埃兹德拉的带预言性的、因而没有被列入圣经的书中是怎样说的吧："第三天你（上帝）吩咐水汇集在地球的七分之一的地方，而把七分之六排干，以便它们能被你用来耕作和播种。"如上所述，马林·蒂尔斯基把欧洲和亚洲说成是向两边延伸着的"长长的"陆地，而在两大洲之间的海（指欧洲以西和非洲以东的水域）便成了狭窄而"短小的"了。

所以，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提供给克里斯托弗一些最初的念头的话，德埃利书中这几位哲人的观点就成了证明克里斯托弗大胆冒险计划之正确性的第一份宝贵资料。

除了《世界概念》外，令克里斯托弗感兴趣的还有教皇庇护二世的《自然史》，此书1477年在威尼斯出版。这部宇宙学方面的著作是以托勒密的提纲为基础的，后者认为陆地和水域在地球上各占一半。这部著作反映了人类居住地带的基本实际的情况，包括不少理论上的推导，因此对克里斯托弗的作用反而小些。但克里斯托弗仍多年来反复研究这部著作。

克里斯托弗与他的弟弟一起研究这两部著作，在《世界概念》与《自然史》上留下了2000多处眉批，有的地方克里斯托弗甚至能整页整页地背诵。

克里斯托弗特别注重德埃利的两点意见："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的末端和印度的东端彼此相距并不太远……显而易见，顺风有几天就能抵达。"在这一观点上德埃利同托勒密是有争议的，他在引用普里尼和其他哲学家的著作时，再次断言："绵延于西班牙和印度东部边界之间的海洋不甚宽广。"克里斯托弗在这处有争议的地方画了加重号。毫无疑问，克里斯托弗百分之百地倾向德埃利。

在70年代末，克里斯托弗偶然获悉，还有

一个人赞成从西路航海去印度。这个人就是佛罗伦萨的医生和隐居修道的学者保罗·托斯坎内里。他的制图学方面的著作使人特别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决定把西欧海岸和亚洲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人。托斯坎内里用坐标纸把地球仪的投影图标在地球上，并描画出北纬60度以南的整个北大西洋海域。这个材料在里斯本激起了很大兴趣。1474年，阿方索五世委托其听取忏悔的牧师和顾问，同托斯坎内里认识的斐南·德罗里兹弄清走西路出航亚洲的条件。那时葡萄牙对沿非洲海岸寻找去亚洲的道路的问题尚未做出决定。

1474年6月25日，托斯坎内里给斐南·德罗里兹写了一封信，说从里斯本向西航行5000海里之后，能直达伟大可汗的王国。另一条海路绕安蒂利亚岛，“经过两千海里，您会碰上妙不可言的希潘戈岛，它盛产黄金、珍珠和宝石，这里庙宇和宫殿的房顶盖的是纯金。”显然，托斯坎内里也很好地研究了马可·波罗的著作。这封信还附了一张北大西洋的地图，图上标明了安蒂利亚、希潘戈、中国和印度的海岸。

托斯坎内里的假说是以马林·蒂尔斯基的

观念为基础的。后者认为，欧洲和亚洲陆地共占225个经度。我们再看一看托斯坎内里的话："在陆地上从里斯本向东测量，已知的大陆包括整个地球表面的230个经度。"

在国王的档案室里，这封信去向不明。哥伦布在获悉有这封信后，通过住在里斯本的佛罗伦萨人劳伦斯·杰拉第找到了托斯坎内里，并得到了信的副本和地图。他手里终于有了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依靠它就能坚持自己的想法。于是克里斯托弗根据已有的材料加以综合，进行必要的计算。也许是由于他的才华，也许是由于他的富有，他可以经常参加"数学委员会"的会议，常常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情报。这个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创建的咨询机构，常常讨论航海学和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有趣的是，后来发现这个自学成材的航海家在计算上犯了许多错误，但都是可以原谅的错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错误，克里斯托弗才有了为实现自己的计划而奋斗的勇气，才有了后来的伟大的发现。克里斯托弗觉得托斯坎内里所制定的路线太长了。他立刻想起了埃兹德拉及他的那句话："他排干了七分之六。"这意味着，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

洋只占 360 度的 1/7，即 51 个经度。但是，由于考虑到马林·蒂尔斯基的学说和马可·波罗的经验，克里斯托弗的运算结果是，从西向东陆地面积占了 290 度。这样，他的答案是，海洋占 70 度。但一度有多长呢？托勒密算出一度是 62.5 海里。也有一些地理著作，说一度的长度不到 10 海里。在里斯本或亚速尔群岛的纬度上，两个经度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呢？在 16 纪末世，由于西班牙算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不管怎么说，克里斯托弗算出来了，一度等于 50 海里，而梦寐以求的目标，距离是 2500～3500 海里（事实上，沿北纬 28 度线，从加那利群岛到日本的距离是 10600 海里）。众所周知，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航行曾逾越了这个空间。除此以外，还保留着一种慰藉：路上可能遇上安蒂利亚岛。

对克里斯托弗来说，从西路去印度的理论问题已经解决了。尽管这里面有巨大的错误，但正是这错误促使克里斯托弗大胆地向葡萄牙国王毛遂自荐。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对西方陆地的存在，克里斯托弗还碰到了不少真实的具体指点。有

一次，他遇上了舵手马丁·文森特。马丁的故事使克里斯托弗着了魔。他说，离葡萄牙海岸450海里，他捞上一个木头玩意儿，显然不是用金属工具做的，但做得小巧玲珑。那么它是由哪些人做的呢？肯定是大西洋另一头的印度人，或者希潘戈人。克里斯托弗的连襟皮埃德罗·科雷阿在圣多港的海滨浴场看到过一个象木头的东西，上面附着一根象甘蔗的植物，它的干那么粗，每根切开后，里面可容纳3升水。这有什么奇怪，看看托勒密对一种印度竹子的描写吧，就是那种他说生在印度、排挤周围植物的、象灌木丛一样茂密的竹子，漂到圣多港的“甘蔗”当然就是那种竹子，是被海水从印度带来的！还有更令人咋舌的事，在弗洛列什岛上，海水把两具人尸冲到岸上，据说这两个人脸很宽，颅骨的样子颇为异常，与欧洲人知道的人种全不一致，那肯定是印度人了！克里斯托弗对所有这些传闻几乎都相信，以他多年航海的经验来看，遇上这些事也不足为奇。再说有圣人的著作证明大西洋另一头有未知之地，那么海水冲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不也正合天意吗？

克里斯托弗开始完全醉心于自己的想法

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情况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一滴他都绝不放过，悉数放在心上。这些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预兆，上帝通过这些预兆，给他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克里斯托弗注意到有人说亚速尔群岛附近常常冲来一些陌生的树干和其它谁也认不出的东西。这种消息是真实的。的确，一些轻的漂浮物不断被墨西哥湾暖流从美洲大陆带到亚速尔群岛周围的海滨浴场里来，有时甚至漂到马德拉群岛上来。就是今天，在圣多港也可找到一种样子奇怪、很惹人注意的种籽。它是类似欧洲含羞草的一种美洲蔓生植物的种籽。也许克里斯托弗就是凭借这种植物才知道不远处有未知的陆地的。在欧洲大陆西部诸群岛经常发现的这些漂浮物对克里斯托弗坚信自己的计划的正确性肯定是大有作用的。因为他和妻子搬到马德拉群岛后，他仔细地研究过东北的信风，努力记住马德拉以西航行条件的种种特点，成了该地区各种海风和海流的无与伦比的行家里手。因此，对漂流物应来自何方，他根据海风和海流会有一个大体上正确的判断的。

但是，在初次向美洲航行不久，在西班牙和

己发现的中美洲诸岛上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发现美洲并非归功于他的长期钻研和观察，而是完全得益于一次“奇遇”。这个奇遇是说有一艘轻快帆船在西班牙装满各种货物、酒和粮食，开往英国。但是在途中碰上了疾风暴雨和强大的顶风，以至只好长时间地向西航行，直到偶然遇到去印度的群岛。船长上岸后，遇到一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人……当强行把这艘船带来此地的那股风停了之后，他（船长）贮足了水和木柴，仍朝着原来的方向航行，返回的路程长达四、五个月。但因为船上有储备粮，所以他们成功地坚持了下来。尽管如此，得以生还欧洲的只有船长和三、四个船员。据说那船长半死不活地把船开到了马德拉群岛的波尔土—散土岛，被克里斯托弗和他们新婚妻子救上岸，船长和苦海余生的几位船员衰弱不堪，不久就死了。但是船长死前把自己遇险的经历告诉了克里斯托弗，还把他画出来的路线图以及那个地方的地图托付给了克里斯托弗。所以克里斯托弗不但预先知道在什么方位有什么陆地，而且详细地了解如何去那里，甚至对那里情况如何都知道

一些。换句话说，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可不是什么英雄、巨人，只不过是得了便宜才卖乖而已。这个传说经久不衰，甚至有人寻找那位遇难船长的遗骸，尤其是遗产。以至于到了1545年左右的时候，西班牙宫廷史学家不得不把这个传说载入史册，以供后人查证、评说。

这种传说实在是拙劣，不但毫无根据，而且明显充满了嫉妒和中伤的意图。有人之所以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只不过是因为克里斯托弗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体现出了百折不挠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确实感化和说服了很多人，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和后代人都觉得不可理解，不知道他何以如此自信，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于是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许多谣言和猜测、假说。事实上克里斯托弗表现出的坚定态度和过分的自信、高傲并非难以理解，试想一下，一个对圣经和预言虔诚崇拜、毫无怀疑，视之为金科玉律，并且自视为圣徒的人，他的一切言谈姿态在他本人看来不过是在代表上帝，难道上帝不是可靠的吗？一个洞察了上帝预言和上帝种种安排的“圣徒”难道不该因为对自己使命的敬重、负

贵和自豪，而比庸碌无知的世俗人等更加高傲、尊贵吗?

克里斯托弗就是带着这种高傲和尊贵，把他的计划带到了暂时比他更高傲、更尊贵的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面前。

## 葡萄牙是一块伤心之地：我们用不着骗人的外国佬

1484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风尘仆仆，满怀希望地来到了新世界之都——里斯本。

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年轻有为，聪明决断，他在位期间巩固了王权，镇压了反对他的国内封建贵族，同时他积极支持的航海业也取得了成果，非洲海岸将要廓清，金砂、象牙和奴隶已被源源不断地运回里斯本。一个强大的海上霸主、新世界的富翁正处于它辉煌、暴富的前夜。

所以，当克里斯托弗求见茹安二世时，他正是在志得意满的好辰光里，对什么都有兴趣，也都敢有兴趣。在前不久，他亲手在宫里刺死了密谋反叛他的一位年轻的公爵；而且海外财宝滚

滚而来，所以他无忧无虑，无所畏惧，心情极佳。再加上克里斯托弗的富有、小名气，特别是因为他岳母家里的关系，茹安二世便很痛快地接见了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换上他最华贵、最庄重的衣服，手持一卷写有他的航海计划的文件，低着头快步走进殿里。茹安二世端坐在王座上，盯着向他行礼的这个大个子热那亚人："等他抬起脸来，我就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克里斯托弗抬起脸，看着年轻的国王，他发现国王的脸上闪过一丝迷惑和意外，随即被庄严的神色所替代，克里斯托弗心中不得不赞美：正如想象中的有为之君。年轻的国王双目炯炯有神，鼻子极为高挺，薄薄的嘴唇紧抿着，就象上几代国王一样，该表现出威严的时候决不含糊，而且很会表现。要知道茹安二世年纪轻轻便已战功赫赫，不但使他的敌人惧怕，也为新兴的有钱阶层欣赏，因为当时的欧洲既会打仗，又会治人，又会赚钱的国王真没有几个，茹安二世无疑是最出色的。在他脸上、身上体现出的富贵、威严不是装出来的，那种让人一见便忍不住臣服、崇拜，能够给臣民以希望的气质也是实实在

在的。所以克里斯托弗刚见到他时，便由衷地视他为心中的王，他深信能够资助他完成神圣使命的必是此君无疑。

国王也有些出乎意料的感觉，因为近些年来毛遂自荐自称能带来土地财富和上帝的荣宠的投机家多的是，眼前这个外国佬又凭什么能例外呢？凭他的白头发，大个子，还是凭他岳母家里虽然显贵，但远不是最显贵的门第关系？所以克里斯托弗抬起头来，国王看见他那充满刚毅和自信的红脸膛，发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包含着睿智、老练和虔诚般的热诚时，国王既有些因判断失误而自嘲，又有些有所发现的“灵感”，他忽然认为也许这个大个子外国佬会告诉自己一些什么有趣的东西。

国王开了金口：“哥伦布先生，我在宫里听说过您的大名以及您作为一名杰出的航海家所经历的有趣的事和杰出的业绩。事实上我对您的家庭也很了解，您妻子的外公巴托洛梅奥·佩莱斯特莱拉先生因为移民马德拉群岛有功被封为圣多港总督，他出版过很有价值的宇宙学著作；还有您妻子的兄弟……”

“非常感谢陛下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厚

爱，我相信我妻子家里所有的人都会对您说出这句话。可是陛下，现在站在您面前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来见您只不过是为了成倍增加葡萄牙的荣誉和财富，为了上帝对陛下的眷顾而面陈一项计划，而且是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计划，陛下难道不想听听吗？”

国王有些懊恼，这个大胆的外国佬居然如此无礼地打断了他的话。可是这家伙的神态、气质、言语如此富有震撼人心的魅力，洋溢在他脸上的那种超人的自信和虔诚恐怕是极罕见的。国王也觉得在他面前有些不舒服，明知自己是万人之上的君王，却仍然有那种俗气和卑微的古怪感觉，怪哉！国王预感到自己恐怕要屈从于这种魅力，特别是如果这个哥伦布的计划很有诱惑力的话。可是直觉告诉他：这个计划恐怕是真的有不可想象的诱惑力。克里斯托弗已经用了那几个修饰词来形容它：举世无比、史无前例。象克里斯托弗这样仪表堂堂的航海家说出话来恐怕不至于太夸张。

可是国王没有生气，反而有了兴趣。他点头示意克里斯托弗讲下去。

克里斯托弗充满信心地说道：“据我所知，

葡萄牙的远航是向南的，因为土耳其人封锁住地中海东岸，去阿拉伯和印度只能向沿非洲向南，如果能绕过非洲大陆，就可能到达印度。而且，葡萄牙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是这样的。”国王自豪地接口道：“要知道从我的前辈恩里克王子起，葡萄牙人就开始献身于伟大的海外开拓事业，博哈多尔角就是勇敢的葡萄牙船长越过去的。你也没有说错，我们确实在一直向南，好消息都是不断从南边传来的，只要我们绕过非洲，印度就垂手可得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相信整个基督教世界，甚至我们的共同敌人都在密切注意着我们的行动。”

“陛下有绝对的理由为您勇敢的船长们的发现而自豪，作为一名航海家，我也钦佩他们的勇敢。1434 年吉尔·埃阿内斯绕过博哈多尔角，1445 年迪尼斯·迪亚士发现了佛得角大海峡，1482 年迭戈·阿赞布雅发现了黄金海岸，后来在那里修建了圣乔治达明纳要塞，我曾参加过那次远航。现在已经推进得更远了，也许非洲的南端很快就要被发现。可是陛下，沿非洲向南的几十年探险证明这一航路是极其漫长的，而且跨越不同的温度带，会遇上各种恶劣的气候。并

且，在绕过非洲后究竟如何能到达印度，我们没有确实的把握，也许还要花费数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这对于葡萄牙帝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找到另外一条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是必须的，并且我已经找到了它，我现在把它献给您了，陛下。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赐给我们这条新航路象征着他多大的宠爱，也只有这条航路才能引导我们收复圣地，征服异教徒。当然，也只有这条航路能给我们带来数不尽的印度财富。”

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几乎坐不住了：天哪！哥伦布这个大骗子，他居然说会有另外一条航路！另外一条航路当然有，可你想让我装备几百艘战舰去地中海和土耳其人打海战，一直打到红海吗？

克里斯托弗看到了意料中的惊讶、怀疑、甚至不屑，可他毫不气馁：“陛下，我们可以从东向西走，那是一条近路，平安的近路。”

国王的学识并不差，向西航行的想法对于对航海有了解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只不过通常认为行不通而已。于是国王问：“向西航行？据我所知，向西，或者向西南，除了去亚速尔、马

德拉诸群岛外，没有活着回来的，甚至连死着回来的也没有。”

“有的，陛下。勃兰丹岛和七座城岛，任何一张海图上都标有这两座圣岛，肯定有人从那里回来过，它们可以作为去印度的阶梯。况且即使没有这两座或其他的什么圣岛，一次不间断航行也足以平安到达印度，因为从欧洲西岸到印度东岸或者中国、希潘戈（日本）的距离并不太长。我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克里斯托弗把写有计划的文件呈了上去。国王没有急着打开着，他注视着克里斯托弗那坚毅的外表，看着他脸上那绝对自信的神态：不是他疯了，就是我疯了！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非常感谢您对葡萄牙帝国和朕的厚望以及忠诚。我现在无法立即答复您，但请您相信，您和您的计划已经给了我强烈印象。我的顾问和学者们会组成委员会来讨论它的。会见结束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再次感谢您！”

克里斯托弗鞠躬退出。“他说我和我的计划已经给了他强烈印象，”克里斯托弗心里默念：“但只是个强烈印象而已。天知道为了把这计划

变成现实还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上帝啊，为了您的荣誉和您赐予我的灵光，花费多长时间我都干到底了！”

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走向寝宫，他对跟在他旁边的宫廷史学家说道：“你看见了吗？他居然打断了我的谈话。”“是的，陛下，他的确胆大妄为，不过他给了陛下很深刻的印象，对吗？据我看来，象他这样富有感染力的人物确实不多见。但是陛下，您对他计划是否也有同一看法呢？”国王耸耸肩：“我说不清。我想他讲的东西是想象中的，甚至超乎想象，不过我倒是愿意看看他在这卷纸上写了些什么。好了，你可以离开了，我去书房。”

宫廷史学家停下鞠躬，国王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停下，转身对宫廷史学家说：“也许我现在就应当提醒你，如果历史证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英明伟大的，那么在编史时你知道该怎么写最恰当。”

晚上，国王躺在寝宫里他那张热带芳香木料做成的华丽大床上，余兴未尽地回味着刚才的宴会——大量使用东方香料的那种“便宴”。明晃晃的巨烛把他那张年轻的脸照得油光光

的，把他显得又满足、又得意，就象所有年轻有为的国王一样。国王随手抓起克里斯托弗呈上的计划，看着玩儿似的浏览下去。

克里斯托弗站在窗前，连披风都没脱掉，回味着白天同葡萄牙国王见面的每一细节。他推敲同国王之间应答的每句话，甚至当时的神态、动作。最后他断定：国王的话是真的，并非敷衍之辞，他克里斯托弗本人及其计划确实有撼人之处，就连强大的葡萄牙国王也同样能被撼动。接下来的，就是要更加频繁的求见和更强有力的语言的论证了。

国王很快把克里斯托弗的计划浏览完了，他宽容地笑笑，把计划书放在一边：这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外表同他的头脑实在不相符，他的外表具有一切成功的人的特征，坚毅、自信、语有条理而且有说服力，可是他的头脑，哈，象个大幻想家。不可思议的人物！

国王心满意足地合上眼睛，睡着了。

克里斯托弗夜不成寐，月光透过窗子把他的脸划出鲜明的轮廓，白发闪出银灰的光泽，在他脸上罩上了一层凄凉、愁苦。克里斯托弗的心情同他的神色差不多，处于紧张和莫名其妙的

茫然无措之中。在他从小到大的成长中，在他的计划的酝酿过程中，始终有一种宗教上的热情和人格上的坚韧不拔在支撑着他，但是现在，当一切处于悬而未决之时，原来的支撑力立刻显得那么脆弱，克里斯托弗简直不知道是那支撑力在支撑着他，还是他在支撑着那支撑力，一切那么缥缈，那么无望。克里斯托弗不知道这种缥缈和无望是怎么产生的，仅仅是由于焦急的等待和未知的国王的裁判吗？凭着他对自己计划的信心，即使国王的拒绝也不会使他有如此感觉，这个计划的惊人程度已使他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他重新思考着自己的计划，思考每一个细节，从经典中的根据到实际航海考察，从先贤的计算结果到自己计算的结果，这个计划无懈可击，实在无懈可击。那么令他如此不安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要逐渐地被揭开。因为在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夜里，有那么多潜在的事物无法预料，而这些事物将对他以及他的事业产生何等的影响，它们的作用一点点地发挥出来，抬高一位巨人，然后再把这巨人砸在地上。也许这就是使克里斯托弗难以安眠的原因？毫无疑问，在他着手实施他那惊人的计划之时，这

种恐怖的预感会自发地纠缠住他，因为任何一位伟人、英雄，他的事业越宏伟，他面临的最大难题就越严重：被人理解。

克里斯托弗扑到屋中的圣龛前，跪下来，仰望着十字架上的基督：保佑我，为了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为了拯救万民，我必须成功！

几天过去了，宫里仍未有消息传出。克里斯托弗每天不停地跑俱乐部，跑一些皇家支持的学会，希望能得到一些国王对他计划的评论，可是他去过的所有地方对此都一无所知，连他认识的几个内侍都毫不知情。他在数学、宇宙学等学会里倒认识不少人，因为他曾向一些资深会员请教过。几天以后，所有学会都知道有个热那亚人想从西路去东方，有些人引以为笑谈，大多数人不屑一顾，因为许多学识渊博的人一眼就看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计划基于经典著作和传说的成分太多，大部分是空想的推理，特别是关于经度计算上，有勿庸置疑的错误。

克里斯托弗和他们进行辩论，他雄辩的口才和勃发的激情把他的错误遮盖得严严实实，学者们虽然有理有据，但最后竟只能缄口不严，嘿嘿冷笑，不得不在克里斯托弗的热诚和坚毅

精神下屈服，但他们心中却如此不忿：难道凭你的精神就能战胜真理吗？克里斯托弗后来果然没有“战胜”真理，但他发现了“存在”。

克里斯托弗终于等不下去了，他再次请求国王的召见，难道他克里斯托弗提出的如此宏伟的计划竟不值得葡萄牙国王的青睐，而年轻又强大的葡萄牙国王竟如此庸俗，不关心基督教世界的未来，不关心他的百姓和他自己在世界末日的命运吗？

又过了几天，国王答应召见他了。

克里斯托弗发现国王有些漫不经心，这使他很失望，按理一个年轻有为的国王不应该目光短浅，他究竟是因为没有发现这个计划的伟大之处，还是因为别的？

国王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十分感谢您为葡萄牙提出了如此伟大的计划。”国王笑了笑，接着说：“它伟大得超乎想象，甚至令人不敢相信。”他注意地看着克里斯托弗的神色：他显然被激怒了，可又不得不在国王面前克制自己，这个富有魅力的热那亚人！国王心里十分得意。他不容克里斯托弗有申辩的机会，说道：“我钦佩您的头脑与意志，但

您的计划很不切合实际，我无权拿葡萄牙的船只和海员的生命去冒险。”

克里斯托弗的脸看起来更红了，他跨上一步，激动地说道：“陛下，我毫不怀疑您卓越的洞察力，但我也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计划辩护。陛下，人活着有不同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维护上帝的荣誉。我不想做一个平庸的人，我尽心尽力去发现、去完成我的使命，以便为上帝在地上行使他的权力尽绵薄之力。我相信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需要上帝的教化，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我这样的人，我活着就是为了做这样的人，因为这种人光荣、伟大，光辉永存。让我们去征服异教徒，去收复圣地，去奠定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地位。可是我需要帮助。我选择了葡萄牙和您，圣明的陛下，难道您看不出葡萄牙迅速的强大预示着它在未来将要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承担巨大的使命吗？而上帝选择了您作为葡萄牙之王，您不认为这是上帝对您特殊的荣宠吗？您应该意识到您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您不仅仅是葡萄牙王，而且也是基督教新世界的开拓者。我向您提出的计划就是一个开拓的计划，一个为您和葡萄牙争取荣誉的计划。它确实有

大胆之处，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敢于冒险向西越过大洋。然而没有任何一项伟业具有完全平安的保证，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伟业了。您不能因为这是一项冒险的计划而不相信它。您当然有怀疑的权利和理由，但我相信，我多年的研究和航海实践足以打消一切怀疑，真理将在我这一边。给我船，给我人，我就去印度带回新基督教徒和黄金。”

国王好久没开口，显然他受到了感染。但是他的理智仍告诉他：不要感情用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描绘的前景确实足以让每一个国王动心，但轻率的决定也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和耻笑。他沉吟着说道：“好吧，我可以再次考虑您的请求。顺便通知您，您以后可以定期到宫里为您的计划做些说明。”

克里斯托弗如释重负，鞠躬退出。

国王转身对宫廷史学家说道：“您记住，我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可不是因为我相信他的计划，而是无法抗拒他的感染力，相信您也有同感。不过我宁愿他的计划是成立的，谁都可以看出来，他的计划一定实现，葡萄牙就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印度、中国、日本的黄金将是我们

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克里斯托弗多次进宫，向国王及宫廷有关顾问讲解他的计划。在讲解中，哥伦布滔滔不绝地引用各种经典著作的论述，详细地介绍他如何计算出大西洋的不宽的宽度，介绍他多年航海的经验和由此得出的推论。大多数人被克里斯托弗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特别是年纪轻轻而又雄心勃勃的国王充分认识到，克里斯托弗的计划如果成功，那将是任何国王都无法抗拒的诱惑，与其让别的国王抵抗不住这诱惑，倒不如把机会让给自己，失败也好，成功也好，绝对值得去试一试。

国王态度的转变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天，他通知克里斯托弗：他已经下令组成一个委员会，由他们来对他的计划做最后正式的论证。

委员会是由三个人组成的：数学委员会主席迭戈·奥尔蒂斯先生，宗教骑士团团长罗德里克，宗教骑士团团长约瑟夫（兼任御医和星相家）。三个人奉命对克里斯托弗的计划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考察和辩论。

在这期间，国王又几次召见克里斯托弗，开

始询问如果委员会论证通过，将如何拟定协议条款的问题，即国王与克里斯托弗之间开始初步的讨价还价。克里斯托弗毫不犹豫，信心十足地把自己的要求开出一长串清单：要求担任新发现土地的海军司令（上将）、钦差和总督；享有与职位相符的包括民事、刑事判决在内的任意处分权；职位世袭；领取相应皇宫薪金；在新土地上的一切收益与国王分成……国王看了之后不太愉快，因为克里斯托弗的胃口太大了！当司令、钦差、总督可以，官职世袭可以，领薪金也可以，但想与国王分享印度的黄金？绝不可以！

但克里斯托弗振振有辞：他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他克里斯托弗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与巨大的预期收益来比，这点付出算得了什么？况且有些要求是有先例可查的。国王未置可否，决定等委员会拿出结论再说。

不久以后，委员会拿出了初步的结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因为他的计划的重要根据之一，是当代地理学家托斯坎内里的话“在陆地上从里斯本向东测量，已知大

陆包括整个地球表面的230个经度”是不正确的。向落日的方向只需走120个经度的路，就到了印度，那也是不可能的。会上人们认为，从欧洲最西端到亚洲的最东端不少于1万海里。就算托斯坎内里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对的，就算距离少一半的话，即使是用当时的中速轻快帆船，在最佳的天时条件下，航行到那里无论如何也得3个月。而且天晓得，不知道风向和流向，附近有无可以停靠补给的岛屿、陆地，这般的游历会有何等结局。客观地说，葡萄牙专家们的意见是公正的，如果不是因为发现了美洲，哥伦布的整个探险队将变成海上漂浮的棺材。国王也认为专家们言之有理，他把克里斯托弗的条件大致谈了一下，征求意见。大家立刻面面相觑，这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简直是疯子！他以为自己是葡萄牙亲王吗？国王心中对这个计划尽管难以割舍，但面对学会委员们的权威性结论，不得不做出让步：虽不立即拒绝克里斯托弗的计划，但必须做长期论证的打算。

于是克里斯托弗真的被“拖”起来了。不停地辩论，不停地写信，不停地寻找可以依靠的位高权重者来对国王施加影响……几个月很快过

去了，克里斯托弗疲惫不堪，心力憔悴。

成果并不显著，因为葡萄牙学者们的结论不论怎样也都会比一个外来人的疯狂想法可靠得多。本来，克里斯托弗是一个时运渐升的葡萄牙小贵族，但现在，他再清楚不过地感受到了自己是一个外乡人，一个流浪者。

就在葡萄牙国王迟疑不绝，克里斯托弗计划搁浅、前景渺茫的时候，厄运降临：克里斯托弗的妻子费丽帕·德莫尼斯去世了，给他留下了5岁的幼子迭戈。克里斯托弗痛苦不堪，不但由于爱妻的去世使他失去一向支持他、帮助他的亲人，同时失去了母爱的幼子令他联想到他的计划，同样是无人问津，仿佛孤儿一般无所依靠。

为了实施西航计划，克里斯托弗几乎已经停止了经商，在交际上花去了大笔的积蓄。然而葬礼是不能寒酸的，纵然以后受穷也要让爱妻在天之灵安息，并以此作为对其长期最无私的关怀的感谢和纪念。

葬礼过后，家财几乎散尽，甚至不得不借债了。岳母家里因女儿的去世和近年来克里斯托弗在里斯本"疯名远扬"而有些疏远。克里斯托

弗独自照料年幼的儿子，既显得笨拙，又显得凄凉。只有胸中的一团火还在燃烧着他，除了继续西航，再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有些受宠若惊似的，他坚信：这是成功和发达的前兆，是上帝赋予他使命而对他进行的考验，只要他坚持下去，对上帝的信仰不渝，他早晚会得到他的荣誉！

下一个“考验”接着来到。1484 年，葡萄牙向非洲的黄金海岸派出了一个探险队，其中一个船长叫做第奥古·坎，他在越过南纬 1 度后向东南航行了大约 700 公里，发现了刚果河口，他又向南航行了 2000 公里，沿途立碑为记，一直到达地处南纬 20 度线的西南非洲地区。消息传到里斯本，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现在胜券在握，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计划立刻被置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事实上已被抛弃了，国王及其顾问被南方传来的好消息吸引了全部注意力，根本无暇理睬一个外国佬的冒险计划了。

克里斯托弗只剩下最少的希望了：向国王再递奏折。

很快地，奏折被驳回了。葡萄牙正式表示拒绝接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计划。

历史证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了被亿万后人敬仰的巨人，葡萄牙对他的拒绝无疑为自己抹了黑。

但这对葡萄牙是不公平的。试想克里斯托弗向葡萄牙所要求的事情，有哪样是葡萄牙国王自己不能办到的呢？

绕过非洲去印度的航路转眼就会开通，为什么要冒险向未知的西方航行呢？

国王手下有数不清的杰出领航员和老练的航海家，为什么要花费巨大的报酬去资助一个外国人呢？

这样的理由显然是成立的。没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葡萄牙照样成了首屈一指的大帝国。这只能怪克里斯托弗运气不好，他的宗教热情与葡萄牙成功的航海业前景相比，显得太渺小了。对葡萄牙此举的评价，除了“可惜”二字外，似乎不该加以指责。

克里斯托弗立刻陷入了绝境，计划完了，钱没有了，债主开始逼上门来。原先期待着克里斯托弗发大财的债主们，象豺狗一样扑向无助的

猎物，甚至有些人扬言要用他的命来抵债。

葡萄牙住不下去了，也不必住下去了，这个滋养了他的才能和计划的国家，不再需要他了。

克里斯托弗走了。

他去西班牙。

## 西班牙更是一块伤心之地：圣徒发现了救世主，而救世主将给圣徒以磨难

在1484年最后一天的夜里，克里斯托弗越过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界，怀里抱着他的5岁的儿子迭戈。越过边界一刹那的心情实在难以描绘。葡萄牙，它几乎赐给了克里斯托弗一切，却把最后的机会留在了手里；它把创造和发现的激情注入克里斯托弗的心田，同时也注入了绝望和被抛弃的感觉。到另一个国家去实现自己的计划是不是有着背叛和报复的含义呢？这使克里斯托弗心绪复杂。不管怎么说，路只能这样走，谁知前路还会有何种艰辛呢？

夜幕沉沉，已经踏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了，这一瞬间的感觉却和踏在葡萄牙的土地上没什么两样。克里斯托弗心中本能地起了不祥的预感，

这没来由的预感使他愤怒，他几乎想挥拳大叫：“这里是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克里斯托弗会如愿吗？

这要看西班牙愿不愿意了。

西班牙有让他如愿以偿的实力。事实上，对在西班牙的哥伦布的未来成就说来，客观条件比葡萄牙更有利。

在叙述克里斯托弗在西班牙的经历以前，我们有必要谈一谈西班牙当时的状况，以及它为克里斯托弗未来的航海提供了哪些条件。最首要的条件是，早先有限的西班牙王权在15世纪最后25年得到了加强。比利牛斯半岛上最大的两个国家是卡提蒂莱和阿拉贡。1469年，卡斯蒂莱女王伊莎贝拉嫁给了阿拉贡皇太子斐迪南，10年之后，斐迪南成了阿拉贡国王。这样，两个最大的国家事实上已联合起来，统一的西班牙诞生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有力地加强了西班牙王权。首先在1479年，就是统一的西班牙诞生的那一年，同葡萄牙签订了《阿尔卡索瓦夫斯和约》，结束了与葡萄牙长达百年的边界冲突；然后，国王夫妇与新兴的第三阶层——城市

资产阶级结盟，打垮了不驯服的贵族和大封建主。信天主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陛下变得无比强大。西班牙以一个西欧强大的统一国家走上了世界舞台，开始了海外扩张时期。

同葡萄牙一样，也同西欧其它国家一样，西班牙国内封建主义正处于崩溃瓦解阶段，大城市相继出现，与非欧洲国家的商业贸易蓬勃发展。通用的交换手段是金钱，对金钱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因此西班牙同整个欧洲相比，对黄金的追求更为强烈，这激发了对印度的渴望，因为自古以来就传说印度有取之不尽的黄金。

向海外扩张不仅是王国政权本身的利益所致，而且也是王国政权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城市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利益所致。资产阶级极力想扩大原始积累的财源，羡慕邻国葡萄牙人在海外扩张中所取得的成就。而天主教则极力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偶像崇拜者的国家里去。为了占领偶像崇拜者的印度，西班牙贵族集团必须提供军事实力，这不仅符合西班牙贵族阶层的利益，同时也符合贵族阶层的主要敌人——国王的专制政权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

1492年初，西班牙攻占了比利牛斯半岛上最后一个摩尔人国家格拉纳达，不但结束了西班牙本土上与摩尔人连绵不断的战争，也结束了数千个占据着领地的小贵族之间的战争。现在这些人已经无事可做了，他们成了专制主义和正在蓬勃发展的西班牙城市的危险分子。国王不得不与城市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对贵族强盗集团进行殊死斗争。国王夫妇必须摆脱这些不安分守己的分子的捣乱，必须为西班牙占有领地的小贵族所聚集的力量找寻出路。对于国王和城市，对于宗教和贵族来说，最能获利的出路就是海外扩张。而国王的国库，特别是卡斯蒂莱的伊莎贝拉的国库常常因为对摩尔人的战争耗资巨大而空无一物（因此只能在对格拉纳达的战争结束后国王夫妇才有精力和钱财资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计划，哥伦布为此在西班牙等了6年)。对亚洲国家的海外扩张预示着给西班牙君主们带来神话般的利益。西班牙的贵族阶层不但梦想在海外夺得领地，而且还梦想夺得中国和印度的黄金和珍宝，因为大多数贵族债台高筑，深受高利贷的盘剥。

所以国王、贵族、资产阶级追求利润，天主

教追求宗教的势力范围（当然也追求利润），两者在战胜摩尔人，统一西班牙后，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宗教的胜利——基督教对摩尔人的伊斯兰教的胜利，使西班牙站在承担开拓欧洲基督教新土地的重任的前列，因此神权的力量更激发了海外扩张的狂热。

西班牙海外扩张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西班牙所具有的足以与葡萄牙媲美的航海传统。以臣民加隆泰人为代表的阿拉贡王国具有既有经验又勇敢的善造船舶的人民。从这里曾开始了向非洲大陆的航行。在马利奥尔卡岛上老早就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宇宙学中心。在13世纪，在争服者雅可夫时代，加隆泰—阿拉贡船队控制着地中海的大部分。1217年起为卡斯蒂莱国王的斐迪南三世也创建了装备精良的强大船队，借助于这个船队，夺取了塞维利亚，把摩尔人的地盘局限在格拉纳达王国，从而在收复失地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斐迪南三世由于向外商提供了很大特权，因而能从所取得的胜利中捞到好处。由于赚钱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整个周围地区都繁荣起来了。1371年，卡斯蒂莱的帆桨大船首先于

船舷上装备了大炮。在15世纪下半叶，和葡萄牙之间开始了争夺西非宝藏的角逐。

西班牙派了25艘轻快帆船，从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黄金海岸满载而归。但是在葡萄牙海边，这些船被缉私船抓住。只有1476年3月1日西班牙人在托罗附近陆地上的胜利，才使西班牙舰队获得了自由。这次胜利为前文提到的《阿尔卡索瓦夫斯和约》的签订创造了条件。根据这个和约，葡萄牙巩固了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非洲西海岸以及向南所发现的非洲土地。西班牙只获得加那利群岛。它们的作用只能在将来才看得出来。它们成了去美洲中途的转运站，这个转运站在血洗中南美洲时期的初期阶段、讨伐印第安部落的“安抚”远征以及后来对在美洲发现土地的大规模殖民化是必不可少的。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西班牙的上述情况显然理解不深，否则他就不会先去葡萄牙了，所以，当他怀着一颗充满失落感的心来到西班牙时，却不知道自己来得正是时候。尽管他又等待了6年，但他毕竟等到了结果，如果在另外任一个国家，他肯定不会等到任何类似的结果。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象西班牙一样，恰巧因为国土的统一、王权的加强等原因而及时站在海外扩张的前沿，使克里斯托弗可去选择他为之服务的对象。葡萄牙起步过早了，不需要外国人克里斯托弗的计划，也不需要象他一样的外国海员；另外一些国家如英、法又起步晚了，不可能也没实力对克里斯托费的计划感兴趣。只有西班牙，是唯一、也是最合理的选择。

在越过葡西边界的第二天中午，克里斯托弗领着迭戈来到韦尔瓦城。孩子的姨妈住在这里，克里斯托弗觉得在向西班牙王室争取资助的、很可能是同在葡萄牙一样艰苦的日子里，把孩子交给姨妈比较稳妥，可以免去他的后顾之忧。

当他们一踏入这城市附近的地区，就被这里的风景迷住了：美丽的汀托河和奥迭尔河流过长满意大利松的沙丘，注入萨尔捷斯河。多水多树使这里格外清新怡人，所以当克里斯托弗看见一座如在风景中的修道院时，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打算休息一下。

这天，圣芳济派的玛丽亚—德—拉—拉比达修道院的修士们在中午时分看见一个白头发

红脸膛的大个子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拿着简单的行李大步向他们走了过来。这大个子穿着破旧的，然而曾是华贵的衣服和斗篷，黑斗篷随他的步伐左右飘荡着，衬得他既英武又高傲，满是风尘的脸上，高高的鼻梁毫不客气地高挺着，深陷的眼眶里，一双鹰目透着深邃、孤傲，还有一丝哀愁。

见多识广的修士们很客气地把他让进来，殷勤地奉上午餐，还有一大缸子酒，并且在烧得暖暖烘烘的厨房里为父子俩铺好了两个床位。克里斯托弗很感激，舒舒服服地休息了。

晚饭后，克里斯托弗坐在烛影里，默默地思考着下一步如何安排，这时一个人向他走了过来，轻声招呼他。克里斯托弗先是听见一句慈祥的问候，然后他抬起头，又看见了一张充满笑容的老年人慈祥的脸。老人穿着干净合体的黑袍，挂着十字架，脸上的笑容堆积出一道道看起来很顺眼的皱纹，他正用和蔼而智慧的眼光注视着克里斯托弗。

"你好，我的孩子。我是拉比达修道院的院长胡安·佩雷斯。十分欢迎您这位尊贵的客人。噢，可爱的小家伙，是你的儿子？"

"是的,"克里斯托弗苦笑了一下:"不过我象是很尊贵的客人吗?"

"噢,上帝造就尊贵的人可并不一定要给他穿华丽的衣服,因为他自己也扮过乞丐。是意大利人?"

"热那亚人,我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那么您是背井离乡了,哥伦布先生。听我说,我老了,没什么别的奢求,掌管修道院后,只是尽量地帮助别人,以使我的灵魂将来能在天国安息。特别是遇到我感兴趣的人的时候,有的人一眼看去就使我产生好感。请原谅我的坦率,如果您是第一次来西班牙,我可以为您介绍一些事情,对您会有帮助的。"

老人坦率的谈吐使克里斯托弗十分感动,他微微鞠躬,然后大致谈了一下自己在葡萄牙的经历以及来西班牙的目的。

老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您的计划实在令人吃惊;我也很同情您在葡萄牙的遭遇,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也很钦佩您的勇气和坚毅,一个人为了他的事业从富翁变成穷汉但仍能坚持不懈,这实在少见。我想您的个性肯定会使您成为伟人,但现在需要的是改变

您的命运。这也许用得着我，我曾经是卡斯蒂莱女王伊莎贝拉的忏悔牧师，介绍您认识女王和她身边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很容易。我不大懂地理学和航海学、宇宙学，我这方面的知识都是从圣经里知道的，既然您的计划源于圣经的地理学论述，那想必会成功。就这么说定了，我帮你的忙。”

克里斯托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运这么快就临头了？

老人在那里沉吟着，象是有什么话难以启齿，最后他终于问道：“您向葡萄牙王茹安奥二世面陈计划时说您是为了上帝，为了履行神圣的预言？”“是的。”“那么您和达官贵人们、和专家学者们也是这么说的？”“是的。”“那么您在葡萄牙为您的计划奔波时，除了上帝您从未提到过别的？比如说，黄金。”

克里斯托弗有些不解：“那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到了中国和印度、希潘戈，一切都是我们的。”

“不。克里斯托弗，我认为这是你的失误之处。多少年来欧洲的黄金外流严重，全欧都在疯狂地到处找金子，国王、贵族、城市商人，还有

他们支持的探险队、军队，都在找金子，冒牌的炼金术士到处都有。航海怎么能例外呢？除了新的土地，就属黄金重要了。宗教目的固然是必要的，但几十年来我亲眼看见人们打着宗教的旗号四处搜刮黄金珠宝，宗教的胜利若无黄金作为战利品和证据，那么即使是教皇脸上也不会充满笑容，这你承认吗？有多少人被这些宗教上的胜利的假象迷住了，甚至把寻找黄金同宗教目的混为一谈，却忘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找黄金。我相信您的计划和您的风采使葡萄牙宫廷内外无法忽视，但您比一般人强烈得多的宗教上的虔诚，特别是您对黄金谈得过少，而且要求的报酬太高，使您显得很特别。当然，您的计划如果成功了，黄金会得到的，但您这种姿态会使他们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怀疑您是否会为了宗教目的而使远航收益微薄。他们当然不会明说，但他们心里肯定会这么想。除了客观原因外，我想这是葡萄牙不能接受您的原因之一。”

克里斯托弗有些茫然，胡安·佩雷斯院长这番话是他不曾想过的。回想在葡萄牙的日日夜夜，想想那些辩论、慷慨陈辞，他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发傻，仿佛被耍弄了似的。

院长走了，可是他的话却唤起了克里斯托弗对黄金的欲望。他想起父亲操劳、贫穷的一生，那是他不堪回首的；想起十几年前服务于热那亚商行的多次航行，体会到了黄金对欧洲的价值；想起在葡萄牙成功的经商，黄金使他过上了贵族般的生活。而现在，在为了他的计划付出巨大代价后，他几乎变成了无人理睬的穷汉。是啊，到印度去固然是为了上帝，但何尝又不是为了上帝的俗世臣民呢？国王、贵族、商人、神职人员，他们所领导的基督教世界不就是靠黄金来维持、运转的吗？对黄金的争夺不也就是对异教徒的斗争方式之一吗？克里斯托弗在激动平息后，发现自己对黄金的想法同国王商人们好象也没什么区别，看来是长期沉缅于计划的可行性问题把自己对黄金的欲望压抑住了。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彻夜未眠。早上起来，他却感觉自己象脱胎换骨一般轻松。他铺开纸，十分真诚地写道："黄金无孔不入。它产生宝藏，谁有了黄金，谁就能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黄金甚至能把堕落的灵魂送到天堂里去。"

胡安·佩雷斯院长说话算数，他先让克里斯托弗把小迭戈留在修道院里由他负责教养，

克里斯托弗感激地同意了；然后他就领克里斯托弗去结识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圣芳济僧团塞维利亚区的圣物保管人安东尼奥·德马切纳。德马切纳除了宗教活动外还从事宇宙学的研究，他的话对西班牙宫廷还是能起些作用的。听了克里斯托弗的讲述之后，他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答应帮忙。于是，热那亚人又朝目标迈进了一步。

由于胡安·佩雷斯院长和安东尼奥·德马切纳的说项，克里斯托弗来到了梅迪纳西顿公爵恩里克·德古斯曼的府邸。公爵对克里斯托弗的想法极为感兴趣，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些无知，另一方面被克里斯托弗所描绘的动人前景诱惑得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刻伸出长手跨过大西洋把东方的黄金珠宝全抓过来。公爵位高但未必权重，象他这样的大封建主早就成了西班牙国王的敌手，女王伊莎贝拉为了建立地域上、政权上统一的西班牙帝国，无情地打击大小封建贵族，使他们服服贴贴，不敢出声。贵族们当然又怕又恨，因此如果能在金钱上取得优势，那么国库空虚的伊莎贝拉的朝廷很可能会沦为贵族们的阶下之囚。纵使一眼能看出克里斯托

弗的计划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公爵大概也不会立刻拒绝，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应该把握住的机会。遗憾的是，当时西班牙正忙于对摩尔人进行“收复国土”的战争，因此在时间、金钱上都不可能立即进行资助，公爵只好唯唯诺诺，且让克里斯托弗在自己府里安顿下来，并赋予他一些工作和薪金。

克里斯托弗毫不失望，反而就此看出了自己的希望。既然公爵不可能马上出钱，那么找别人试一下也未尝不可，总之象他这样的每个大贵族都会支持他的。克里斯托弗就去德—圣玛丽港的行政长官、安达卢西亚的贵族路易斯·德拉谢尔德先生那里碰碰运气。他也象德古斯曼一样，拥有自己的船队。看起来，成功已经指日可待了。

不料，公爵却突然改变了主意，确切地说，是他突然“醒悟”过来了。

其实神父们把克里斯托弗推荐给公爵，再由公爵向女王请求批准是极为失策的，对计划的实施毫无益处。事情明摆着：女王伊莎贝拉根本不想批准这个行动，因为如果这个行动得以成功，势必使她的政敌们——大封建主发财致

富，并使他们的政治影响得到增强。公爵也猛然醒悟：王家对其臣民这种独立完成的壮举将会采取何种态度，同追求中央集权的国王商行作斗争将会取得何等惨痛的经验教训（他已经领教过了）。于是公爵对克里斯托弗及其计划的态度就不敢过于明朗了，虽然他曾向伊莎贝拉女王请求批准这个计划并由自己出资组织船队，但现在他却只能看女王的眼色。

女王的眼神一向尖利，她高高在上，对脚下臣民的行动一清二楚。她可不想让与自己做对的公爵变得比自己有钱有势。于是她下令让克里斯托弗去她和斐迪南国王在科尔多瓦的官邸。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兴高采烈，他的计划已上达天庭，看来远航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1486 年初，克里斯托弗到了科尔多瓦。可不知什么原因，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竟没有等他，去马德里了，克里斯托弗只好留在科尔多瓦耐心等待。

在这里，他碰上了两个对其生活道路有巨大影响的人。

头一个是皮耶德罗·德门多斯，他是西班

牙的红衣主教和头号大臣，对帝国的所有决定都有一定影响，所以宫廷里和民间背地里都叫他“第三国王”。“第三国王”象国王一样地耐心地听了克里斯托弗对其计划的描绘之后，对东方的黄金世界大为动心。他逢人便说这个热那亚人的计划值得考虑，这些意图同圣经并不矛盾，因为圣经是这些意图的来源和注解。听者纷纷对“第三国王”点头称是，特别是一些城市资产者和贵族都真心地“以为然”。对克里斯托弗来说，再没有什么能更让他兴奋了，“第三国王”的话不就意味着最高阶层对他的支持吗？

好运接踵而来。克里斯托弗又结识了另外一个人物：20 岁的金发美女贝特里丝·德阿拉娜。这位美人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将要经历的最困难的几年里成了他的忠实伴侣。但是，克里斯托弗居然没有娶她为妻。至于原因，是因为她只不过是个在她亲戚家长大的葡萄园主的孤女，在未来的“印度总督”看来显然太不门当户对了。在蓄养情人是合法的社会生活现象的时代，谁也没有谴责这位热那亚人。我们也算是从这一侧面了解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自己的计划和将来的发达有多么的自信和执著。然而

克里斯托弗毕竟是爱她的，1488年8月15日，贝特里丝给克里斯托弗生了第二个儿子——费南多。

除了一些充满奇妙色彩的传说外，人们关于这位美女所知不多。唯一知道的有两件事：一是克里斯托弗使贝特里丝的亲戚在宫廷里取得了较有影响的地位；二是克里斯托弗临终之际对她念念不忘。在遗嘱里，他请求其财富和封号的继承人、他的长子迭戈对她加以关照："贝特里丝·德阿拉娜，是我儿子费南多的母亲，应该升格，与她的地位相称，以便她过上受人尊敬和富足的生活，因为我在许多方面多亏了她。我这样做是为了从我心上卸下沉重的包袱，使良心得到安静。心灵和灵魂的愧疚使我痛苦不堪。"

由此可见，克里斯托弗为了保持实现计划后将获得的尊贵与荣耀，不惜让自己深爱着、并且从她那里获得了艰难岁月里的支持的女人始终处于卑微的地位，直到将要去世。

在情人的陪伴和对达官贵人们的承诺的热望中，克里斯托弗等到了国王一家回到科尔多瓦的消息。

这时已是1486年4月西班牙初夏的天气

了。克里斯托弗被天上的太阳和心中的火焰同时煎熬着，能够解救他脱离这苦难的国王夫妇迟迟不召见他，克里斯托弗只好一再地祈祷，坚强地承受着上帝对他的考验。

考验终于结束了。一天，克里斯托弗接到命令，国王夫妇将在5月1日接见他。克里斯托弗"扑通"跪倒在圣像前，泪流满面……

克里斯托弗行了礼，抬起头，他的第一眼不自觉地扫向王后伊莎贝拉，他的心立刻嘭嘭猛跳起来：天啊，真是个天使，是保佑我的天使。王后确实迷人到了令克里斯托弗呼叫天使的地步，她体态匀称，外貌俊美，身体修长，面孔白皙，一头金发。天主教的熏陶和大权在握在她身上统一起来，反使她显得谦虚和蔼，妩媚动人。克里斯托弗早就听说伊莎贝拉王后公正、宽厚、富有正义感，而且极有主见，笃信上帝，所以心中早就描画好了一位"伊莎贝拉天使"的圣像，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使他内心确信：王后伊莎贝拉将是最终能帮助他实现理想的人。天幸今天王后的真实面孔与他心中的天使圣像正相吻合。克里斯托弗觉得上帝已经显灵，指示他苦日子到头了。

克里斯托弗几乎忘了看一眼王后身边的国王——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在王后的风采掩映下显得黯淡无光，正坐在那里紧皱眉头呢。

王后伊莎贝拉宽厚大度地开始向克里斯托弗提问，国王斐迪南则几乎不出声，因为他对所有忠臣信徒都是依据其政治声望来进行估价的，克里斯托弗显然没什么政治声望，所以国王本能地产生了不信任感。再说他是以西班牙土地上的小王国阿拉贡王国的国王身分登上西班牙土地上的最大王国卡斯蒂莱的王座的，所以对他以为是卡斯蒂莱范围的事务带理不理，几乎全由伊莎贝拉处置。现在他就对对付付地听着克里斯托弗的陈述。所以克里斯托弗干脆把王后伊莎贝拉当成了唯一听众，总之一切靠这位天使了。

从他产生向西航行的念头讲起，一直讲到他对上帝和基督教事业的热忱，所有的论据、所有的材料，他尽可能详细地罗列出来。

王后出神地看着他，不时插上一句颇关痛痒的话，克里斯托弗马上就论证一番。没等所有的东西讲完，克里斯托弗就知道：王后已经全面、深刻地了解了他的计划，余下的只是裁决罢

了。他同时也相信，他对自己使命的满腔热忱和绝对信念，令王后十分青睐，这在胜利的天平上又增加了砝码。

觐见终于结束了，王后照例表示感谢克里斯托弗对西班牙宫廷的信赖，却对他的计划没做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评价，就离座走向后面。剩下克里斯托弗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还没有从刚才雄辩的激情和对王后的狂热的信仰中恢复过来，等到他走出宫廷的时候他才隐隐觉得：苦日子——漫长煎熬中的等待恐怕还未结束。现在只有祈祷和希望了。

王后并不是一位天使。

她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感觉敏锐，具有高超的外交手腕，善用计谋。她极有主见，不轻易为人左右。她当初大肆散布她姐姐胡安娜是私生女的谣言，才坐上卡斯蒂莱女王的宝座。与斐迪南联姻后，虽然成为王后，但始终大权在握，独揽分派高级僧侣职务的权力，并创建了一支常备的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不象以前那样到了冬天就解散。然后她就设立宗教裁判所、打击异己，并且把国家力量全部投入了对摩尔人的战争，准备一统西班牙王国。

这样能干的女强人不可能是一位天使。因为她不可能由于受到克里斯托弗宗教热情的感染就毅然决定资助他向西航行去征服基督教新世界。她的头脑里第一位是王权和黄金，第二位才是上帝，与她表面正好相反。

首先，邻居葡萄牙人在航海上，特别是在向南的探险上还居于领先地位，在同摩尔人打仗的时候去和葡萄牙争夺海上利益显然是不明智的；其次，同摩尔人的战争耗尽国库里最后一个金币，根本没有余力去资助一次耗资巨大的远航。然而对摩尔人即将到来的胜利使王后好高骛远，克里斯托弗描绘的征服印度的前景不论在宗教上还是在金钱上都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对摩尔人的战争结束之前，克里斯托弗这个可能的"宝物"可不能轻易拒之门外，抛之荒野。于是王后巧作安排，把他悬了起来。

王后的高明就在于一边把克里斯托弗晾在一边，一边使他心中不以为忤，反而充满希望和感动。女王把这个计划交给自己的顾问们去审核，至少让克里斯托弗觉得自己未被拒之门外，然后王后命令撤去了克里斯托弗在德古斯曼公爵处的任职，把克里斯托弗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1486年初夏，即第一次觐见结束后不久，克里斯托弗的计划在科尔多瓦开始接受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审核，负责人是王后伊莎贝拉的忏悔牧师埃尔南，后来改为萨拉曼卡。王后给克里斯托弗一笔不太多的年金，如果他手头过于拮据，王后就会有随函来保证他随便吃住。总之，吃不饱，饿不死，绝对无所作为。这对克里斯托弗真是沉重的压迫，令他在希望与绝望、痛苦与欢欣中上下颠簸，挣扎无力。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呆在离宫廷不远的地方，随着宫廷按季节迁移，躲过了一次鼠疫，还参加了几次对摩尔人的围城战。

在委员会那边，一致的意见很快就达成了，但迟迟不正式发表。委员会成员们发现了计划中的漏洞：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地球在月亮上的影子是圆形的观测，计算出克里斯托弗认为印度很近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即便是他的宗教热情和对自己使命的信仰也没有使反对者们感动，他们提出一个要命的问题：谁对后果负责？于是人们沉默寡言，克里斯托弗的计划等于被扼杀了。他不知疲倦地去拜谒宗教和非宗教界的达官显贵，有许多人被他争取过来了，可许多人嘲笑他是个幻想家。

克里斯托弗终于疲惫不堪，无力再奔波了，失望压倒了他，西班牙大概也不会接受他了。

**他无家可归，栖息在一个破旧的修道院，在祈祷中度日。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弟弟身上**

就在此时，葡萄牙宫廷突然对他感兴趣了，茹安二世向他提供护卫。1488 年 12 月克里斯托弗返回了里斯本。

这真是祸不单行，里斯本之行成了一次沉重打击。刚回去不久，一队憔悴不堪的英雄进港了，领头的是迪亚士。迪亚士在 1487 年出发沿非洲东岸向南寻找印度，发现了非洲最南端，茹安二世将那里命名为好望角。向东航行到达印度的大门钥匙已经被葡萄牙国王拿到了。

在港口欢呼的人群中，克里斯托弗傲岸地挺立着，可他的心几乎要碎了，迪亚士的成功使他难以自持地嫉妒，同时也深深地绝望，葡萄牙再也用不着坚持向西航行的他了。

克里斯托弗无家可归，只好重回西班牙。

这时的他已如流浪汉一样，一贫如洗，除了

一个不能取信于人的计划外一无所有。1489 年5 月，伊莎贝拉王后又召见了他，可是他目前的处境使王后产生了轻蔑，于是不了了之。克里斯托弗只好参加军队同摩尔人去打仗，这是目前他唯一能做的事了。

这一天，两个着装怪异的基督徒出现在包围摩尔人巴斯要塞的西班牙军队中，国王夫妇正在那里。一会儿功夫，全军传遍了：耶路撒冷圣地来了使者。

克里斯托弗敏感而又迫不急待地跑了过去。

使者是耶路撒冷灵柩教堂的主持长老和一名圣芳济派修士。他们已去过教皇那里，教皇打发他们来找西班牙国王夫妇。原来埃及苏丹要这两名使者转告，如果西班牙继续攻打摩尔人的话，他就要毁掉一个圣者的坟墓，并且惩罚所有在他领地上的基督徒。

克里斯托弗义愤填膺，同时他也为这样一个机会的来临感到庆幸，他大声疾呼：他要从印度运来把耶路撒冷从异教徒统治下解放出来所必需的瑰宝。国王和王后根本不为所动，无论是埃及苏丹的恫吓还是克里斯托弗的许诺，都不

能阻碍国王夫妇首先实现统一西班牙的雄心：西班牙将要夺取摩尔人最后一个大城市格拉纳达。

1490年，王后的顾问们组成的委员会做出了判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向西航行到达印度的计划是不可行的。理由是西方的海洋大概是无法渡过的，因为去那儿的旅程要3年左右，即使到达那里也不可能返回。在创造了世界之后过了这么多年，还希望找到尚未发现的土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圣者奥古斯丁已经证明，地球的大部分被水所覆盖。

这一判决把克里斯托弗的前半生送进了炼狱。

然而他也无法走出西班牙了。委员会的判决同时也掐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没什么人再肯给他钱了。

在一个破修道院里，克里斯托弗找了个栖息之地，在祈祷中度日。他现在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他的弟弟巴托洛梅。巴托洛梅在1488年底，也就是克里斯托弗上次返回里斯本的时候投奔英国，两年后又去法国，为他哥哥奔走呼号，可是至今毫无结果。

这一天，帕洛斯城的拉—拉比达修道院的修士们又看见克里斯托弗走进来。6年以前，这位高大英武的流浪汉把儿子留在这里，去西班牙宫廷为自己的使命奋斗；6年后，他一事无成，比以前更加一贫如洗地回来了，要同他的儿子告别离开这伤心之地。他的儿子迭戈已经在修士们的监护下长大了，克里斯托弗抱着他苦泪纵横。

曾经在6年前帮助过克里斯托弗的佩雷斯院长出现在他面前。当他得知克里斯托弗即将离开西班牙的决定时，立刻又激又恼，他以上帝的名义大声谴责克里斯托弗对上帝不够信任，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前就失去信心倒下了。末了，他又小声地劝慰他："不要紧，我会想方设法请王后再次接见你的。另外，你应该寻找民间的支持，而不能只把目光放在国王身上，我会给你引见一位有权势的船主和航海家马丁·阿隆李·平松。"

克里斯托弗的眼前又出现了一丝希望，不管怎么样，先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再说。

"好吧，我留下。"

1491年7月，王后伊莎贝拉寄给克里斯托

弗一笔钱，以便让他穿戴得象个样子。

王后驻跸在摩尔人的格拉纳达城外西班牙军营里。克里斯托弗穿过一队队手持弓箭、长矛、火枪的西班牙士兵，走向王后的大帐。军营里喧嚣震天，因为对格拉纳达的几个月围困就要以胜利告终了。

克里斯托弗对这一切似乎无动于衷，因为他的脑子里正想着另一件事：他的弟弟巴托洛梅从法国传来口信，他的计划已得到法王妹妹的支持。克里斯托弗对令他绝望过的西班牙不那么看重了，对这次召见也觉得无所谓了。意料之中，只不过是另一次推搪和拒绝罢了。

大帐里的王后伊莎贝拉脑子也没在克里斯托弗身上，仗打完了，胜利了，该想想怎么举行一个令基督教世界轰动的庆典了。

克里斯托弗进来了，对彼此的不在意都不在意。克里斯托弗背靠法国，有恃无恐。他历数了自己受到的侮慢和拖延——那伤了他的自尊心，贫穷伤了他的身体。然后表示他仍希望尽量能为西班牙宫廷效力。他再次陈述自己的计划之前，他破例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想成为贵族，得到总督职位，成为他所发现的全部土地的

总督，得到大西洋海军上将的封号。他还指望得到将来所得的全部财富的1/8，国王在新发现的土地上经商或其他事业收入的1/10，指派他审理那里的所有冲突和纷争。他的封号、爵位和权力应该传其后代继承。

这个热那亚人热衷于名号和爵位，这是时代的要求。在收复失地的战争中，西班牙君王把贵族头衔赐给特别杰出的臣民，在这个空无所有的国家，一个长期无支付能力的王室，这恐怕是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了。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妄自尊大的社会，一个人，况且是既没有响当当的爵位、又不是贵族的形迹可疑的外国人，只凭一纸被视为幻想的计划怎么能站得住脚呢？

王后对此无动于衷，克里斯托弗的申诉她已经听过几次，长期的战争使她对此兴趣渐失。如今战争快要胜利了，王后只看见了自己一统西班牙、站在基督教君主前列的光辉形象并为此深深迷醉。克里斯托弗那激烈的言辞和过分的要求无法打动她，甚至令她厌倦了。对于克里斯托弗本人，王后伊莎贝拉并不恶感，甚至觉得谈话投机，她相信自己也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

可是对这个计划，王后摇了摇头，心不在焉，于是会见结束了。

几天之后，西班牙威武的骑士们推进到格拉纳达城边一座小山上。穿着绫罗绸缎的西班牙上流社会人物骑马坐轿向好多世纪前被阿拉伯人占领的格拉纳达进发。行进的队伍上方，镀金的大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国王夫妇在队伍里，红衣主教、金融家、贵族们都在队伍里，四周是一队队戴纲盔、穿甲胄的骑士们。

格拉纳达投降了。最后一个阿拉伯统治者向西班牙王呈上城门钥匙。一个中央集权、宗教统一的强大的西班牙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胜利者欢呼雀跃，向上帝唱起热烈的赞歌。王后伊莎贝拉跪倒在地哭了起来。历尽10年辛苦，她终于实现了她的雄心壮志。

克里斯托弗立在欢腾的人群中，激动得热泪盈眶，为基督教世界的伟大胜利激动，为伟大的伊莎贝拉激动，也为自己激动。面对上帝赐给西班牙的如此荣誉，个人的辛酸算得了什么！何况王后很快就会因为战争的胜利结束而答复他能否支持他的计划。

觐见立刻举行了。

国王夫妇容光焕发，特别是王后伊莎贝拉，还未从激动中缓和过来，她心中仍盘算着庆典和今后作为统一的西班牙的王后的大计。既然对摩尔人的战争争得了如此伟大的光荣，航不航海暂时不予考虑吧。于是国王夫妇很快地通知克里斯托弗，西班牙王室对大西洋的冒险事业已经没有兴趣了。

克里斯托弗从熊熊烈火中跌入冰窟，孑然一身离开营地。

他的身上除了坚定的信念和对上帝的信仰什么都没有了。他将两手空空地离开——这次是真正的离开西班牙的大门，去继续流浪，去寻找另一扇能通往印度的大门。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拒绝只能使他伤心难过，但绝不会迫使他放弃自己的信念，总有那么一天，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会从印度运回黄金，并把上帝的荣光撒遍印度大陆。

一个人默默而行，在西班牙近7年来的时光不堪回首。

克里斯托弗刚走，一些尽量不抛头露面、只务实利的人物便开始行动起来，特别是国王的司库路易斯。在对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路易斯

不断奉命向富商们借钱，富商们那点儿算盘他了如指掌，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利益，想怎么得到那些利益。于是趁战争结束这一有利时机，联合一些头面人物替克里斯托弗讲话了。

路易斯向人们疾呼："必须向西航行！这同圣经不相矛盾！"他列举了几个理由：一是由于阿尔卡索瓦夫斯条约的签订和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沿非洲向南向东到达印度的航路已经被可恶的葡萄牙人垄断了，西班牙还不具备同小邻居一争长短的实力；二是战后的西班牙社会凋敝、满目疮痍，寻找印度，掠回黄金和香料是摆脱这种严峻局势的唯一出路。路易斯还有一点理由没有明说，那就是他和他的合伙人将获得将来同印度贸易的唯一机会和最大利益。他代表他的合伙人向王后伊莎贝拉许诺：国王可以量力而行，而他路易斯将负担主要费用。于是拖了近7年的难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在远处的皮诺斯村的村口，克里斯托弗骑着一匹骡子信步由缰，他的思绪还在一片空旷和茫然的世界里飞舞，直到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和叫喊声把他带回这更加空旷和茫然、然而是真实的世界。一名骑士披着白色披风乘着一

匹骏马向他奔来。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陛下要接见您，您的航海计划被接受了。”

克里斯托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象噩梦醒来时，眼前虽是光明和温暖的世界，而思想和灵魂仍被阻塞在恐怖的梦境里无法脱身。

过了好久，人们听见旷野里传来一阵阵粗犷和狂野的喊叫：“哈里路亚！”与其说是对上帝的赞美，倒不如说是一种最尽情的发泄！

1492 年 4 月经过和国王夫妇讨价还价，一份授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特权与优先权的诏书拟好了：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将根据我们的要求，与我们的船只和船员们一起，发现和征服大洋中的某些岛屿和陆地，并且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上述大洋中的某些岛屿和陆地，靠你的方法和行为所发现和征服，因此，理所应当的是，由于你冒着如此的危险为我们竭尽全力，你应当为此而获得奖赏。因此，我们始终愿意为着前述的原因而礼遇和赞助你；我们的愿望是，正是

你，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发现和征服上述大洋中的上述岛屿和陆地，或者随便哪一个以后，将成为你所发现和征服的一切岛屿和陆地的海军司令；你成为该地的海军司令、钦差和总督；又，将来你可以自称并袭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阁下”的称谓，并且在上述职权中，你的子嗣们可以自称阁下、海军司令、钦差和总督；又，你可以行使海军司令职责，代行你和你的海军少尉们将征服的、一切上述岛屿和陆地的钦差和总督的职，并任意裁决与海军司令、钦差和总督的上述职务有关的、所有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正如你认为是公正的那样，也正如我们王国的诸海军司令们常常所做得那样；又，你有权惩办罪犯；你和你的海军上尉们在处理所有属于上述各项职务，或者随便哪一项职务的事情时，行使海军司令、钦差和总督的职权；又，你享有属于上述职权的临时收入和固定收入，并且按照同样的方式，享有每一种收入，正如我们王国的皇家海军司令所做的那样；又，根据我们的这封信，或者公证人签名的信的原稿：我们命令我们最亲爱的儿子约翰王子、未成年的孩子们、公爵们、修道院院长们、侯爵们、贵族们，以及军事

骑士团成员们、修道院副院长们、委托者们、我们的律师们、法官们，以及其他司法官们，不论什么，都属于我们的王室、各级法庭，以及平衡法院、各贵族城堡、有影响的家族等等，以及所有的市政官员们、郡吏、总督们、法官们、司令官们、海外官员们主管；又，市政当局、市参议会、办事人员们，以及我们王国的领地，以及你将征服和开拓的那些地方中的所有城市、土地和地方的善良的人们，以及舰长们、船长们、大副们，以及其他高级船员们和水手们，现在，或者将来和其他任何时候成为我们的普遍臣民们，那时你将发现了大洋中的上述岛屿和陆地；又，你，或者任何你将组建的委员会成员们，就是在这种时候将普遍地发了誓，即在将来，只要你活着，他们就敬仰你，并且在你死后，你的长子，如此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人，成为我们的上述大洋的海军司令，并成为上述的，由你，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所发现和征服的岛屿和陆地的钦差和总督；又，给你和你的海军上尉们的待遇，按照你的规定，在各方面照此行使海军司令、钦差和总督的职权，并授予你所有的临时收入和属于上述职务有关的其他东西；又，给予，并有

理由给予你所有的特权、特赦权、特许权、优先权、豁免权以及其他特权，或者任何应该归于你的权力，借助于作为海军司令、钦差和总督的命令的力量，并充分陈述所见，因此决不减少一点；又，他们决不会对此，或对其他任何部分提出疑议，也决不允许这样做；又，从今往后，根据我们的这封信，我们授予你海军司令、钦差和永久性总督的职务直到永远；又，我们授予你上述这些职务，以及其中的每一项职务，有权充分运用和行使它们，授予属于它们的临时收入和固定收入，或者其中任何一项收入。如上所列，所有有关的这一切，如果必要，你希望这么做，我们命令我们的平衡法院首席法官、诸位公证人和其他官员们，把获得批准的《特权证书》，以该形式和合法方式授予你，正如你将要求和迫切需要的那样。又，决没有人敢做出不利的举动，如果违背我们的意见，则处以30个杜卡特的罚金，并且我们命令他，他将把我们的这封信给他们看，他把他们召到宫中，带至我们面前，我们将在召集的15天之内实施处罚。同样，我们还命令任何公证人，他把附有其签名的证明书给他看，意在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命令被

服从的。

国王一世　女王一世　于主年第1492年4月3日在格拉纳达签订

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洲来说，新的时代开始了，开始了恢复精神独立、唤醒和革新理性的时期。暂时还不算万能的资产阶级的好时光到来了，只是那些按照实际事物来评价宗教和世俗权威的人们的好时光到来了。实验和试验成了科学发展的主要尺度。轮到那些人了，他们那被遏止了几代的精力，能以重新获得的力量，冲向大有可为的天地。这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而缔造这个时代的名人之一，现在人们可以称他为可敬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

# 第三章　驶向新大陆

## 在旧大陆的岸边：圣徒迎来欧洲的黎明，出发

1492年5月22日，分享到许多权利和特权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西班牙的帕洛斯港，他站在了新大陆的对岸。

同当年修道院长介绍给他认识的大船主和航海家马丁·阿隆索·平松一起，克里斯托弗狂热地投入到了准备工作中。

国王夫妇认为帕洛斯港的神父犯有“损害宫廷之罪”，判处他们在一年之内提供两艘装备完好的船只，于是国王夫妇分文未动就对克里斯托弗的远航投了资。国王的司库从国库中拿出一笔钱贷给他，又借给他一笔他本人和他合

伙人筹集的款项，克里斯托弗还找他的朋友借了一笔钱，资金就此凑齐。

帕洛斯港居民从未听说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这么个人，对国王如此滑头地判他们有罪并责令提供船只大为不忿，又是叫又是跳，不知经过多少次拖延、争论和耍赖，总算交出了“少女”号和“王牌”号两艘船，克里斯托弗又租用了一艘“圣玛丽娅”号船，组成了他进行远航探险的伟大事业的小小船队。

同在此半个世纪前郑和下西洋的恢宏气势相比，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船队是那么渺小和简陋，然而他就要凭此绕过半个地球。旗舰“圣玛丽娅”号是一条容积稍大的船，载重有120吨，大概25米长，可是稍嫌笨重，速度不快；“王牌”号有20米长，载重量只有60吨；“少女”号则恰如其名，是一条轻快的帆船，非常适于对沿岸水域的调查。

启航前的准备工作持续了近10个星期。船只总算搞到手了，可还得把船只装备得尽量完善些，需要新的索具、帆、备用桅杆、漆、胶等等。国王敕命帕洛斯港所在的安达鲁西亚省的每一个商人必须按可以接受的价钱提供所需一

应物件，可以不再增加他们的税收。但帕洛斯的居民们履行义务仍极不情愿、磨磨蹭蹭，害得海军上将跑前跑后，磨破了嘴皮。

招募船员反倒容易些。克里斯托弗的合伙人和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以他的声望和势力很快找来了一些可靠的海员和亲戚，他们全是当地人，航行技术高超，其中许多人后来还独自承担过探险任务，扬名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下令赦免愿意参加这次远航的罪犯，人手就足够了。他们雇了一名翻译官，这翻译官懂阿拉伯语。当时人们认为阿拉伯语是全世界的母语，带上翻译官在中国或希潘戈（欧洲人对日本的称呼）会派上用场，这也是国王夫妇的主意。国王夫妇绝不含糊半点，他们在船队里安插进一名王室的全权监督，他将留意使国库从航行的收益中得到好处。还派了一名公证人，他要从法律上证明对新土地的占有。

形形色色，各色人等都带齐了，就是没带神甫。这同要使在新发现的土地上碰到的那些民族皈依真正的宗教——基督教的意图，以及克里斯托弗梦寐以求的宗教征服的梦想当然是矛盾的。克里斯托弗信仰上帝，却并不信仰神甫，

因为他视自己为圣徒，基督的使命由他自己完成好了！

其实，克里斯托弗的大半个头脑已经潜移默化地被黄金占领了。长年的奔波、辛苦的求告，迫使他必须以黄金作为自己价值的证明。只在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时，他才发现自己有多么贪婪——对宗教的狂热以黄金来实现时，虔诚就变成了贪婪。这种转变是缓慢的，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明了。请看恩格斯是怎么论述的吧："在15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侵蚀到何种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所迷邀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由此可见，克里斯托弗从对宗教的狂热转成对黄金的狂热，只不过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日益觉醒。地理发现的世纪向资产阶级提供了大有

作为的广阔天地，促使他们去航海、进行世界贸易，也为他们开发工业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资产阶级加速了社会发展过程，但它的所有创举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其他民族的存在本身来实现的，并同时与广泛深入的宗教传播结合起来。尘世的事情和上天的事情不自觉地交织在一起了。他们认为，黄金是保证合乎上帝需要的权力和社会权威的神赐之物，借助黄金甚至可以宽恕罪过。既然如此，船上有无神甫对克里斯托弗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运回黄金，上帝自然会显灵。

船上还装载了西方文明的产物、去未知土地的每次航行所载的一成不变的货物——花尖顶帽、玻璃串珠、铜玲、花衬衫、小镜子，还有一些铁器，甚至铅球和石球。西班牙人认为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黄金铺地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并低三下四地把黄金填满他们的船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确实用这些破烂儿在非洲、美洲、东南亚骗来不少黄金珠宝，甚至还有女人）。

10个星期后，到了1492年8月2日，一切准备就绪。

岁月流逝，转瞬数百年，
大洋会解开对事物的羁绊。
一个巨大的地球将呈现眼前，
蒂菲斯会发现新的海洋，
土拉不再是地球的界限。

——塞涅卡《美狄亚》

此时的欧洲，正处在新世纪的黎明，哥伦布站在自己时代杰出的代表人物行列中，站在了新大陆的岸边。

## 向西，一直向西：人们吃着用脚做的饭，终于到达“印度”，神赐予海军上将两次幸运

1492年8月2日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揭开新世纪篇章的前夜，他选择了帕洛斯城的拉比达修道院来做彻夜的祈祷。7年前，就是在这里，修道院长胡安·佩雷斯帮助了他，并在他向西班牙宫廷游说的艰苦岁月中抚养了他的长子迭戈，大西洋海军上将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在航向新大陆的前夜，哪里还有一个地方对海军上将更具有如此非凡的意义呢？这

不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修道院，这是上帝的灵光，这是上帝的选择，这是保佑海军上将从西路到达印度的符咒。

克里斯托弗跪在圣像前，彻夜未眠。一个纺织商的儿子，从一文不名的穷海员变成西班牙最高一级的海军上将，也许很快就会成为闪着珠光宝气、散着香料气息的新土地的总督。愚昧无知的人的阻力排除了，一切不快变成了过去，剩下的就是如何去完成使命了。克里斯托弗不由得想起了圣徒克里斯托弗夜里背负上帝过河的传说，恍然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圣徒，他将背负上帝漂过大西洋。心中如拍打将出海的船只的不息潮水，汹涌澎湃。刚才他已经率领全体船员一起做了弥撒，他当着全体船员和敬慕地观看这一仪式的众人，跪着进行宣誓，然后接过了西班牙王国的国旗。他接着向船员们宣布他已经得到了对其罪过的宽恕并领了圣餐。全体船员立刻宣誓向西班牙王室和海军上将效忠，在茫茫大海上将追随上将去发现新的土地。

清晨，太阳的第一缕光线刚刚冲过地平线，海军上将就打扮得威武整齐，从修道院里庄严走出，在修道院长胡安·佩雷斯的陪同下，登上

旗舰“圣玛丽娅”号。全体船员早就登船列队，“圣玛丽娅”号船长胡安·德拉科萨，“王牌”号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少女”号船长文森特·平松，向登船的海军上将敬礼。日出前半小时已收起缆绳，此时开始升帆，巨大的白帆上绣着十字和其它宗教符号，在徐徐的晨风中半鼓起来。海军上将下令拔锚，隆隆作响的大锚被拉出海面，3只船开始缓缓地沿河向下滑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在上层甲板笔挺屹立，一手抚在胸前。

在河岸的沙丘上，早就挤满了帕洛斯城的居民，大声呐喊着，向克里斯托弗叫好。一群拉比达修道院的僧侣跪在河边，由院长领头做起祈祷。船只缓缓越过浅滩，滑向深水，克里斯托弗命令向西南航行。在几缕阳光的辉映下，船只越行越快，慢慢消失了，居民们变得鸦雀无声。遥望远方，一片未知的苍茫和恐惧笼罩天宇，只有3点白色帆影犹如跳动的火苗，微弱而倔强地燃烧、燃烧……

远航的第一站是加那利群岛。克里斯托弗断定日本、中国和加那利群岛在同一纬度线上，去加那利群岛补充给养后，可以利用北贸易风

海流，只要几天工夫就可以到达黄金与香料之地。

去加那利群岛的路上没发生什么大的麻烦，只是“王牌”号的舵出了点小毛病，克里斯托弗命令其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在后行驶，然后在大加那利岛会合。海军上将的命令被执行得准确无误，船长和船员们驯服可靠，在他们的领袖身上寄托了不折不扣的发财的希望。

当天夜里，克里斯托弗整理了当天测量的各种航行数据，开始写《航海日志》。海军上将的《航海日志》既然注定要成为圣徒的日志，那么就要尽量郑重其事，使之充满庄严和神秘且一丝不苟的气氛。克里斯托弗决定以给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的信作为前言，他写道：“最信奉基督教、至高至尊和天下无敌的君主——西班牙陆地和海岛的国王和王后，我们的君王们！在此1492年，在两位陛下用战争把摩尔人赶出他们还统治着的欧洲最后一个大城市——格拉纳达之后，在元月的第二天我亲眼看到，由于兵器的威力，两位陛下的王旗插上了阿尔哈布拉的炮楼，摩尔国国王离开自己的宫殿，来吻两位陛下和亲王的手。在此，根据我能向两

位陛下禀告的有关印度国土、关于称为'伟大的可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王中王'的大公的一些消息，还考虑到一条新闻，即可汗的先祖和他本人不止一次地派急使去罗马，要找到我们神圣宗教的有学问的传教士，来教化他的人民走上正路，但神父一次也没有听取他们的话，以致如此众多的生灵未受洗礼而相信异教，崇拜偶像。两位陛下是真正的天主教徒，是神圣基督教的捍卫者和马霍默德[1]教和其他类似宗教的敌人，两位陛下郑重其事地想到派我，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印度的上述地区，以熟悉它的国土、人民和君王，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并带回如何能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宗教的经验。于是委托我去东方，但不走通常的旱路，而是走向西的海路，这条路，据我们所知，迄今尚无人走过。

"在把全部犹太人从陛下的领地驱逐出去之后，陛下当月就谕示卑职装备一支强大的船队去印度的上述地区并对我厚爱尤加，譬如擢升我为贵族，任命我为海军上将和我所发现的所有岛屿和陆地的终生总督，钦定我的长子继

① 马霍默德，系欧洲人对穆罕默德的不正确写法。

承我的遗产和爵位并可世代相传，成为世袭。

“在此之后，于这年5月的第十二天，一个礼拜天，我离开格拉纳达，前往海港帕洛斯城，在那里我装备了3只非常适于此项创举的船只。在是年8月第三天，日出前半小时，我粮秣充足，同船上众海员一起，朝属于两位陛下领地的大西洋中的加那利群岛航行。我想从那里开始我的航行，要好长时间，才能抵达印度，并向当地君王递交两位陛下托付给我的公文，这样履行对我的重托。

“除此之外，我决定在航海时天天记下我所看到的一切，我所行之事。此事结果如何，以后会见分晓。另外，敬爱的君王，我还想每天晚上写下白天发生的事情，白天写下夜里发生的事情，我要绘制新的海图，图上画出整个大洋、‘世界洋’中的陆地，轮廓准确，位置无误。以后我要写一本书，书里所反映的一切，都要与事实吻合，从北面的纬度到西面的经度。但最主要的是，我将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自己全部献给航海事业。我明白，为此而孜孜不倦地工作是值得的。”

克里斯托弗在此重申了自己的使命和利

益。在使命上，克里斯托弗完全避开了黄金这个刺眼的字眼，列举的尽是宗教理由，一切显得真心实意和一本正经，其实包括所有船员在内的人都知道改变异教徒信仰的使命并不排除发财致富的打算。克里斯托弗并不是假仁假义，他逐渐理解黄金和上帝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他也认识到崇高的事业同他的个人利益是同样重要的，若不取得他所要求的特权利益作为证明，他就不可能把上帝背过大西洋，那么他就不会成为圣徒克里斯托弗。所以在信中他表示他关心对他的特权的确定。

8月12日晚，"圣玛丽娅"号和"少女"号抵达加那利群岛，补充给养后，于8月25日驶达大加那利岛，与"王牌"号会合。在这里修复了"王牌"号的舵，并给"少女"号做了改装。9月1日驶到群岛的圣塞瓦斯蒂安港。最后一次补充给养。9月6日，克里斯托弗率领全体船员做了最后一次弥撒。从此以后，他们诸位就再也听不到神甫那催人振作的格言了。在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是最后一次在旧世界拔锚。今后再没有港湾，没有救命的海岸。

"向西，不要向西北，也不要向西南，一直

向西！”克里斯托弗不停地提醒舵手。船只在望不到头的水里一寸一寸往前移着。克里斯托弗高超的指挥技术很快征服了全体船员，他每天都给大家打气鼓劲儿，发誓到印度的航程不会比到天边远。

大权如此严格地操纵在海军上将一人手里，他从不征求船长们的意见，只是要求各船按旗舰的航向行驶。关于到印度的具体航向、航程等技术性问题他更是守口如瓶。到了晚间，其余两条船依次驶向旗舰，由船长向海军上将致敬：愿上帝保佑您，海军上将先生，保佑舵手们，保佑值得尊敬的全体船员。然后听取对夜间三班的命令。日复一日，克里斯托弗靠他的秘密主宰船队。当时还没有测程仪，海员们在考虑到风力和水流造成的误差的情况下每小时要测一下走过的距离，把结果写在一块黑板上，并在值班结束后系统地记入航海日记。船长对每天的记录进行一次估价，确定路线、航速和航差的结果，并把这些结果画在地图上，试图这样来观察航船所走过的道路。克里斯托弗决定在航海日志上做些手脚。因为日志是公开的，真实的记录等于把去印度的航线宣示于众，那么他海军上将

还有什么利益可言！何况，每次去未知土地的航海都必然引起船员的动摇甚至叛乱，从前迪亚士就是因此绕过好望角却没有到达印度。这些愚昧的人必须受到愚弄，就象在驴子前吊上鲜草使它不停向前走一样，他克里斯托弗必须在这前后无边的大海上为船员们炮制鲜草。在越过加那利群岛后某一天，他不无得意地在他专为自己使用的真实的日志上写道："我们向前航行了 60 海里。我决定比实际走过的路少算一些里程，以便倘若航行太久的话，不要使我的人失却勇气。"

船员们被愚弄了，发财而又不必经历长久的危险、困难，这不正是凡夫俗子们所经常渴望的吗？于是开头的一段日子里，船队太平无事，可谓人人兴致勃勃。

9 月 14 日，星期五，"少女"号上的人突然沸腾起来，欢呼声不绝于耳，紧接着 3 条船都传遍了："少女"号上的人看见了许多岛。这不是表明离陆地不远了吗？葡萄牙人就是跟随岛群发现了许多岛屿的。左右船舷上挤满了水手争相眺望，桅楼上的了望手更是紧张万分，巴不得把第一个"发现"印度者的桂冠扣在自己头上。

许多人向克里斯托弗欢呼致敬：感谢海军上将为主、为西班牙、为全体船员带来财富与荣誉！克里斯托弗无动于衷。根据他的计算，现在根本没到达印度，加那利群岛与印度之间也不会有别的陆地。他大声劝告大家各归本位，不要忘乎所以，印度还远着哪！可没人相信他，都被印度很近的神话——正是克里斯托弗向西班牙宫廷灌输了这个神话，给迷住了。

没过多久，船队驶进一片绿色海域，大家看见了大片大片的自由漂浮的藻类，这里是后来被命名的马尾藻海，为什么有岛的谜一下子被揭穿了，人们的情绪霎时跌落下来。

日复一日的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空气透明而清新。当班的水手用海水洗甲板，为的是保持卫生和防止被太阳晒裂。其他人做些帆樯索具方面的必要工作，车下新的缆绳，把滑轮重新套紧，织补亚麻布船帆。木工填塞甲板上盛酒和水的木桶。这时舵手在船尾下的舵柄旁又憋气又闷的地方受着煎熬，在船首或桅楼上了望的水手则沉醉于自己的空中地位，悠然自得。在交班前，人们非常不乐意但不得不下到底舱去，把臭气熏天、常有废物和淹死的小虫子的脏水排掉。

天气晴好，这些工作就不紧不慢地进行着，大部分人每天有很多空闲时间，人们在航行开始时是用来体会兴奋和渴望，现在则用来体会疑惑、害怕和烦躁。一天一天毫无收获地航行，到印度的路似乎永不到头了。四周只有亘古不变的海，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这单调的色彩和天地间的空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夜晚时只有冷漠的星星，身边总是同样的几个人。人们开始暗自咒骂这该死的旅行，开始想家了，尤其是每天只有一顿热饭，而这唯一的热饭菜又是那么难吃的时候。船上的食品即使对不讲究饮食的人也没什么吸引力，腌肉、鱼干、面包干、奶酪等等。做饭时，炊事员用脚而不用手。他们把腌肉放进锅里，倒上淡水，再添些海水，然后用光脚踩这一大块肉，直到肉的咸味减少到能吃，能咬动为止。到了中午，全体船员聚在一起，愁眉苦脸地把刀叉放进盛着腌肉的木碗里。大家的脾气变得如此暴躁，特别是吃午饭时，经常爆发激烈的争论，甚至是大动肝火的争吵。

克里斯托弗恩威并用。首先他向大家许诺继续航行到达印度将得到的好处，使大家怀着美好的希望振作起来，然后以海军上将的身分

大施威吓，宣称不航行到印度决不停止，只要他自己决定了，那就要干下去，谁嘟囔也没用。他对几个船长更是严加控制。

然而令他担心的事开始显露苗头，那就是他的权威被破坏。“王牌”号的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他是海军上将的合伙人，并且曾在他最困难时帮助过他，此时显露了他好大喜功的性格，他仗着与上将不寻常的关系开始不甘屈居人下。对于从西路到达印度这个计划，他热衷得很，但他更热衷的是想第一个发现印度的陆地并得到个人好处。当可恶的航行尚未有结果，而大家又开始不满，使上将的威望下降时，克里斯托弗召集全体船员，向他们说他理解大家的心情，因此他决定以3天为期限，要么碰到希潘戈（日本）的土地，要么回西班牙。马丁·阿隆索·平松船长无话可说了，船员们也把不满压在心底了，一切取决于上帝在今后3天中能否大显神威了。直到10月11日为止，船上的气氛处于白热化中，但克里斯托弗运用他的钢铁意志把动摇镇压下去，当船员们看见他大发雷霆时立刻乖乖的，平松船长也不出声了。一切都暂时还在海军上将的控制之下。

3艘船的龙骨划过未知的洋面，继续前进。

风势明显地比前几周力大，船队的速度逐渐加快。这天晚上，几只大鸟翩然飞至，是信天翁，绕着船帆盘旋飞行。过了一会儿，“少女”号上突然传来叫嚷声，紧接着一只小艇被放下来，一名水手手里举着什么拼命挥舞，向旗舰划来。那东西很快被呈到克里斯托弗面前，原来是一支上面有红浆果的带刺树枝，很显然离陆地不会远了。“王牌”号上的人不甘落后，不久送来一些从海里捞上来的绿色芦苇，还有一根木棍。克里斯托弗仔细观察了一下木棍截面，发现竟是被人折断的。

所有的船员都开始焕发出好久未曾有过的热情，在众多的发现陆地的预兆前激动不已。他们聚在船舷边上，大声唱起西班牙海员最喜欢的宗教歌曲《拯救雷希纳》，用长茧子的手不停地划十字，胡子老长、晒黑了的面孔盯紧着那露出鲜红色地平线的远方。

克里斯托弗仿佛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气息，还有远方篝火的香味。他命令保持正西航向，要求了望手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是1492年10月11日的夜里，海军上将

夜不成眠，记完航海日志后，他离开船上唯一供他使用的卧铺，彻夜停留在甲板上，向前方眺望。晚上10点钟，他突然发现远方有一点闪烁的火光，象灯笼似的，一会儿被举起，一会儿被放下。克里斯托弗激动地走来走去，不时抬头望向桅楼，希望桅楼上的了望手能喊出一句："陆地！"来证实他的发现。然而了望手一直没有动静。海军上将急不可耐地大声宣布："谁第一个看见久盼的陆地，我将给他一件我自己的绸缎上衣，并且奉送国王陛下夫妇指定的一万马拉维第（西班牙货币名）的年金！"

他被搞得焦灼不安，"上帝的旨意"和个人的如意算盘使他上当受骗了呢？还是很快会把他这个被选定的热那亚纺织商的儿子戴上镀金肩章，把他抬起来经过中国的大理石桥送到伟大的可汗那儿去呢？

时间过得如此缓慢，克里斯托弗简直无法忍受这种折磨，在海军上将那威严沉着的外表下，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心跳得有多快多猛。

午夜2时，航行在前面的"王牌"号的水手罗德里戈，突然看见了一片在月光下变得灰白的平坦的沙丘，他慌里慌张、结结巴巴地喊了一

句："陆、陆地！"而后他欣喜若狂、万分激动，嘶着嗓子又喊一句："是陆地，圣母玛丽娅，我看见啦！"海员们紧接着叫起来。他们互相拥抱，在甲板上象疯子似的跳起舞来。然后，他们不是按规定鸣一炮，而是点着了许多门炮的导火线，他们亲吻着同伴那汗涔涔、咸滋滋的脸颊，吻着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尽情欢笑。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站在一边，他试图祈祷，但脑子里乱轰轰的，在这欢天喜地的漩涡里，他发现自己并未象预想的那样激动，而是莫名的孤寂，就象上帝把他引到这里来，在他开始惊喜的刹那又把他甩了似的，他需要自己走的路才刚刚开始。

船员们被召集起来，海军上将带领大家祈祷。而后，他宣布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是第一个发现陆地的人，将留着自己那件绸缎上衣，并且领取那一万年金。

全体船员目瞪口呆，鸦雀无声，"王牌"号水手罗德里戈涨红着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克里斯托弗早就预见到这种场面，他不慌不忙地补充说："十点钟我发现了灯光，罗德里戈两点钟才看见沙岸，我在先，各位难道有异议吗？"有

人低声咕哝起来："这不公平。"紧接着所有的人都开始窃窃私语，为海军上将的话不知所措，因为他似乎有道理，但这却是真的不公平。

国王夫妇派到船队中的公证人站出来，宣布："我以两位陛下的法律代表的身分决定进行抓阄，让上帝来选择一个吧！"立刻有人大声叫好。听天由命，这才是最公平的，既不伤海军上将的面子，又给可怜的水手罗德里戈一次机会。

克里斯托弗随便从公证人的帽子里抓出一个纸团儿，交给公证人。公证人打开纸团，突然颤抖着喊道："是海军上将！"人们"哄"的一声，随着公证人颤抖的手划起十字。有人大声嚷："做弊！这不可能！"看起来真象做弊，写着发现者的纸条只有一张，怎么海军上将大人第一个抓，偏偏就抓到了，而水手罗德里戈却连伸手的机会都没有呢？

"再来一次！这次不算数！"大部分人怒气冲冲，有人甚至叫着要揍公证人一顿，反正在远离故土的大海上，谁也不怕。

众怒难犯，公证人只有再次写了一些纸条，克里斯托弗毫不在乎，任他行事。水手罗德里戈首先抓，众目睽睽之下，水手抖得无法自持。公

证人展开他抓到的纸条，大声叫道："是空白的！大家请看，是空白的！"宣之于众，众人叹息不止。

又轮到克里斯托弗了。他随手抓出一个纸团儿递给公证人，公证人胆战心惊，一丝不敢马虎，缓缓地把纸团展开，向大家表示并无做弊的可能。突然之间，他扑通跪倒，划着十字，语无伦次地叫道："妈呀！上帝显灵了，又是他，又是他！"船员们象炸了马蜂窝一样，纸条转眼被抢过来并传示个遍，上面赫然写着："发现者。"有的人干脆把所有在帽子里的纸团全展开，都是白纸无字的，可怜的罗德里戈！

喧哗一阵后，有人开始跪倒，其他人也纷纷跪下，划起十字，向海军上将表示敬意。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终于成为上帝的选择，上帝用最公正的方式向人们宣谕了这一点。从今以后，他将不畏艰险，完成自己的使命，上帝将与他同在。

他面向十字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

难道真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令克里斯托弗接连两次抓到那显示上帝灵光的纸条吗？现在谁也无法弄清克里斯托弗是否做弊。但这已无

关紧要了，重要的，是他终于保持了他圣徒克里斯托弗的完美性，他的使命也就具有了更为直观的宗教意义。牺牲个把水手的荣誉算得什么！正是象他克里斯托弗这样崇尚个人价值的建树的人杰，才带来了文艺复兴，驱走了中世纪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说，上帝就是个人，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满心希望能为上帝完成使命，而这使命最终却成了他个人的使命，不管他有无意识到这点，总之，是他自己名留世界探险史和殖民史，而上帝只不过替可耻的殖民者承担了一大堆不可饶恕的罪名。

## 这就是“印度”：烟草和吊床令人新奇，但黄金在哪里

1492 年 10 月 12 日，从西班牙来的 3 艘船在他们午夜发现的岛旁停了下来。再过几个小时天亮以后，他们将绕岛一周，查看一下“印度”大概是什么样的。无人睡眠，水手们挤在舷边，眺望着黑茫茫的岛屿，那欧洲人未知的世界，像魔鬼的宫殿，象神秘的宝库（水手们都属意于后者）。周围的海洋充满某种神秘的光，许

多巨大的电鱼从水中跳起，又轰然跌落到水面。月光里出现了孤独的海岛，犹如漂移的幽灵，它们那凄凉的尖叫撕破了夜的宁静。海军上将穿戴齐整，拿着他的宝剑，身后的水手兼士兵们披盔贯甲，拿着火枪、弩弓、长矛、钺。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一个翠绿的山头，然后阳光向整个岛子猛洒下来，把一大块翠绿清新的山石暴露在西班牙人面前。西班牙人带着惊叹不约而同地发出嘘声。绕行开始了，"印度"土地的第一块面纱被一点点揭开来：只见褐色和灰色的鹈鹕，蠢笨、吃力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羽毛艳丽的鹦鹉叽叽喳喳地叫，遍地都是奇花异草，有仙人掌，有很高的多汁绿草、丛生而又茂密的带刺的含羞草，还有蕨类植物。远处是看来很难以通行的茂密森林，都是些扁形叶子，被攀援植物缠绕攀附的棕榈树，中间还散布着开花和结果的许多不知名植物。人们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恍如置身伊甸园。绕过一周后，克里斯托弗指挥船只进入一个珊瑚环绕的平静港湾。

当地的官员在哪里？印度的贵族、总督、省长什么的怎么一个不见？西班牙人看完景致开

始找人了。几个眼尖的水手突然看见岸边的树后面有人影闪了一下，似乎是没穿衣服的。克里斯托弗立刻命令他们登岸，拿着一些铃铛、玻璃珠子之类的向树后面靠过去。铃铛叮当作响，几个皮肤黑黑的人从树后慢慢现出来。哇，多么古怪的人！头发这么长，还直竖着，没穿衣服，不过身材很好看，和蒙古人的体质特征一样。他们显然被铃铛吸引了，充满好奇地抓过来，摆弄个不停。一派天真无邪，没有丝毫防范外人的架式，真是些"自然之子"。

西班牙人哇啦哇啦叫着，拼命打各种能想出来的手势，想问一问这是什么地方。"自然之子"们好象明白了，拖过来一条死鬣蜥，指了指，又向四周指了指，喊到："瓜纳哈尼，瓜纳哈尼！"西班牙人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瓜纳哈尼？鬣蜥？克里斯托弗海军上将为上帝和西班牙征服的第一个印度的岛子怎能叫这么粗俗的名字？"他听了水手的汇报，不由皱了皱眉。

克里斯托弗命令手下进行登陆占领的准备工作，他自己则进行一番测量，发现这个岛正位于北回归线上。太好了，准是印度！

快到中午的时候，3艘大船上各放几只舢板，海军上将、几位船长、国王的公证人，还有一些船员向陆地进发。有人穿上节日盛装，有人穿上鲜亮的盔甲，但每人身上有几样东西是相同的——剑、弩、钺、火枪、十字架。欧洲就是靠这几样法宝传播福音，征服了整个美洲，印度安人则快被杀光了。

大家刚一上岸，克里斯托弗就展开了西班牙的旗子，两位船长跟在后面，摇动另外两面旗帜。旗上画着带王冠的绿色十字架和编织在一起的两个字母“F”和“Y”——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抬眼望去，这是一个绿树葱葱、水分充足、硕果累累的地区，人们跪下来祈祷。

然而，西班牙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祈祷。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很快站了起来，拔出宝剑插在地上，大声宣布以西班牙两位陛下的名义接管此岛，他本人正式就任“印度”总督，命名此岛为圣萨尔瓦多岛，然后他要求随从人员对他这个总督宣誓效忠。周围的人们立刻开始毕恭毕敬地吻他的手，并且宣誓尽忠。克里斯托弗一手抚剑，抬眼向天，几十

年来他真正觉得只有此刻才叫春风得意、志得意满。

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土著人，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船队修理船只，船员休养身体，于是同当地人的交往迅速开始了。

克里斯托弗发现当地人全不穿衣服，都在30岁以下，体格健美，英俊动人。他们的头发又硬又密，额头上剪成很密的额发，几绺头发甩在后面。他们有的很黑，有的既不黑又不白。他们中有的把自己涂成灰色，有的涂成白色，还有的涂成红色，涂的部位也不一样。他们没带武器，好象也不认识武器。他们把海军上将的剑抓过来，亮晶晶的很好看，于是用手握剑刃，结果割破了手。西班牙人还有些谨慎，试着把花尖顶帽，玻璃珠和其它不值钱的东西送给他们，结果他们大为高兴，立刻把西班牙人当成最好的朋友，自己有什么都拿了出来，鹦鹉、绵线团、木制长矛等等都送到船上，而对西班牙人的礼物也来者不拒。

克里斯托弗特意去拜访了几户家庭，发现他们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粗放农业时期，用石头尖的橛子来耕作，种植白薯、木薯和玉米，这三

种作物西班牙人，也是欧洲人第一次品尝到，味道真不坏！当地人还用手工制作各种器具，不过看来还没有铁器，他们的镖枪其实是一根尖头木棒，有的镶上鱼骨尖。这些人温和、善良，既不会防御，也不会进攻，非常容易相处，对西班牙人这些从海那边过来的白种怪物居然信之不疑，真是些天无真无邪的自然之子。克里斯托弗仿佛被感动了，他在航海日志上写道："让当地人皈依我们的宗教不应该用暴力手段，而应以德来感化。"不过克里斯托弗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应该抓起来那么五六个人送回西班牙，让他们学学西班牙语。

新鲜感过后，西班牙人开始专注于自己此行的目的了。他们发现当地人的鼻尖上装饰着一些小金棍，不由得心跳骤快。克里斯托弗觉得离希潘戈（日本）、中国、印度的黄金产地不会太远，犯不着为了几根小金棍在此地耽搁，免得耽误时间。印度已经找到，传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在要紧的是找到能够证明他的功绩的主要证据——黄金。克里斯托弗觉得自己急不可耐了。真奇怪，不管当初怀着多么纯洁和崇高的动机，等到了目的地，只有最可耻的和不良的

才真正让人动心了。

船员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发财么！这些"自然之子"太好骗了，船员们用一大堆破烂就满足了自己对金棍的兴趣。后来也许是船员们过于狂热了，海军上将大怒，他冲着船员们大嚷："黄金是属于国王的！"其实他已经对船长们说了：在到达能带来多得多的收入的地方以前，使当地人了解自己的梦寐以求的目的太不明智了，让当地这些傻瓜以为黄金就是破铜烂铁就是胜利！

他自己打听、派手下人询问、套问，总算弄清楚富有黄金和宝石的地方在西南方。10月14日，他决定考察岛的北部，然后向西南航行。西班牙人乘小舢板沿岸西行，岸上许多居民跟着跑，高兴地大叫。克里斯托弗灵机一动，命令手下去抢人，结果不费吹灰之力抓来7个。克里斯托弗大喜，看来把全岛人变为奴隶太轻松了，只要派50个人，怎么收拾他们都行。他带着基督教世界的优越感，命令把这7个人带回西班牙作活的观赏物，眼前先用作翻译。考察结束后，3只船向西南方航行，鬣蜥之岛圣萨尔瓦多岛渐渐落在后面不见了。

清晨，眼前出现了一个和圣萨尔瓦多岛很象的新岛，是鲁姆凯岛。岛上和圣萨尔瓦多一个样。土人们同样热情，可惜他们身上也没有多到令人感兴趣的黄金。尤为可恶的，是他们竟帮助7个俘虏逃跑。海军上将派人去追，结果抓来另外一个人。克里斯托弗给他戴手镯、挂铃铛，把他送回去了。人们有些不解，海军上将晚上自己写道："我想实现的意图和要以此达到的目的是，我放走这个人并送她东西，会引起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注意，并避免对将来国王和王后陛下想派到这里来的考察队抱敌视态度。况且我给这个人的东西连四个马拉维第都不值。"当初是怀着何等的宗教抱负启航啊，可是到了这里却象来到一个非人类的世界，当地人既无宗教又无信仰，犹如白痴般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懂，把上帝的福音传到这里真有些好笑了，因为面对这些人时，同面对山羊、猴子好象没有什么区别。克里斯托弗这位圣徒也只能大摇其头：实在无法象对待人那样来对待他们，实在不能！

那么余下的只有黄金了！克里斯托弗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岛，反正这些岛都属于他了，占领一个就是占领全部。

他们在费南迪那岛（今之长岛）登陆了。当地人的进化程度似乎稍高一些。西班牙人在此第一次看见了吊床，后来吊床很快普及到欧洲人的船只上。他们还看见了一种当地作为家畜饲养的狗，不过这狗和欧洲狗的叫法不太一样，于是西班牙人故意将之命名为“哑狗”。

稀奇的东西已搜集了不少，有包括芦荟在内的各种植物、种子，色彩斑斓的动物、鱼类，还有树脂什么的，可就是没见到黄金。

10月22日这天，一夜和整个白天，克里斯托弗都满心希望地等着一个国王或大官会捧着黄金或贵重物品来见他，但是没有，还是这些土傻瓜，还是那些骗人的小交易。倒是发现过一些小金棍，可小得令人看不入眼。

海军上将把希望转向更南边的一个大岛。当地人说那里有黄金和香料，大船都到那里做买卖。根据对当地文化的观察，克里斯托弗不大相信附近会有那么一个发达区，这多半是当地人想让他们快点走。克里斯托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往南一些，准能到希潘戈（日本）。

船队开进古巴沿岸的一个群岛中的港湾，克里斯托弗受到了热带风光的诱惑。宽阔的大

河、岸边浓荫密布、果实累累，美丽如画的景致诱使人不由自主地踏上这块土地。万紫千红的花园和青翠欲滴的树林令人心旷神怡，克里斯托弗感到自己简直无法摆脱它的魔力继续前行。其他几位船长也有同感。他们认定前面就是希潘戈。可是既没有该岛统治者的信徒，也没有在棕榈树间发现黄金铺顶的宫殿，只不过发现四散奔逃的当地人更加进步而已，他们甚至会造假面具。

看来迫切需要同当地人加强接触，尽快打听到黄金产地的准确消息。在圣萨尔瓦多岛抓来的印第安人派上用场了，不久，一名机灵的印第安人小伙子回报说在该地的腹地好象有王宫。克里斯托弗大喜，毫无疑问，那是希潘戈统治者的皇宫。一名翻译和一名官员带领两名印第安人组成外交代表团，立刻出发。

11月6日，他们回来了。没有黄金，只有一个关于金矿的消息，但储量无法断定。外交代表团带回一样东西来激起了大家的好奇：烟草。代表团说他们碰见一群群印第安人，手里拿一块燃着的木头，点燃一种绿叶，吸它的烟。新大陆奉献给欧洲的这件礼物后来铺天盖地地风靡

了欧亚大陆。开始人们视之为放荡，而后就被传染。在土耳其，对敢抽烟的人在鼻子上扎窟窿，在德国对抽烟的人课以很高的罚金，在俄国则割鼻子，但没人能回到道德的路上来。17 世纪中，在德国已找不到没有烟管的一个农户了。欧洲人在新大陆杀人放火抢劫，同时也染上了尼古丁。

外交代表团的努力失败了。船队暂时处于困境。大块黄金没有找到，而火热潮湿的天气已开始侵蚀西班牙人的衣服、盔甲、食品、船只。幸好已发现的黄金和未登陆的许多岛屿仍能给人以希望，人人都还乐观。

一天，马丁·阿隆索·平松船长拿来一个“肉桂”，得意万分，结果证明不是肉桂。平松船长好大喜功已不是第一回了。

当地人又有消息传来，讲的是希巴奥岛（海地岛）和贝内克岛，那里有大块金子，夜里人们打着火把去拣，要向东再向南航行。西班牙人被贪欲蒙昏了头，也不管这传说有无破绽立刻开船。

11 月 12 日，船队离开古巴，向东南驶去，去寻找贝内克岛的金滩。

行至21日，“王牌”号忽然不见了。当然不是因为天气、海流和技术的原因，而是因为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固执地认为附近有黄金，于是不把海军上将放在眼里，擅自离队了。克里斯托弗满腔怒火：还在大西洋上时，他就向海军上将的权威挑战过，一心争名夺利，做了不少非常糟糕的事情，这次居然跑开了！

旗舰“圣玛丽娅”号和“少女”号继续前进。沿途景色壮丽无俦。克里斯托弗在日志里向西班牙两位陛下呼吁：“国王和王后陛下不能让不是天主教基督教徒的外人涉足此地，否则，此次行动的目的、意义（即隆重地传播基督教）和原则（在这里边疆落户的只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都将化为乌有。”克里斯托弗发现了一个适合移民的港湾。就在古巴最东边，他让人在那里竖了十字架以资纪念。也发现了一些居民，文明程度相差不多。有次在被惊慌的印第安人遗弃的茅屋里发现了人头骨，看来这帮家伙还是吃人生番？徒令海军上将增加了蔑视。

发现圣萨尔瓦多岛以来，克里斯托弗发现从衣饰上就可以确定印第安人的富裕程度。可是一直以来，所见到的印第安人的衣服只是涂

在皮肤上的颜色和插在头上的羽毛，显得又穷又不开化，难道这就是马可·波罗形容的黄金铺地的富裕的中国人、希潘戈人或印度人？黄金到底在哪里呢？

在去贝内克岛的路上碰到了东北信风，使船队不断偏离向东的航向。12月5日，克里斯托弗决定考察更近的希巴奥岛——海地岛。船上被掳来的几名印第安人一听说要去希巴奥岛，立刻吓得浑身发抖，象第一次看见闪电打雷的小动物。海员们最后总算从他们口中弄明白：那岛上有一些长一只眼、狗脑袋的武士，他们杀死敌人并吃掉他们的肉，还把敌人的妻子变成奴隶。西班牙人从先前在印第安人茅屋里发现的人头骨推断：野蛮人吃死人肯定是确有其事，但一只眼和狗脑袋之说恐怕纯属无稽之谈，何况武装到牙齿的西班牙基督徒也不会害怕和这些怪物冲突。

12月6日，船队（只剩下“圣玛丽娅”号和“少女”号）在一个小港湾抛锚。眼见一些居民四散跑开躲起来，西班牙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了。每个人，特别是领导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只在心里祈祷一点：“上帝啊，在我

回西班牙之前，让我找到富金矿吧!”港湾四周是茂盛的野草和插入云端的群山，使海军上将觉得自己宛如下碇在一个西班牙港口里，于是他宣布该岛从今以后就叫做西班牙岛，即伊斯帕尼奥拉岛。

12月12日，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克里斯托弗率领主要随员带齐装备登陆，把在圣萨尔瓦多岛上举行过的仪式又重复了一遍，还在西岸的高处树了一个大十字架。海军上将对大家解释说:“这既是为了宣扬整个基督世界，也是为了让人看见，这块陆地属于国王和王后陛下，处在我们至高无上的神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这个十字架一立，西班牙人就可以合理合法地掘地3尺找黄金了。

船员们巡视一番，抓来一个印第安姑娘。克里斯托弗很高兴地利用了这一机会。他殷勤地接待这位姑娘，给她衣服、玻璃珠和铜饰物，然后把她放走。这样，天真的姑娘就会向藏在林中的族人说西班牙人的好话，西班牙人就可以依靠他们寻找贵重金属了。这次克里斯托弗急不可耐地等待印第安人出现，他断定，这里会有一个富裕的大部族，那个姑娘鼻子上的金饰物证

实了这一点。

印第安人出现了，开始了小接触，西班牙人小心谨慎，终于使印第安人对他们大为放心和信任。12 月 18 日，印第安酋长出现在西班牙人面前。

那酋长和他的族人一样，也没穿衣服，只是头上的羽毛和身上的饰物多了些。他领着几个族人登上旗舰"圣玛丽娅"号，他的几名族人好奇地东看看、西摸摸。当天正是圣母玛丽亚纪念日，所有的旗子都升了起来，船舷上的大炮还放了几发礼炮。所有这一切显然给了那酋长极深的印象，大概是把西班牙人当做了天神，所以当他被领进舰长室时，他冲着克里斯托弗行起了叩拜礼。

克里斯托弗正在吃饭，见状忙从桌后站起来，酋长示意让他坐下继续吃饭。克里斯托弗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红皮肤人，发现这个酋长的风范不输于基督教世界的君王们。当克里斯托弗把装肉的盘子放到他面前时，他只咬下一小块，然后递给身后的随员，他们却大口吃光了。克里斯托弗又给他一杯酒，酋长举起杯子沾了沾嘴唇，又递给后面的人。克里斯托弗暗暗惊讶

酋长如此举止得体，这样的品格就是在基督徒中也是值得尊敬和喜欢的。他们用手势交谈了几句，酋长同样“回答”得庄重得体。饭后，酋长送给克里斯托弗一条腰带和两块薄薄的金片，克里斯托弗敏感地推断出：有大量黄金的地方不会太远了。酋长那原始的、纯朴的魅力博得了克里斯托弗的极大好感，他回赠了两串琥珀串珠，亲自挂在他脖子上，还给他一双红色的鞋子和一瓶柠檬汽水。酋长十分高兴，他用手势向“天神”示意，只要愿意的话，这块土地就归西班牙统治了。“天神”给他看带有国王和王后肖像的金项饰，示意说这两位君主统治着世界最好的地方，强大无比，是命令他们来这里的“大天神”。酋长赞叹不已。

就这样，以一串珠子、一双鞋、一瓶汽水为代价，一种极不对等的，田园诗似的不幸贸易开始了。天真无邪的酋长和他的子民永远不会预料到，这种贸易的最终结果是他们所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最终被杀光。

短暂的休整和小贸易开始了，骗人的把戏一如从前。不过该岛居民的心地善良、纯正无私确实感动了海军上将，他觉得自己已经很象基

督徒，而不是象野兽了，他心里甚至暗自以为，即使基督徒中有这种道德风貌的人也不多见。何况离黄金产地近了，也必须小心谨慎。于是海军上将命令部下："要秋毫无犯，不能强行掠夺他们的任何东西，相反，对所拿的任何东西要悉数付款。"

**越往东走，从印第安人手中换得的金块越大，他欣喜若狂：看来遍地铺金的东方快到来——但他失望了**

不过这并没有立刻使克里斯托弗做出传教布道的决定，他最需要的还是黄金。因为确定其成就的大小需要黄金，对于未来的航海拨款需要黄金，使圣地的上帝灵柩获得自由也需要黄金。一天，有一个是酋长亲信的老头讲，离这儿400海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岛，从沙子里能筛出大量黄金，老头甚至说得出那里的黄金制品的外形。他的意思是说，那里的土地都含着黄金。

一定要到达这个天堂般的地方！

海军上将被鼓舞了，命令拔锚东行。途中景色壮观，高山森林层出不穷，显然不是个小岛

子。克里斯托弗想到本地人把他们的黄金产地叫希巴奥，他立刻同希潘戈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希巴奥”是“希潘戈”的误读。不久，在沿岸考察时发现了大黄，大黄是欧洲从中国大量进口的药材，那么目前已踏上中国边缘或希潘戈的土地是确确实实的了！越往东走，从沿岸印第安人手中换来的金块越大，看来黄金铺地的东方到了！

12 月 22 日，从一个印第安人口中得知：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整个西北部的统治者是瓜卡纳加里。由于风向的关系，船队无法开到那里，克里斯托弗派了 7 个人去见那个瓜卡纳加里酋长。不久，7 个人回来了，一个个喜气洋洋，带回了大块黄金和对那酋长热情好客的描述。黄金在望，圣诞节（12 月 25 日）即将来临，这样一个好运气的圣诞节不可错过。12 月 24 日，克里斯托弗决定自己要放松放松，勘察完附近水面和陆地并确认是安全的以后，他下令放假过节。

全船立刻沉于美酒歌舞之中。

月过中天，“圣玛丽娅”号上一片寂静，狂欢过的人们酣睡着，船长胡安·德拉克萨也醉

醺醺地倒在床上，整个甲板上只有一个少年见习水手值班。

少年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周围的一切都撩拨着他的心。在黑天鹅绒似的天幕上，闪烁着织女星和“幻十字”星，还有浅红色光芒的天狼星和又小又亮的真南十字星座。由于湿度大，月亮周围显出彩虹般的光环。这热带的苍穹，不同于欧洲晴朗的严寒冬夜，给人以一种孤独和沮丧的感情。夜间的昆虫在自己身后留下一条若断若续的光带，空中还时而飞过一群鬼怪似的蝙蝠，动作敏捷的小小水母身上的磷光在水面忽隐忽现。

寂寞的夜空和光滑的海面使少年水手不自觉地陷入冥想。他既没有发觉船被海水推着缓缓移动，也没听见远处海浪拍击礁石的轰鸣声。

午夜，“轰隆”一声猛烈震动，船搁浅了，同时发出一阵可怕的吱吱咯咯声。克里斯托弗冲上甲板，叫人把睡得稀里糊涂的船长胡安·德拉科萨叫来，命令他放下船尾锚，把小船放到水里，企图把船从浅滩下拖下来。酒醉未醒的船长吓得晕头转向，领着几个同样魂飞魄散的海员跳上一条小舢板，没命地向两海里外的“少女”

号划去，只顾逃命了。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而且“圣玛丽娅”号上再也没有舢板了。汹涌的海浪继续把“圣玛丽娅”号往礁石上推，外壳板被撞散了架，底舱开始渗水，船倾斜起来。海军上将命令将一切能扔的都从船上扔出去并砍断主桅。“少女”号船长文森特·亚涅斯·平松对“圣玛丽娅”号船长的逃跑行为大为不忿，喝令不准他们登上“少女”号，然后又派一条小艇去参加救援。但当他们从“少女”号返回时，已经太迟了。“圣玛丽娅”号已经灌满了水，从浅滩下把它拖出去已不大可能，人员纷纷跳到两条小船上，看着海水在窟窿往船身里灌，“圣玛丽娅”号象垂死的伤者瘫在那里。

船上还有人没撤出，因为小船容纳不下。船员们恐惧不安地等着天亮，幸好“圣玛丽娅”号是搁浅而不是沉没。清晨，克里斯托弗派了一条小船去向酋长瓜卡纳加里求援。快中午的时候，酋长就带着所需的一应物件率一大批独木船来了。紧张的抢救工作开始了，到26日，所有能搬的装备都从坏船上搬出来了。心情稍安的克里斯托弗对酋长的帮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臣以最崇高最圣洁的心情向国王和王后

陛下启奏，请予明察：船上的所有财产，甚至连根针都没丢，把财物拾掇得如此干净，就是在整个卡斯蒂莱（西班牙）也未必能做得比这更好。他（瓜卡纳加里酋长）把我们所有的家具什物都整整齐齐地放在他的住处旁边……他的武装人员整夜在那里守护。由于这件事，他本人和他的部族哭得那么伤心，就如同这是他们遭受的损失一样。瞧这是些多么好的人呀！他们是如此纯正无私和善与人处。国王和王后陛下，你们可以相信臣一句话：在整个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好之人，更美之国了。”

克里斯托弗的感动是出于真心的，这些“自然之子”们象天使一般纯洁，那是在基督教世界里从未体会到的。然则这种纯洁善良却不是经过文明时代的野蛮洗礼而造就的，而是天生的、纯自然的，所以不能象莲花出污泥而不染那样博得尊敬，而只能是令人欣赏、羡慕。不管怎么说，这反倒更证明它们是未经开化的野蛮人，于是这种纯洁、善良逐渐会让人蔑视、觉得可欺。克里斯托弗也不会因此放弃他的征服使命，只是认为不应该使用暴力，而应该以德教化罢了。

遇到船难的人们又开始以货易金的贸易

了。黄金总算安慰了他们的惊恐。酋长特别安慰了克里斯托弗，给他一个很大的假面具，上面镶着大块大块的黄金，还有其他一些金饰物，酋长亲自把它们挂在海军上将的脖子上，其他海员也得到了礼物。克里斯托弗回赠了衬衫和手套。人们的深重忧伤开始平息下来，情绪重新高涨。

可怜又可敬的印第安人！可耻又可恨的西班牙人！以传播福音的名义来到美洲，却对帮助他们的印第安人报以刀、枪、火和血。这真是对上帝的绝大讽刺，也是对所谓西方文明的绝大讽刺（写此稿时，正逢美国克林顿政府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指责甚嚣尘上，不知这些白种人对他们目前统治的这片土地上曾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说法"）。

对于"圣玛丽娅"号的搁浅废弃，克里斯托弗又另做他想，特别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了好报以后，他觉得是上帝让他在这里搁浅，是为了让他建一个居民点，再说"少女"号没有多余地方容纳"圣玛丽娅"号的船员，而且还要接着打听黄金究竟是从哪里搞来的。

克里斯托弗下令在离大河口不远的地方为要塞奠基——这要塞不过是用"圣玛丽娅"号的

船板搭的极简陋的房子及一座炮楼和壕沟。要塞被命名为纳维达德（圣诞节之意）。

克里斯托弗每天拜访酋长，联络感情，以确保在他走后要塞仍是安全的。当然，他还采用了其它办法，例如：他请来印第安人，观看他的船员们作战斗演习，用火枪射击，用大炮向“圣玛丽娅”的残余骨架轰击。可想而知，当火焰喷出、轰鸣响起时，这些“自然之子”将会何等惊慌和崇拜。

27日，要塞的工作刚结束，一名印第安人来报告：“东方很远的地方有一艘你们这样的船。”30日，又听到了同样的消息。那会是谁的船呢？当然是马丁·阿隆索·平松的“王牌”号！克里斯托弗本来想来年4月份左右再开始回航，但现在看来必须提前了，因为马丁·阿隆索·平松有可能先回西班牙并向国王和王后作假报告，那对他海军上将是不利的，再说只用“少女”号一条船继续考察危险太大。克里斯托弗越想越怒：“一切灾难都是王牌号开小差造成的！”1493年1月4日，他下令起锚回国。要塞留下了40余人，领头的是克里斯托弗的情人德拉阿纳的堂兄迭戈，还有一名前国王侍臣及公证人

罗德里戈。要塞储备了足够一年的食物，还有小船、枪支、火炮、种籽，用来换黄金的欧洲破烂儿等等。那40余人都是自愿留这里发财的。

岸上的人们挥手同船上的人告别，“少女”号缓缓驶出人们的视野，踏上了向东回西班牙的孤独之旅。

两天后，了望手看见了“王牌”号的帆影。

“王牌”号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窘迫不安地登上“少女”号，站在了海军上将面前。“对不起，海军上将先生。”他反复地咕叨着：“我不是擅自离队，请您相信这并非出自我的意愿，是水手们干的，我无权阻止他们发财，请原谅。”克里斯托弗沉默不语，冷冷地盯着他那张涨得通红的脸，平松船长终于窘迫不堪地停下来。克里斯托弗心中暗骂：诡辩！傲慢自私的小丑！然而他没有发火，最后让平松船长回船去了。平松船长如释重负。

两艘船在萨曼湾停了一下，结果西班牙人同当地加勒比族印第安人打了起来，因为聪明的加勒比人识破了欧洲人那堆破烂没有什么价值，就同西班牙人打起来。足有50个印第安人冲上来，羽箭打在西班牙人的盔甲上纷纷掉落，

西班牙人欣喜若狂，总算有用武之地了！弩箭和火枪猛扫过去，受创的印第安人吓得呆呆的看着插进身体的弩箭和枪伤的伤口，不明白那带着羽毛的棍子怎么会从那么远的地方飞来并插得这么深、这么痛，而那喷火棍冲他们“嘭”的一下，身上怎么就出了个洞，流着血。除了两个重伤者外，其余的印第安人轰然跑散了。总算西班牙人有良心，没有赶尽杀绝（虽然他们以后常这么干），双方派代表言和了，克里斯托弗又得到对方赠的一大块黄金，这真是回程中有趣的收获。

1月16日，开始刮西风，克里斯托弗下令起锚，他打算顺路去拜访一个神秘的马蒂尼诺岛，据说岛上住着好战的女人部落。可是西风突然停止了，计划只好改变。两条船在长期的航行中已经严重破坏，开始漏水，人们日夜不停地使用抽水机和唧筒抽水，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再继续考察下去将会是很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决定正式结束对“印度”的考察，回西班牙去报告这个好消息。

克里斯托弗身边有张地图，就是依据圣经和零星的传说绘制成的一种很不可靠，然而航

海家们视为珍宝的地图。克里斯托弗反复研究过它，推定蒙古的伟大的钦察汗国就在船队目前所处位置以北200海里处，即北纬45度左右(这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建立的大帝国，早就衰亡了)。这可是马可·波罗去过并以其夸张的描述诱惑过许多人的地方，也正是克里斯托弗梦寐以求的目标之一。所以他选定了一条北—东北的、略微偏离来时的路线的航向。

在平静的天气里，船员们捕鱼来丰富木碗里的午饭，因为船上除了面包、酒和印度安人的木薯以外什么都快没了。大家心里很焦急，偏偏船队行进缓慢，因为“王牌”号的后桅不太妙，无法把帆全鼓起来，结果影响了船队的速度。克里斯托弗心中暗自咒骂“王牌”号的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这个高傲自负的混蛋除了黄金，还是黄金，那后桅本来是可以修好的！

夜里，天色变了。低垂的浓云布满了天空，冰凉的雨点“吧嗒”“吧嗒”地落下来。西北风猛吹起来，把船吹得向前疾驶。

2月12日，他们终于碰上了令人心惊胆寒的暴风雨。漆黑的天空低垂在汹涌澎湃的灰白色大海上。巨浪把孤立无援的船只象玩具纸船

一样扔过来抛过去，船帆被击打得咔咔作响，纷纷折断。全船每个角落似乎都在咔咔响，好象随时要裂开。有的部位不是被浪打碎就是真的断裂了，碎片到处飞。迎西风滚滚而来的巨浪同西南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澜汇合在一起，把两条船挤进了巨浪峡谷的夹缝里。巨浪仿佛由水凝结成了大铁块，轰隆隆地往甲板上砸。本来有几张帆是用来操纵航向的，结果被砸得半点无存，只剩下一张同放得很低的横杆固定在一起的主帆。航向无法保持了，船员们只好任由惊涛骇浪摆布。

看来没顶之灾不可避免了，船员们一个个面孔煞白，眼睛里除恐惧外已容纳不下别的。有的船员开始祈祷，迎接死亡的降临。

也许还会有活下来的人吧？除了祈求上帝外别无他法了。大家聚在舰长室举行一个传统的仪式。克里斯托弗数了与船员人数相等的豌豆粒，在其中一个上做了十字记号，扔到帽子里。谁能把这个带十字的豌豆抽出来，谁就是将来向圣玛丽亚进香的人，因为他是上帝选择能够活下来的人，将来会向这位圣母献烛祈祷，以求拯救他死去的伙伴的灵魂。克里斯托弗第一

个把手伸进帽子，豆子抽出来了，上面正有一个十字。

疲惫不堪的男子汉们吃力地站着，那粘满盐花的双眉下，一双双眼睛从充满希望变成充满绝望和恐惧，还有愤怒。那原本无任何意义的豌豆粒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他们死定了！除了海军上将外，大家都得死！

有的人哇哇哭起来，还有的因为恐惧和巨烈的摇晃而呕吐起来。很快地，将死者的恐惧转化为对生者的嫉妒和怨恨，尤其这个生者是领他们赴这死地的人。有人破口大骂，骂得克里斯托弗狗血喷头，说他是个贪婪自私的大骗子，为了自己的名利把无辜的人们骗到了风浪里来。还有人大骂他狂妄固执，在来时的路上就有人想回去，可上将先生不同意，结果怎么样？大家都要死了，在西班牙故乡的妻儿还在等他们发财回来，今后谁来照料她们？而罪魁祸首却会活下去！

克里斯托弗心中痛苦万状，他同样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谁也没见过这么可怕的风浪。那豌豆粒是骗人的，谁也不会相信上帝会把拯救的力量塞进一小粒豌豆里，只不过是安慰人或

者说是安慰灵魂而已。抽着这豌豆的人反而会因为焦急和渴望而尝到更多的恐惧的滋味。

他看着面前在死亡来临之际挣扎呼号的人群，心中充满了不耐烦和蔑视：无知的人啊！只知道因为肉体的消亡而悲伤，却不知道真正应该悲伤的，是那些刚准备把上帝赐予的金冠戴在头上，却又被劈手夺下来的人。

他想起在他将被埋葬在黑暗的海底，从此无人知晓，他的两个孩子从此再也没有父亲了，也不再有贵族和总督的称号和不可胜数的黄金。自己的命运竟是如此不济。全能而仁慈的上帝，是你赋予我对自己的创举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你帮助我获得胜利。实际上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敌人无话可说，而国王和王后陛下会由于我们的事业而位尊荣极。可现在，这一切都将由于我们的死而付诸东流了。克里斯托弗心中的痛楚真正难以形容。“也许上帝是因为我的罪而在召唤我，不愿意让我享受到世上的荣誉。”

天气绝无好转的迹象，海浪仍然肆虐，谁都无法预料下一秒钟还会不会活在海面上。克里斯托弗尽力平静下来，把去年10月以来的发现

和航向简要记录在羊皮纸上，再把纸裹入涂了蜡的亚麻布里，塞进一个小木桶，扔进海里。在桶上刻了一句话，说小木桶如果被原封不动地送到西班牙，王室将奖给找到木桶的人一千杜卡特金币（古威尼斯金币名）。英雄可以死去，但英雄创下的业绩应该传之于世，流芳百代。

三天之后，风暴平息下来。

死里逃生的人们过了好久才想起来应该为此高兴而赞美上帝。然而人们发现，“王牌”号不见了。

日出时，了望手在东方发现了陆地。舵手和海员们根据克里斯托弗每天给他们的故意歪曲的资料，断定此处是葡萄牙海岸或是马德拉群岛。只有海军上将根据自己的计算认为此处应该是亚速尔群岛。沿岸走了两天后，在一个适于停泊的小镇附近洋面下锚了。

与当地居民联络后，证明这里果然是葡萄牙管辖的亚速尔群岛。刚刚逃脱了死亡的克里斯托弗因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确定船只位置的人而高兴，他十分得意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一直把所走过的路程算得比实际上长些，以把舵手和海员们引入迷魂阵，并为自己保持着向西

方航行的秘诀。我这件事干得如此漂亮，以致现在谁也不能开辟通往印度的可靠航线。”可惜别人无法分享他的得意。

克里斯托弗向镇上派了人，请求当地葡萄牙官员的援助，衣着破烂的而且疲惫不堪的代表们敲响了葡萄牙人省长的门。

这位省长大人精明得很。他也许听说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其人，可是从不相信他向西航行到印度的鬼话。眼前这些西班牙人声称带回了黄金可能不假，但绝不会是印度的黄金，而是几内亚的黄金。这些可恶的西班牙人准是偷偷到了几内亚海岸。要知道根据从前西、葡两国签订的阿尔卡索瓦夫斯合约，非洲可是葡萄牙的，这些西班牙人是从葡萄牙土地上偷东西的窃贼！

省长请代表们吃饭、休息，声称立刻派人将救援的物资送到船上去，然后派兵士将他们看了起来。

物资确实送到了。省长派的人向克里斯托弗说：“您的人将在岸上过夜，海军上将先生。省长大人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他们讲的惊险故事真是太精彩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太累的话，

省长大人会让他们讲上一夜的。”克里斯托弗耸耸肩：他们确实有讲不完的故事给鼠目寸光的葡萄牙人听，如果不是因为葡萄牙人拒绝了他克里斯托弗的话，现在听故事的应该是西班牙人。“好吧，就让他们留在岸上过夜吧。请转告你们省长大人，西班牙海军上将、印度总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请他派一名神甫到这儿的小教堂来，我们要还我们在风暴里许下的愿。”“行，海军上将先生，小事一桩，您会满意的。”

不久，葡萄牙人送来通知：神甫已在教堂恭候。克里斯托弗选了半数左右的船员，代表他本人和“少女”号全体，去向圣母玛丽亚祈祷、献烛。

那些海员们穿着衬衫，什么也没带，向教堂走去。快到教堂了。劫后余生的西班牙人开始划十字。突然，一阵马蹄声传来，等他们抬起头时，发现四周已围上了骑兵，是葡萄牙人的骑兵，长矛、火枪、弩箭已对准了他们。省长得意非凡：“束手就擒吧！西班牙海贼！”

“少女”号上的克里斯托弗还蒙在鼓里，直到他觉得进香去的人耽误得太久，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了的时候，他才下令把船开到那个小教

堂附近的海面去。远远的，看见了葡萄牙骑兵正在下马，有一部分已登上了小船，很快，一群小船向“少女”号划过来。“他妈的葡萄牙人！我们的人被扣压了！”省长大人也在一艘小船上，他与众不同的衣着使克里斯托弗马上认定他就是那些可耻的扣押者的头子。克里斯托弗喝令火炮瞄准，一簇火绳立刻被站在火炮旁的西班牙人举起来。葡萄牙人的小船停下了。

“咱们谈谈，海军上将先生。”省长讽刺地大笑起来。

克里斯托弗回答道：“好吧，省长大人，请上船来。”

“上船？这倒是个办法，很高兴您明白这种事情不是武力解决的。您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当然能！”克里斯托弗心里想的是省长一上船就把他抓起来。

“哈哈，你以为我会相信吗？”省长得意地大笑。“少女”号上的水手立刻痛骂起来，葡萄牙人立刻还以更加恶毒的语言。

克里斯托弗拿出自己的护照向省长挥着，给他读上面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签字，威胁道：“你不怕有引起政治麻烦的危险吗？”

“我对这张破纸片不感兴趣。我以葡萄牙国王的名义命令你，进港接受检查。”

省长的顽固不化终于使克里斯托弗大怒：“检查？来吧！不过您得穿好盔甲，我会让您检查我的剑和我的大炮！”

省长毫不在意地摇摇头，不吱声了，双方对峙起来。

克里斯托弗当然不敢开炮。天气开始恶劣，“少女”号若再不撤出就会陷在岸边的浅滩上。克里斯托弗下令撤退，先去找一个避风港再说。“少女”号的水手们怒火万丈，纷纷要求向亚速尔群岛进攻，把人抢回来。如果把人留在葡萄牙人手里，对确保西班牙独占印度航线可太不利了。克里斯托弗考虑了一下，放出风声说，他将进攻不远处的一个小岛，至少要抓 100 名葡萄牙人带回西班牙，作为对省长扣押西班牙船员的报复。

省长得知消息后立刻着慌了，他既缺乏大船，也缺乏大炮，根本无法进行支援作战。如果狡猾的西班牙人真的进攻那岛子的话，岛上不会打仗的移民肯定会投降，难道要西班牙王向葡萄牙王要求交换人质吗？那祸可就惹大了。权

衡再三，省长决定高抬贵手。

取得了主动权的西班牙人跃跃欲试，出言恫吓，省长乖乖地放人，还送上淡水和食物，象送瘟神一样把西班牙人送走了。

离朝思暮想的西班牙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但是暴风雨又来了。已经历一次死神折磨的船员们懊恼万分地同海浪搏斗着。恶浪从两侧猛扑到甲板上，把船往下砸，要么把船举起来再摔下去，四面电闪雷鸣，有如世界末日临近。船员们又陷入绝望之中，抓豆子的把戏又玩了几回。但这一次上帝很快显灵了，快清晨的时候，风浪小了。克里斯托弗发现南来的波涛已经把他推到了葡萄牙岸边。日出之后，船进入特茹河口，再往上，就是里斯本了，终于到了欧洲坚实的土地上。

船只逆流而上，寻找合适的泊地。他们从来帮忙的葡萄牙人口中得知，他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在暴风雨中至少有 25 只船连人带货沉入海底。海军上将可以松一口气了。

当他从印度满载而归时，却首先被风浪推到了曾经拒绝过他的地方，这当然等于上帝指示他来的，目的是向葡萄牙人证明他克里斯托

弗的神圣，得到了上帝的眷顾，葡萄牙人会有多么懊悔。

克里斯托弗写了封信，派急使送给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请求准予进入里斯本港。为了打消葡萄牙人的怀疑，他特意声明他的“少女”号是在从印度而不是从几内亚返回的途中进入了葡萄牙领地。

克里斯托弗在写到“印度”这几个字时，是多么的惬意啊！他这个被放逐、被嘲笑、被凌辱的人，如今从盛产黄金和香气袭人的干丁香花茅“印度”归来，所乘的快船装载着这么多黄金，以致要为它担惊受怕。现在还渴求什么别的呢？

巴托洛梅·迪亚士来到船上，他就是克里斯托弗在最困难时期亲见他得意洋洋进入里斯本港的那个发现好望角的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算什么，我可是从印度运回了黄金！从前落魄的站在岸边的看客变成了今天高高在上意气风发的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再具有圣徒的本性也抗拒不了这世俗的诱惑。

迪亚士要求克里斯托弗按惯例前往国王的防卫舰证实自己的身分，否则不能进港。克里斯托弗一言不发，把自己的全权证书朝他脸上一

甩，冷冷说道："瞧瞧你面前是谁，是大西洋海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不论是我本人，还是我任何一位随从，都不会下船。但我还是要进里斯本港。"迪亚士满头大汗，灰溜溜地走了。在黄金和爵位面前，人人自卑。

克里斯托弗不耐烦地又等了几个小时，葡萄牙国王的巡防舰长身着礼服，在司号员陪同下来到"少女"号上。

"我奉命领您的船进港。唯您是从，一切照您的命令办，海军上将先生。"

## 凯旋：黄金渐欲迷人眼，教皇象切苹果一样剖开了地球

在去拜见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之前，克里斯托弗在船上晤见了许多重要人物，他们有的是宫内官员，有的是望族显贵，还有王国的大臣。他们一群一群地拥上船来，好奇地把各种"印度"货物看个不停。克里斯托弗命令把同印第安人交换得来的许多黄金摆出来，吸引了葡萄牙高官们的贪婪的目光。这群曾经嘲笑过他的贵族象跟屁虫一样粘在克里斯托弗身边，称

他为海军上将先生，一再要求把去印度的故事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克里斯托弗则宽容得多，他故意用夸张的叙述来吊这群蠢货的胃口，还自吹自擂似地讲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自己的神圣，跟屁虫们纷纷点头称是。

3月9日，茹安二世召见了克里斯托弗。

当昔日的求见者来到面前时，茹安二世忍不住想起了当年他拒绝克里斯托弗时曾对宫廷史官讲过的一番话，不由又愧又羡。克里斯托弗行礼后，茹安二世急忙让他坐下，坐在自己对面，以示亲近和宠爱。这个热那亚人，比当年少了股英气勃勃的劲头，但更加成熟、更加深沉，而且成功和荣誉带给他以高傲和自信。如果说他当初是个愣小子的话，现在则已是个老练的上将了。茹安二世语气谦和，甚至过分殷勤，向克里斯托弗提出各种问题。谈话无休无止，茹安二世客气地挽留克里斯托弗在他的住处住了3天。夜晚，睡在行宫里的华床上，克里斯托弗真正体会到了被王室奉为上宾的那种快感。想想吧，葡萄牙人长久以来只不过是贴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只有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穿过了大西洋，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不久以后，那里将

成为第一个基督教王国，征服世界的伟大使命在他手里实现了，圣徒克里斯托弗把上帝背过一条小河，而他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则把上帝背过了大西洋，何况，那里还有数不尽的宝藏呢……

茹安二世的热情和关切掩不住他的悔意和妒嫉，克里斯托弗看得出来，国王被深深刺痛了。有一次，茹安二世好象不经意似的对克里斯托弗指出，根据15世纪中叶教皇敕令和阿尔卡孛夫瓦斯和约，从勃哈多尔角（在非洲东北）到印度的所有土地上，葡萄牙人拥有至高无上上的主权。克里斯托弗付之一笑，这种示弱和嫉妨的话没有任何实质性危胁，只是让他更加得意罢了。

不过不宜在葡萄牙久留了。完全有可能的是，某些心术不正的人会向茹安二世进谗，要求批准某些可耻的计划来谋夺克里斯托弗新发现的印度土地。

确实，有个大胆的宫廷内侍，向茹安二世建议：国王可以劝克里斯托弗从陆路回西班牙，这样半路上有很多机会杀掉他，克里斯托弗一死，西班牙人去印度的航路就等于被堵死了。茹安

二世对此不屑一顾："蠢才！'少女'号和不知去向的'王牌'号的水手们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考察印度的见证人，你还指望这些秘密能永久隐瞒下去吗?"

"少女"号启航了。

船只顺特茹河而下，绕过了圣文森提角。差不多17年前，克里斯托弗就是从这里落水并用一块船板泅上了岸。中间经历过那么多辛苦和波折，今天终于志得意满地从这里离开了。3月15日，"少女"号进入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去年8月3日，他就是从这里启航的。这天，他写下最后一篇航海日志："我出航的幸运结局，奇迹般地证实了我所一直坚持的主张。在航行时上帝所赐予我的以及我在这里所描述的许多奇迹，都说明了这一点。上帝的大慈大悲还表现在：尽管有许多学者名流反对，说我的计划是个骗局，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在国王和王后陛下的鼎力支持下，我毕竟坚持了自己的计划并把它变成了现实。我虔诚地希望，我所开拓的事业能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增添莫大的光彩，它是举世无双的。"

大约也就在这一时刻，在暴风雨中同"少

女”号失散的“王牌”号在西班牙北部海岸平安地抛锚了。马丁·阿隆索·平松船长低三下四地请求国王和王后的召见，梦想独享发现印度的荣誉，可是头脑冷静的国王夫妇派人提醒他，他是海军上将的下属，国王不便召见。平松船长垂头丧气，既得罪了海军上将，又不蒙国王恩典，他的路已经被堵死了。刚从死亡边缘逃回的他疲惫不堪，心有余悸，回到老家后生了一场大病，很快就去世了。马丁·阿隆索·平松，这位颇有才能的航海家和勇敢的船长，曾在克里斯托弗走投无路时帮助过他，后来又成了他的探险伙伴，积极组织了这次远航，本来应享有他应有的荣誉和财富，却这样死在了自己的贪欲之下。

在帕洛斯港，克里斯托弗的归来成了热门话题。去年他们曾因国王的判决被迫提供了两条船，许多商人奉命低价出售装备，结果赔了本，至今想起，还痛在心中。可是克里斯托弗回来了，他的功勋令帕洛斯城也可大沾其光。

同葡萄牙人一样，来参观的络绎不绝。最后，连阴森的宗教裁判者代表团也来了。他们看着那么多新奇的东西目瞪口呆。克里斯托弗把

瓜卡纳加里酋长送他的黄金面具拿给他们看，还割了一大块金子给他们，神甫们慌手慌脚，捧着金子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国王和王后的信到了，信中称克里斯托弗为“我们的大西洋海军上将，在印度被其发现的所有岛屿的总督克里斯弗·哥伦布”，还写道，两位陛下已“十分满意地获悉了他的成功。”这说明先前许下的许多特权在这里已得到了确认。克里斯托弗赶紧选择路线，在向圣母玛丽亚还愿后，去朝见国王和王后。

这条路线绕遍西班牙，经过各个主要城市，最后到巴塞罗那。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用黄金和印第安人俘虏征服每一个西班牙人的心。

在巴塞罗那，游行的队伍摆开了。最前面是一些海员，穿着远航时的盔甲，挤开汹涌的人群开出一条道路。接着是骑在马上的海军上将，穿着礼服，高傲华贵，意气风发。跟在他后面的，是6名印第安人俘虏，他们被这么多白种怪物骇呆了，瑟瑟发抖。他们身上披了许多金饰物，手里拿着他们家乡的木矛，有的肩上还蹲着一只花花绿绿的鹦鹉。为队伍殿后的又是一些海

员，他们牵了许多骡子，驮着金光闪闪的砂石、香气扑鼻的木头、珍禽异兽的标本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的标本，更重要的，是一些装黄金的箱子。箱子被打开了，里面全是从印第安人那里换来的金棍、金面具、金片，还有金锭和金块。黄金的金光全部幻化成克里斯托弗脑后的光轮，艳羡者的耳语和垂涎表情令他深深迷醉。

王宫是游行终点。在宝座面前，克里斯托弗跪下去。美丽的王后伊莎贝拉激动得面泛红潮，就连冷漠的斐迪南国王都不能自持。他们赶紧把克里斯托弗扶起来，也不让他行吻手礼，而是让他坐在自己身旁。克里斯托弗深深低下那已花白的头，为国王和王后的礼敬有加感激涕零。

王后入迷地听克里斯托弗讲印第安人、吊床、烟草、黄金、美丽迷人的“印度”风光；斐迪南意醉神迷，手里掂着一块黄金，神游物外；小王子胡安还是个孩子，良好的宫廷教育使他学会保持尊严，可这时他死盯着那些怪鱼怪兽的标本，恨不得立刻抱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克里斯托弗的归来征服了国王全家，克里斯托弗抓住这一时机，向国王夫妇建议：“立即向伊斯帕尼奥拉岛殖民。”他把一份在船上拟好

的方案交给国王。

国王夫妇迫不急待地研究了这份文件，上面列出了殖民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计划要点：包括有手艺人、职员和神甫的两、三千移民，应该在气候条件适宜的三、四个地方定居。开采黄金属于总督的特权，但在这之前必须先建起许多居民点。为避免过分的黄金热可能促使移民们敷衍塞责其他义务，一年应有一定时间停止开采黄金而从事农活。所有采掘的黄金应集中地改铸成金锭并打上戳子。为了简化查验，黄金只经过卡迪斯运回西班牙，通过其他途径运进国内的黄金应该充公。全部采掘的黄金中，百分之五十点五应该归王室，百分之一归僧侣们。国王夫妇对这一计划大为赞赏，讨论后予以批准。

克里斯托弗在巴塞罗那度过了一个半月。国王夫妇委托他筹备第二次远航。1493 年 5 月 20 日，任命他为派往“印度”的船队的总领队。

荣誉的太阳照耀着克里斯托弗。这一个半月成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他不停地被邀去参加各种宴会。他的对上帝的信仰、对自己的使命的执著、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地理见解，过去是大家嘲笑的对象，如今成了人们仅能望其

项背的长处和高贵品格。

一天，在一个晚宴上，许多知名贵族出席了。谈话照例涉及到印度。于是其中一位大胆说道："克里斯托弗先生，如果您也未完成自己的宏伟创举的话，在西班牙这样一个有众多杰出的宇宙学家和航海家的国家里，会找到另外一个人实现同样的发现。"克里斯托弗未做答复，而是拿起一个鸡蛋，说道："尊敬的先生们，请试试把这个鸡蛋直立起来，而不借助于面包屑、盐或其它东西，然后我会把它立起来并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发现了印度。"鸡蛋传了一圈，谁也不能把它立起来，最后又回到克里斯托弗手里。他用力把鸡蛋按在桌子上，使它尖的一头的硬壳破了一点，这个头朝下的鸡蛋就立住了。四座愕然，然后领会了他的意思。当事已做成时，谁都知道怎样完成它。先生们应该自己去探索印度，而不是去嘲笑第一个大胆地去从事这项事业的人。

国王进一步对首先到印度的人表示赞赏和好感，他授予克里斯托弗一枚徽章，上面有王国的象征图案，显示了极大的宠幸和荣誉。克里斯托弗把图案稍作调整，国王也没反对。徽章上，

盾被冠以带地球和十字架的头盔，海岸与群岛相接，在左下1/4角的地方出现了浅蓝底上的金锚——这是海军上将的标志。而在围绕着徽章的绦带上写着著名的铭文："不管是对卡斯蒂莱，还是对雷翁，新世界的发现者都是哥伦布。"(雷翁与卡斯蒂莱是西班牙未统一前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两个较大王国。)

此外，国王再次向克里斯托弗确认了他的全部特权，他的兄弟可被称为贵族。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达到了荣誉的顶峰。

西班牙的喜庆气氛使葡萄牙国王茹安二世如芒刺在背，忐忑不安，他深信：根据15世纪中叶教皇训谕，从非洲西岸向东的土地都是葡萄牙的，印度正应该在这部分土地上。如果西班牙人向西找到了更近的途径，那么教皇也帮不了忙，航海家亨利王子50年劳动成果和他的追随者40年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葡萄牙若想保持对印度的优先权，就只能拿起武器来对付突然出现的强大敌人。

西班牙国王夫妇也毫不手软，竭尽全力来捍卫自己的立场：向西航行发现的印度土地是西班牙的！西班牙也作好了战斗准备，因为对摩

尔人的战争胜利后，又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一块伯爵领地，现在有能力同任何国家作战。国王夫妇给公爵们去信："要使你们统辖的全部快船做好出航准备，一旦需要就可使用它们。"

外交手段也是不可少的。教皇出身于西班牙名门望族，利用了这层老关系，再搞些贿赂——不是给教皇，而是把从印第安人鼻子上抽下来的黄金制成饰品赠给一些大教堂，终于博得了教皇的好感。

教皇采取行动消除了两国对立状态。两国都是教廷崇爱的宝贝，他们从不起来反对教皇的精神权威。他们还同摩尔人作战，赶走了异教徒，用剑和宗教在自己的国家里清除了异端。在迫害犹太人、赶走摩尔人方面，教廷再也找不到比西班牙和葡萄牙更好的帮手了。可决不能让这两个宠儿之间发生战争。

因此，教皇决定把地球上尚未发现的土地分给这两个国家。教皇发出一道训谕，以基督全权代理人的权力，把地球一剖两半，象分苹果一样，位于距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100里格(320海里)、从北向南穿过大西洋之设想线以西的所有陆地归西班牙，以东的归葡萄牙。

茹安二世很不满意，他坚持以老办法分割地球，即加那利群岛所在纬度以北归西班牙，以南归葡萄牙。这样就可以阻断西班牙通往南方热带海洋的航路，那些黄金与香料之地就尽入葡萄牙囊中了。可是不久教皇又来了一通训谕，重申了他上次的划分，并再度确认了西班牙的新发现的利益。茹安二世无奈只好同意。1494 年西、葡两国签订条约，西班牙稍做让步，把分界线向西移了移，结果让葡萄牙人得到了巴西。克里斯托弗所发现的“印度”，即美洲，则除巴西外全成了西班牙人的殖民地。

正是由于克里斯托弗向西航行的发现，才使世界的样子不同了，激起了全欧洲的探险狂潮。而且教皇大手一挥，殖民时代正式开始了，“印度”的居民们从此陷入了灭绝的边缘。

# 第四章　杀戮与流血的开端

**他带着一个庞大的船队驶离加的斯港。此时此刻他比凯旋时更感到自豪和激动**

1493年5月25日，第二次航行正在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西班牙国王在巴塞罗那颁布了一道圣谕，要求把让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任务列在首位，对待印第安人要仁慈宽厚和关怀备至，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有任何不公正之处，都应受到严厉惩罚。这圣谕被人们当成了一纸空文，谁都知道，这是王室做出的姿态，也许他们确有高尚的本意，但是他们更要黄金。自从欧洲出现寻金热和探险热以来，特别是克里斯托

弗发现“印度”并运回黄金后，真正的基督教思想和宗教教旨已经被时间本身泯灭了，泯灭于贪欲和暴行中，成了一切在殖民地上的无耻行为的借口和遮羞布。由于它和无止境的黄金欲相冲突，和不能容忍异教徒的僵硬态度相违拗，所以必然失去其纯洁性。那个时代的政策只能是颠倒黑白的假道学的产物。无人能与这种贪欲抗衡，克里斯托弗后来发布过许多保护印第安人的命令，甚至惩罚过手下的强盗们，结果怎么样？最后连他本人也不得不亲自率军与印第安人作战。

至于普通的探险者、冒险家、投机者们，他们既有对上帝的信仰和恐惧，有所谓的西班牙自豪感，也有贪婪和凶暴的本性，那些信仰和自豪感更助长了他们在异教徒面前发挥这一本性。黄金，然后是上帝是真实的排序，而表面的排序是上帝、黄金。这个关系弄清了，就可以实现这个口号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终于翻开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无耻的一页。

在诏书中，国王敕令克里斯托弗的第二次远航不但要教化当地土著，还要巩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永久统治，建立一个永久的商业殖

民地，并且还要调查古巴的情况，看它到底是一个岛，还是印度大陆之一部分。

这次国库拨出上千万的钱，装备了 17 条大船，旗舰仍被命名为“圣玛丽娅”号，船队中还包括忠心耿耿、幸运可靠的“少女”号。

这次船队招募了 1500 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大部分是一心到印度发财的冒险家和无赖。不过迭戈·哥伦布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克里斯托弗的弟弟，文静谦和。他被克里斯托弗自己任命为“印度”副总督，这种目无王上的自私行为可着实令国王夫妇不快。船上还有一些王室代表、医生、僧人等等。不过没有平松家的人，上次航行中因为马丁·阿隆索·平松对克里斯托弗的背叛，这次他们家的人被置于圈外了。有不少手艺人、矿工和农民也上了船，他们是挤得头破血流后才成为去“印度”淘金的“幸运儿”。

船上储备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和其他装备，上次航行所创造的利润是装备那 3 艘船所耗费的成本的 170 倍，因此这次不但国库慷慨解囊，就连商人们也格外大方。

克里斯托弗权高位重，颐气指使，可是人们一丝不苟地奉行了。他的狂妄和为自己打算的

某些做法终于令宫廷不快了。9月5日，离启航只有20天了，国王夫妇把克里斯托弗找去，声称他们有权了解他们派去的海军上将以他们名义占领的“印度”到底在什么位置，克里斯托弗再也不好隐瞒，只好如实汇报。启航前，伊斯帕奥拉岛的经纬度被写进给每位船长的信封里，但规定只有在船只掉队时，船长才能开启此信。

1493年9月25日，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船队信号旗迎风飘扬，在欢呼声中驶离加的斯港。去年8月3日，孤零零的3只船是从一个小城启航的，如今宏伟的大船队是从一个良港出发。克里斯托弗此时此刻，比凯旋而归时更感到自豪和激动。

同上次一样，船队先到加那利群岛补充给养。为了开发殖民地，还装上了甘蔗苗和一些家畜。后来在新大陆开设了许多甘蔗园和糖厂，使成百万的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埋骨于此。家畜中有8头猪，它们是到今天为止在美洲生活过的猪们的祖先。还装了几条大猎狗，不久它们就会被派上用场，因为美洲土地上还无人见过这种从地狱里来的可怕的凶神恶煞，印第安人的“哑狗”可与此大不相同。

克里斯托弗选择了一条偏南的航线，这样他也许有机会在“印度”附近碰上上次未来得及考察的女人岛。

这次航行未发生任何意外。

但是到了10月底，大部分人忍受不了了。许多人从未在海上航行过，对小风小浪就怕得要死，更令人无法忍受的是因为载人过多而引起的口粮和淡水配给减少。一些人牢骚满口，声称忍无可忍，只想快些到达陆地。11月2日，克里斯托弗根据滚滚而来的云朵和风向判断，很快要接近陆地了。他向大家宣布：不用忍耐多久了，“印度”马上就要到了。果然第二天清晨时，山峦起伏的岛屿映入大家眼帘。这里是加勒比海的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多米尼加岛。全体队员集合在甲板上，欢呼声此起彼伏，然后感情激动地唱起《拯救雷希纳》以及其它祷词和歌曲，以感谢上帝的仁慈，使他们在启航20天后终于到达了陆地。他们在一个背风的地方下锚了。

克里斯托弗拿着旗帜和宝剑，在壮观的卫队簇拥下登岸了，并竖起一个大十字架。船员们在岛上搜寻了两个小时，一个印第安人也没看见，不过倒是发现了许多不知名的野果。有几个

在船上馋昏了头的移民不顾一切地想尝尝鲜，结果刚把野果送入嘴里，立时面孔肿胀，浑身发烧，疼痛难忍地嘶喊挣扎起来，然后象个疯子似的拼命乱抓乱咬。克里斯托弗叫了几个强壮有力的人硬把他们按住、捆上，送回船里。“印度”土地的第一课令许多人栗栗危惧。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们幸亏没去尝一种他们发现的树的果实，那树的树液里含有剧毒，是印第安人用来制毒箭的。

在晨曦之中，西班牙人看见近处有几个岛子象一颗颗碧绿的宝石，岛上有瀑布和火山。于是派出先遣队去探查。

在那岛上有印第安人居住，不过大人跑掉了，只剩下两个吓呆了的孩子。他们的茅屋里有鱼网、鱼线、鱼钩等各种捕鱼工具。西班牙人给两个孩子的小手上系上叮咄作响的小铃铛，这样大人回来的时候就会知道：西班牙人没有恶意。西班牙人在茅屋里看见了几个很怪的水果，象放大了的松塔，顶部有翠绿的刺人的缨子，下面是带刺的金黄的果实。既然印第安人食用它，显然是无毒的。一个西班牙人大着胆子剖开一个，哇，多么清香迷人的气味，那金黄多汁的果

肉令人垂涎欲滴。割下一块放进嘴里，全身马上被那酸甜馨香的味道浸透了。西班牙人象馋嘴的小孩子一样吃了又吃，等吃不动了，他们才发现嗓子、舌头、两腮已被涩得又麻又疼了（后来他们才发现，菠萝要浸在盐水里吃才不会伤害口腔）。在另一个茅屋里，发现了一个制作精巧的食具，但是等西班牙人终于认出里面盛的是什么的时候，刚吃下去的菠萝差点被恶心得吐出来。那里面装的是没被吃完的人手、人脚。

毒人的野果、甘美的菠萝、吃剩的人手脚，这几样东西足够新来到这里的欧洲文明人大吃一惊了。看来在附近几个岛上不会有太多的印第安人，也就不会有黄金了。克里斯托弗下令收队，继续前进。可是清点人数时竟少了7个。最后从他们的伙伴口中得知：他们上岸找黄金去了。

克里斯托弗大发雷霆。他下令立即开船，让那几个贪婪的人留在这里找黄金吧。大家吓坏了，赶紧求情，终于让海军上将心软下来。船队整整等了4天，失踪者终于从树林里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他们的样子可怜极了，又饿又瘪，衣服划破了，身上全是刮伤，两手没有一块金子。

原来他们迷了路，跑进了即使白天也看不见阳光的密林里，幸亏有个懂星位的人晚上爬到树顶按星辰判定方位才最终逃了回来。克里斯托弗毫不可怜他们，命令把领头的带上镣铐，其余6人每天减少一半口粮。这7个人挨罚倒没造成影响，可是他们4天来居然没找到黄金且弄成如此狼狈，许多人心里开始嘀咕起来。

克里斯托弗选定了去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航线，船队启航了。一路上发现了许多岛屿，不过这些岛都是火山岛，没什么好看的。

11月14日，船队驶近圣克鲁斯岛。岸上有一队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克里斯托弗急忙派小艇向那群人划去。快近岸边时，一条独木舟飞快地横插过来，截住了去路。船上有几个划船的印第安人，还有一个威武的大汉，头上有许多羽毛，挂着许多精巧的饰物，身涂成红色，手里举着一支木矛。他哇啦哇啦地冲西班牙人大叫，挥着手，意思是说不许上岸。小艇上的西班牙人哈哈大笑，故意把小艇往独木舟上撞。结果那印第安人火了，挥着木矛打起来。西班牙人拔出剑来，恶狠狠地扑上去，有人还放了弩箭。可是灵巧的印第安人把船划得进退自如，只有一个人

中箭落水，而西班牙人则有两个挨了木矛之刺和毒箭，中毒的立刻奄奄一息。印第安人终于抵敌不住，划船跑了。西班牙人把那个肚子中箭的印第安人抓了起来。他的肠子已经流出来了，西班牙医生看了一眼就命令把他扔到海里去，象扔一条老鼠一样。不料这印第安人把肠子塞进肚子，一手捂住伤口，一手划水向岸边泅去。印第安人的悍勇使几个西班牙人觉得大为有趣，他们大呼小叫地追上去，再次把他抓住，用绳子捆起来，丢入海里。印第安人用脚蹬水，拼命挣扎，游向岸边。他如此强劲的生命力终于让西班牙人不耐烦了。有人端起弩弓，只听一声惨叫，那印第安人惨叫着沉了下去，海面上泛起一圈圈红色的涟漪。对印第安人肆无忌惮的虐杀就这么开始了。

12 月 22 日，地平线上出现了长满森林的平坦海岸。上次航行抓获的印第安俘虏开始高兴地喊叫起来，克里斯托弗根据他的计算判断出这就是伊斯帕尼奥拉岛，随员们根据自己的推断不相信这是该岛。直到几个印第安人在近岸处逃跑了，他们才确信这就是那几个印第安人的家乡，不由得对克里斯托弗的领航技术佩服

得五体投地。要知道，在少量观测仪器不准确的计算结果指引下，能够跨过大西洋从零星散布的众多岛屿中找出想找的那个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船只被信风吹送着向纳维达德要塞疾驶。克里斯托弗派一队人上岸，随船队行进的方向搜索，寻找适合建立新居民点的地方。岸上的搜索飞快地进行着，不断有旗子信号报到船上。突然，信号旗急促地晃动起来，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了。支援的人马上到岸上与搜索队会合了。在一条河边，搜索队正围着两具尸体。尸体上没有衣服，已经腐烂不堪了，恶臭扑鼻。其中一具在颈部套着绳索，另一具则是在脚上。西班牙人惊疑不定。克里斯托弗接到报告后，根据对尸体的描述也确定不了尸体是什么人，只好命令搜索队呆在岸上，明天继续前进。第二天，又发现了两具尸体，仍然是被绑着的，不过其中一具尸体有浓密的大胡子。

克里斯托弗怔忡不安。印第安人是不留胡子的，老头子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别的欧洲国家派来的人，就只能是去年留在纳维达德要塞40余人中的成员，这说明纳维达德要塞已遭到灭

顶之灾，肯定是被印第安人攻占并毁掉了。如果是西班牙人胜利的话，是绝不会让自己同伴的尸体曝于荒野的。不能再等下去了！

克里斯托弗确定了直达纳维达德要塞的航线，并领着船队尽快驶到那里的海湾。抛锚后，克里斯托弗命令举火、放炮，向要塞留守部队预报他们回来了。黑暗的夜空里，纳维达德要塞方向了无声息，只有浓烟四处飞散开，伴着大炮的轰鸣和蛙类的鸣叫。全船队的人都陷入惊恐不安之中。

就在克里斯托弗焦虑得无可奈何，而又不能在夜晚情况不明无法派人冒险上岸的时候，旗舰前方传来桨击水的声音，紧接着响起了发音不伦不类的叫喊，这正是去年克里斯托弗在这里时印第安人对他的称呼，即克里斯托弗教给他们的西班牙语单词："上将"。"上将"赶紧跑了出来，喝令印第安人上船，可印第安人畏缩不前，克里斯托弗自己擎了一只火把，照亮自己的脸让印第安人看清，印第安人这才放心上船。

他们是瓜卡纳加里酋长派来的人，送来了两个金面具，让使者报告说受伤了不能亲自来。"和谁打仗？"克里斯托弗敏感地想到了留守要

塞人员。印第安人连比划带叫："卡奥纳波！"最后弄清楚，卡奥纳波酋长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比瓜卡纳加里更强大的统治者，克里斯托弗尚未造访过他的领地。"那么我的人怎么样了？"印第安人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只告诉上将他们很好。"很好？死人是怎么回事？"印第安人慌忙回答说是病死的。克里斯托弗断定他们在说谎，纳维达德要塞的人肯定死光了！

清晨，克里斯托弗率领一大队已备好武器的士兵登陆，直奔纳维达德要塞。要塞已成了废墟，船板搭成的房屋已经烧成了木炭，只有几根未烧完的柱子黑漆漆地立着，壕沟和围墙也被践踏得凌乱不堪。拨开烧焦的木头，发现了一些被砸毁的欧洲人的箱柜，周围散落着已经不能使用的零星的欧洲人的日用品。唯独不见活人，甚至死尸也没有。克里斯托弗猛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是由于有些人想独吞黄金引起内讧？"他叫人拿来铲子，找准一处地方猛挖下去，那里是要塞用来埋藏黄金的地方。里面空空如也。

一批队员奉命向周围搜索。有些人进了瓜卡纳加里酋长部族的茅屋，结果发现了许多西

班牙人的东西，例如只有西班牙人才穿的一种外套，甚至有上次航行时废弃的一只大铁锚。队员们疑心重重地回到要塞废墟，那里正围了一大群印第安人看热闹，有的用黄金和西班牙人换东西。天真无邪的自然之子们无所顾忌的大声谈论着，克里斯托弗令上次航行中学会了一些当地土语的船员和跟在身边的一名印第安人听着，苗头渐渐出来了：有人在抱怨说一个西班牙人抢了3个印第安女人，另一个更大声地抱怨说他见一个西班牙人抢了4个。然后就有人说是卡奥纳波酋长和麦列尼酋长的战士杀死了西班牙人。克里斯托弗百般套问，终于知道附近的草丛里有西班牙人尸体。

长草拨开，11具伤痕累累、腐烂不堪的西班人尸体露了出来，他们是被印第安人打死的。

瓜卡纳加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在一群士兵的护卫下，克里斯托弗突然光临瓜卡纳加里酋长的茅舍，酋长吓得从吊床上蹦起来。克里斯托弗让医生强行给他检查身体，医生拿出来一堆玩意儿把酋长吓得直抖。他的身上没有一丝伤痕。紧接着，克里斯托弗注意到围观的印第安人中有不少受伤的人。医生过去检查了一下，低声

向克里斯托弗报告："不是西班牙武器弄的伤口，象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木矛和弓箭。"酋长不停地向克里斯托弗解释，说西班牙人自己打仗，又同卡奥纳波酋长打仗，然后卡奥纳波酋长的战士向西班牙人和他的部族进攻，他无力去支援要塞。

一切全明白了。定然是因为有些留守人员不满意克里斯托弗的情人的堂兄制定的温和政策，起来反对他，想去大张旗鼓地找黄金，而不是老老实实地在要塞里等上将再次回来。于是暴发了内讧。反叛者们胜利了，一路上放火抢劫、强奸，一直打到卡奥纳波酋长的领地，碰上了比瓜卡纳加里的族人更为众多和强大的印第安战士。于是他们被杀得一干二净，死前也许还受过虐待。卡奥纳波乘胜追击，向与西班牙人过从甚密的瓜卡纳加里以及要塞进攻，烧毁了要塞，杀死每一个西班牙人。活口肯定没有了。瓜卡纳加里和卡奥纳波战斗过，但抵敌不住，只能看着西班牙人被杀光。他胆小怕事，生怕海军上将责怪他，因此躲起来装病。

克里斯托弗痛苦万分，不是因为伙伴们死了，而是因为他们死得罪有应得，对于以德教化

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大业，对于他本人的名声，都是不可饶恕的过错。

瓜卡纳加里没有任何责任，克里斯托弗决定安抚他。瓜卡纳加里也到船上来回拜上将。他上船时看见了马匹，对这种动物形象如此古怪有趣惊异不止。可怜的瓜卡纳加里还不知道，他是整个美洲第一个看见马的印第安人，他也同样不知道，西班牙士兵骑在马上将会追得印第安人无处可逃，直到被赶尽杀绝。

教皇使者、僧人布依尔对克里斯托弗的做法大为不满。说也奇怪，他是罗马教皇的亲信，却对暴力有着无比的热忱。他冲着克里斯托弗嚷："杀死这个胆小鬼！是他的无能使我们损失了42个人！"可敬的使者算错了数，要塞留守人员一共才42人，至少有一部分应该是内讧中丧生的，不过不把罪过推给印第安人，不足以洗刷基督教世界的耻辱。"杀光他们！这些野蛮人，只有绞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才知道上帝之名，他们的灵魂才会得救！"克里斯托弗略有惊讶地向他指出："您这项要求是无理的。因为他是目前唯一站在我们这边的印第安人酋长，我们必须依靠他们才能找到黄金。"他瞪着僧人布依尔的眼

睛："作为教皇陛下的使者，您提出任何要求的动机都应该是基督教世界的'仁爱'，而不是血腥和杀戮。"僧人布依尔窘得满脸通红，懊恼得恨不得把克里斯托弗同那个胆小鬼酋长一起掐死。他暗自发誓：他的敌人，就是基督的敌人，不听他的话，就是对抗基督，他绝不给他好日子过。

## 他建立第一块殖民地，发誓要把"印度"治理好，不辜负上帝和陛下的期望

留守部队被杀的事件告一段落。到12月初的时候，建立新居民点的决议被通过了。

新的居民点离废墟纳维达德要塞有100英里远。为了对王后表示敬意，这里被命名为伊莎贝拉。但事实很快证明，这个地点是很不适于移民生活的，水源太远，港湾也不够深。但是克里斯托弗没有选择其他地点的机会了，因为下船不到一星期，全体移民、船员、士兵中就有200人病倒，克里斯托弗自己也染上了疟疾。人们困在了这里，一时动弹不得。

不久，危机开始显露。

首先粮食快吃光了，船上储存的面包干和面粉消耗殆尽。虽然有一些未加工的粮食，但是人们建造的磨坊尚未完工。克里斯托弗认为只有尽快完成各种基础设施，才能想办法摆脱困境。他下令所有能动的人必须干活，盖房子，否则不给口粮。

冒险者和投机者们大为不满，因为他们到这里是想轻易地发财的，而不是来修建教堂、库房、住宅的，他们不是以劳动为业的人，从来没干过这么繁重的活，也不会干。天气又热又湿，还有蚊虫叮咬，吃不饱饭，没有酒喝。这一切对骑士们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对自尊心和骑士的自豪感的打击。他们暗地里大发牢骚，发誓再也不干了，要回家去。明里暗里对抗克里斯托弗的行动此起彼伏。

教皇使节、僧人布依尔觉得机会来了。他跑到克里斯托弗面前，指着扛木头的骑士们对上将嚷："不行！不能让他们干这个！他们是西班牙和教皇最宠爱的子民。你可以让印第安人来干。"克里斯托弗冷冷答道："不行，在困难局面消除之前，人人都要干活，否则不能得到口粮。再说在这个时候去抓印第安人会令我们陷入绝

境。”僧人布依尔咬牙切齿：“顺便说一句，您不给干活的人吃饭这道命令可耻之极。”克里斯托弗大怒。布依尔又补充一句：“您太残酷无情了。”克里斯托弗回敬道：“您的工作是做弥撒，可如果您不干了的话，我也不会让人给您发口粮。”僧人布依尔气得脸色煞白，回到住处大骂不止。此后克里斯托弗不论发布什么命令，他都宣称不对，以教皇使节的身份纠集一批人公开对抗。有一天他悍然宣布：把克里斯托弗革出教门，而他自己也不主持弥撒，作为对克里斯托弗的暴行的抗议。克里斯托弗二话不说，宣布再也不给布依尔口粮了，就连他的支持者们也不给。教皇使节转眼之间饿昏了头，其余的西班牙人却没有一个肯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一口。没多久，他只好屈服了。

无论是饥饿、疾病，还是手下人的阻挠，克里斯托弗都绝不屈服。他发誓要把“印度”治理好，绝不辜负上帝和两位陛下对他的期望。他在病中就制订了远大计划。基础设施稍具规模，他就派了一个叫德·奥赫达的人去丈量土地。在印第安传说中，附近山地盛产黄金。德·奥赫达很快回来复命了，讲了他受到友好接待并且带

回大量积沙，里面亮闪闪地有许多金属。这多少是个安慰。

但是，同印第安人的关系在不断恶化。克里斯托弗无法有效管制1200个良莠不齐的、贪婪残暴的西班牙人，他们为了抢东西裹腹、为了抢黄金，经常小股偷偷地出去到印第安人聚居地进行骚扰，抢劫、放火、抢女人，在冲突中还杀人，双方互有伤亡。但是如果激起众怒，全岛的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攻击他们的话，他们缺乏武器和健壮的人手，是不会打赢的。

1494年2月2日，安东尼奥·德托雷斯奉海军上将之命离开伊莎贝拉营地，率12艘轻快帆船动身回西班牙。他随身带去一封信，上将在信中写道，请准许他先把采集到的黄金样品献上，同时请求对移民区以援助："这儿需要衣服、皮革、麻布、药品和其他必备物品，还有马、骡、驴，而最主要的是急需大批木匠。"他还进一步要求："由于和印第安人关系日趋恶化，所以必须送来一百张弩、一百枝枪和二百付甲胄。"他建议先抓一批印第安人去西班牙接受基督教教化，然后逐步把全岛的人运走变为奴隶。因为就当时的道德原则讲，所有非基督徒战俘即异教

徒，都应沦为奴隶。何况这样可以取得商业上的最大利益。

但是王后伊莎贝拉出于对教皇的某道训谕的考虑，决定拒绝克里斯托弗的建议，以免在这敏感的年代里给西班牙惹麻烦。伊莎贝拉出于宗教原因拒绝把印第安人作为奴隶是值得赞赏的，但由于西班牙劳动力的缺乏和高额利润的吸引，血腥的贩奴活动最终还是开始了。

有许多悲观失望、病弱不堪的移民同船回到了西班牙，留下来的人数减少到了 900 人。

这一天，一名水手在修理一个锚标（指明锚泊地的一个木制浮筒）时，发现里面藏了几张纸，上面有很多签名，他急忙拿给克里斯托弗看。原来是一伙人阴谋夺取余下的船只回西班牙。海军上将派人把领头的首饰匠抓住，把他投入地窖，向人们宣布："他将随下一趟船押送回国，并作为谋反者接受应得的审判和惩罚。"局面暂时控制住了，但是他知道，叛乱仍会随时发生，新的灾祸（包括印第安人的攻击）迫在眉睫。

3 月 12 日，克里斯托弗率领全体健康的人向附近山区进发，就是先前派德·奥赫达丈量过并运回金沙的地区。爬过一座 1250 米的高山

后，一片五彩缤纷、清新壮丽的广袤土地展开在眼前，使人犹如置身天堂。这里是卡奥纳波酋长的“金山”，卡奥纳波酋长就是进攻纳维达德要塞并杀死所有西班牙守军的人。

克里斯托弗命令部下必须严守纪律，以免惹起冲突。印地安人有的跑掉了，他们的茅屋门前堆着秸秆作为象征性的“门锁”。有些大胆的印第安人见没什么危险就出来了，开始和西班牙人作易物交易，西班牙人顺利地换来大量金砂，还用几个小珠子雇来印第安人给他们搬东西。

山地就在眼前，黄金就在上面。人马穿过乌荆子丛和多刺的金合欢丝，通过长满齐人高荒草的热带草原，迅速接近从山上奔流而下的小溪，溪流下面有些东西发出诱人的闪光。人们跳进去用各种工具淘沙子，结果淘出来不少黄金颗粒，包括同印第安人换来的黄金，总值相当于克里斯托弗第一次航行成本的2/3。

西班牙人激动万分，有的用各种方式私藏黄金。克里斯托弗宣布黄金是国王的，全体人员必须做到忠诚无欺，谁敢私匿黄金，就用鞭子抽他，并且让他选择割鼻子还是割耳朵的刑罚。

克里斯托弗估算了一下这里的黄金储量，大约是一个富砂金矿。他决定建立一个要塞作为守卫。要塞定址在距伊莎贝拉营地18公里的地方，取名为圣托马斯要塞，任命贵族皮耶德罗·马加利特先生为要塞司令，指挥52名士兵。

克里斯托弗高兴地返回了伊莎贝拉营地。等到了这里他才发现，营地的人们已陷入绝境，印第安人不再送木薯来，口粮基本上吃光了，留守的人们百病缠身，每天只有一碗豌豆汤渴，五个人吃一个鸡蛋。

没等克里斯托弗采取有效措施救助营地的人们，远在18公里外刚刚建立的圣托马斯要塞又传来了坏消息：卡奥纳波酋长正集中他的士兵，要把他们杀光或赶出他的地盘。克里斯托弗赶紧派70个人火速驰援，顺便带去给要塞司令皮耶德罗·马加利特的命令，命令他禁止残害印第安人，但要把部下分成3队，扫荡全岛，争取把卡奥纳波抓起来。4月9日，伊莎贝拉营地的军事力量倾巢而出，计有16六名骑兵，110个射手，250名步兵，德·奥赫达受命指挥这支庞大的军队去支援圣托马斯要塞。

不过克里斯托弗的命令多少有些荒唐可

笑，在大规模扫荡的背景下又怎能保证不残害印第安人呢？尽管克里斯托弗一直力图保持公正地对待印第安人，但这只是在发生抢劫的情况下，他会下令割掉抢劫者的鼻子或耳朵。他还命令皮耶德罗·马利加特："不论你们走到哪里，也不论你们走在任何一条大路或小路上，你们都要树起十字架。因为你们在基督的土地上所做的这种事情是对上帝的颂扬，因此上帝会赐福于你们，人们对此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心。"这一点确实被克里斯托弗不幸而言中了。那些表示揭开地理发现史上最阴森可怕一章的十字架和随之而来的绞架，确实会叫人"世世代代铭记在心"，而且不仅是印第安人会牢记这一点。

圣托马斯要塞的人们可不想去搞什么扫荡，流血和炎热使他们畏缩不前。司令皮耶德罗·马利加特命令全体人马留在要塞里，等待救援，结果很快陷入痛苦境地，粮食吃光了。本来应该吃得饱饱遍地挖黄金的西班牙人不得不饿着肚子遍地抓蜗牛和蜥蜴充饥。一天，一个士兵抓到了两只野鸽子。皮耶德罗·马加利特命令全体集合，他指着鸽子说自己重病在身，反正不

够大家吃，他一个人吃掉算了，说完拎着鸽子进了房间。饿肠辘辘的士兵们面面相觑，然后听见扑啦扑啦声，两只鸽子从司令官的房间窗户里飞走了。原来这位贵族表演了一个最贵族气的漂亮姿态。

援军到达后，危险暂时解除了，可是皮耶德罗的贵族习气终于使他忍受不了要塞的艰苦，一天趁西班牙来船，他和僧人布依尔带一批心怀不满的人跑掉了。

要塞里的士兵象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没人管他们了，他们可以自由发财了。他们象强盗一样，撞到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印第安村落里，沿途烧杀抢掠。卡奥纳波酋长和另一个叫瓜蒂瓜纳的酋长怒不可遏，领着印地安战士四面围堵，西班牙强盗们终于寡不敌众，被杀死、打散。这天瓜蒂瓜纳酋长的队伍包围了一座西班牙人的医院，猛攻进去，把守卫的10个西班牙士兵砍成肉酱，一把火把医院烧成平地。医院里躺着40个西班牙人，或者是被印第安人打伤的，或者是害病的，都被烧成了灰。卡奥纳波酋长则一不做、二不休，象包围纳维达德要塞一样把圣托马斯要塞包围起来。残存的西班牙人被自己点

燃的复仇烈火吓得半死，不敢突围。等德·奥赫达率军从伊莎贝拉营地赶到时，圣托马斯要塞已经被包围了一个月，西班牙人快死光了。经过一番战斗，要塞得救了，但是与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战斗看来难以避免了。

克里斯托弗终于厌倦了。部下对艰苦条件和没有发财抱怨个不停，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而同印第安人的冲突越演越烈。杀戳、流血，这大违他的本意。克里斯托弗应该是圣徒克里斯托弗，而不是刽子手克里斯托弗。他想和平传教，让印第安人心甘情愿地皈依基督教，听从他这个总督的命令，他想开发这里的金矿和种植园，把这里变成和平而兴旺的商业殖民地。抢劫、杀人，这是完全不合他心意的方式，尽管能达到商业上的目的，但却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然而他无力制止，在事实面前无可奈何。现实和理想总是不一致的，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局面怎样演化到如此糟糕的地步。

他坚信，自己的使命不在这里，不在这些琐碎的行政事务和同印第安人作战上，而是寻找印度和开发印度的宝藏。

1494 年 4 月 24 日，克里斯托弗把殖民地的

管辖权交给“印度”副总督、他的弟弟迭戈，并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他领着一队船员登上“少女”号等3艘船驶离营地，开始仔细地勘察古巴，在圣谕里这也是他第二次艞行的使命之一。克里斯托弗一直把古巴当做亚洲的一个半岛，那么南边洋面就可能是印度洋，到了印度洋就可以找到近东和耶路撒冷，他可以从地中海回西班牙，这样就等于完成了环球航行。

月末的时候，3艘船接近了古巴南岸。这是块雨水稀少的不毛之地，有许多仙人掌和龙舌兰。在关塔纳摩湾，船员们发现了一些逃跑的印地安人的茅屋，有一个茅屋的篝火里正烤着两只鬣蜥，这是当地印地安人喜欢的食物。有几只印第安人的独木舟接近了船队，送来木薯和装满水的葫芦。他们比比划划地向西班牙人讲着：“吃吧，喝吧，老天的孩子们。”他们还料想不到他们接待的是些什么货色。印第安人给西班牙人讲了许多传说，说在西南方有个盛产黄金的岛子。

克里斯托弗充满幻想地启航了。过了几天，地平线上出现了牙买加岛山峦起伏的轮廓。快抛锚的时候，一条足有27米长的武装的印第安

人的船冲了过来，阻止西班牙人登陆。西班牙人满不在乎地抛锚了，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往西航行再次抛锚时，终于和印第安人打起来。当地的印第安人穿着用棕榈叶织成的短裙，头上扎着羽毛，向西班牙人射箭，扔石头。西班牙人放弩箭、开火枪，打死了一大批印第安人，剩下的吓跑了。不久他们拿着鱼和水果出来请求和平，克里斯托弗发现他们没有金子，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再向西行碰上了狂风，只好折回古巴沿岸。途中发现了许多岛屿，克里斯托弗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因为马可·波罗曾经说过，在印度洋里有数以千计的岛子，克里斯托弗一天就查到了160多个。西班牙人发现了许多可爱而新奇的动物，如火烈鸟、大海龟。有一次他们还看见了牛奶一样白色的海水，就象海水里掺了面粉，其实这是急流从岸边卷起的灰泥。但滔滔白水把西班牙人吓坏了，因为这景象和圣经里对世界末日的描写特别相似。

直到6月初，对古巴南岸的考察仍在顺利进行。船只不停地在岸边停泊，以便不断向印第安人了解古巴岛的地理位置情况。他问印第安

人他们的家乡是个岛子还是大陆。印第安人犹犹豫豫，只是说没人去过海岸尽头，要走到那里，40个月也不够。印第安人还提到有一个叫马甘的地方，那里的人穿戴很讲究，克里斯托弗断定那里就是“蒙古”，“马甘”是一种有误的发音。

因此应当继续向西航行。但是下面的路布满了浅滩，船只很难通过，人们有时为了防止搁浅被迫拖着船走，烈日曝晒、船蛆蠹蚀，船很快就弄坏了。粮食也吃完了，船员们每天只能吃到一磅发霉的面包干和一点变酸的酒。

几天后，克里斯托弗被迫下令向后转。他命令舰队公证人起草了一份文件，全体船员必须在文件上证明自己同意海军上将的看法，说“这块土地是大陆，是印度的起点和终点，从这里经旱路可以到达西班牙。如果这个世界上有谁持怀疑态度或了解其他情况；请告诉我，我将为他释疑和解除迷误。”公证人按命令起草了文件，召集全体船员集合，挨个签字证明。公证人警告说：“如果事后有人对今天自己证明了的东西表示反悔，将课以罚金一万马拉维第，同时还将被割去舌头。”

在下面的路上，船只因损坏严重而漏水，几十个船员守在舱底的木制抽水机旁，不停地工作。饥饿、疲劳使他们全都得了坏血病，而黄金仍无踪影可寻。直到碰上了印第安人，他们才获救并恢复健康。克里斯托弗率队重返牙买加岛，完成了环岛航行。

不停地考察数不尽的岛屿，日夜为粮食和船只操心，克里斯托弗有时几天几夜不得入眠，8 月 20 日，在已经看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轮廓时，他病倒了。他躺在床上，象瘫痪似的一动也不能动，连话也不能说，显然是热病和疯风。船长们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马上回伊莎贝拉营地。29 日，克里斯托弗被抬上了岸，这次寻找印度宝藏的航行又是徒劳而返。

## 那里是地狱，没有黄金。面对火枪大炮，印第安人只有死路一条

克里斯托弗刚被抬上岸，一个英俊的壮年人就跑过来，捧起克里斯托弗的脸，惊喜地大声叫着："哥哥，哥哥！"病情刚有好转的克里斯托弗吃力地睁开双眼，看清楚这人竟是他的弟弟

巴托洛梅，高兴得几乎要哭了。

巴托洛梅当年在里斯本同他哥哥一起研究过制图，后来克里斯托弗在西班牙碰壁时，他跑到英国和法国为他哥哥的计划游说。他正在法王查理八世的宫廷里时，克里斯托弗第一次远航的喜讯传来了，他为哥哥高兴万分。回到西班牙后，国王夫妇召见了他，他给国王夫妇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根据与克里斯托弗签订的条件和诏书，授予巴托洛梅贵族称号，任命他在1494年4月14日开往"印度"的三艘船上担任指挥官。巴托洛梅不但是个高超的制图家，也是个天才的航海家。与克里斯托弗的另一个弟弟、"印度"副总督温文尔雅、胆小怕事的迭戈不同，他性格刚毅，有决断力。他本人亲眼目睹，圣托马斯要塞司令皮耶德罗·马加利特和教皇使者僧人布依尔，抛弃部下听天由命，自己逃回了西班牙，但软弱的迭戈副总督却无力制止。巴托洛梅也知道，被抛弃的军队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如何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腹地胡作非为，烧杀抢掠，而土人的反抗一天比一天猛烈，而且越来越有组织。眼下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整顿伊莎贝拉营地和其他要塞的秩序，同时作好击退印

第安人进攻的准备。巴托洛梅正是个好帮手。

克里斯托弗还在养病，瓜卡纳加里酋长来拜会他了。胆小的酋长对海军上将敬若天神，始终信任他和“神”的联盟。他报告说有4个强大的酋长正联合起来准备攻击西班牙人，领头的正是“金房子的主人”、西班牙人的老对手卡奥纳波酋长。他因为摧毁了纳维达德要塞和包围圣托马斯要塞而在反对西班牙人的战斗中声望鹊起。

克里斯托弗绝不容许自己苦心经营的“印度”殖民地毁于一旦，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只要发动一次奇袭把卡奥纳波酋长抓住，印第安人就不战自溃了。

这是一项危险的使命，克里斯托弗立刻想起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德·奥赫达。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征服者，身材矮壮、体格结实，性格暴虐，即使出于无谓的玩笑，他也随时准备拿生命孤注一掷。最近他很引人注目，有几次军事使命，例如驰援圣托马斯要塞，都是由他完成的。他胆大包天，同时又绝顶聪明，他学会了当地人的土语，这在西班牙人中是屈指可数的。

德·奥赫达率领10名骑兵上路了。一路

上，他向碰到的印第安人宣称他是代表海军上将去向伟大的卡奥纳波酋长敬献礼品并签订和约的，因此畅行无阻。卡奥纳波因为曾经取得了胜利而对西班牙人的话信以为真，同时也想树立自己大无畏首领的声望，于是接见了奥赫达，并问他礼物在哪里。

德·奥赫达拿出一只做工考究，擦得铿光瓦亮的青铜制品——手铐。印第安人从未见过这玩意儿，为它的用途大惑不解。奥赫达一本正经地解释说，这是国王威严的标志，在他们的国家，国王一定要佩戴这个东西，因此请卡奥纳波酋长先洗个澡，再庄严地戴上这个东西，然后就可以谈判了。

诚实的卡奥纳波酋长信以为真，为自己受到西班牙人的国王一样的尊敬而高兴万分，他让其他人等着，连武器也没拿，跟着奥赫达到河边洗澡去了。

等到那国王威严标志的青铜器扣上他的手腕时，他才觉得有些不对，因为他的两只手被铸在一起，每动一下，手腕处就疼得厉害，而且越来越疼。乘着他惊疑不定，健壮的奥赫达一把把他抱起来，头朝下横放在马鞍前，一溜烟跑起

来，骑兵们紧跟在后。过了许久，印第安人才发觉西班牙人使者和他们的酋长都不见了，于是追了上去。奥赫达没命地抽着马，能跑多快就有多快。卡奥纳波头朝下，看着他原本熟识的土地象飞一样向后掠去，不由得骇呆了。翻过高山、越过草原，奥赫达不吃不睡，昼夜兼程，终于驰到伊莎贝拉营地，把被铐住、吓得半死的酋长扔进石头围墙里。

印第安人被震动了，一场大的报复性战争危胁到了伊莎贝拉营地的安全，全岛陷于冲突中，不停地出现伤亡，混乱不堪。克里斯托弗急于恢复殖民地秩序，下令集结部队，剿灭反抗的印第安人。

屠杀开始了。一队队的西班牙士兵向岛的腹地开去，到处是枪声和惨呼声，全岛到处是火焰。没有组织起来的印第安人被一股股地消灭。西班牙人见屋就烧，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血腥遍地。不久，西班牙人就抓获了1500名俘虏，他们中的500人象畜牲一样被塞进4条船里，途中死了200人，剩下的被运到西班牙卖为奴隶。余下的1000名俘虏，克里斯托弗挑选了一批健壮的分给移民做奴隶，其余的放掉了。被放

掉的多是妇女儿童，西班牙人将她们赶过多刺的灌木丛，后面马蹄响、猎狗吠，伴着西班牙人恫吓的火炮声和哈哈大笑，妇女们没命地向密林里逃去，她们从未见过魔鬼，原来魔鬼如此恐怖！有些妇女吓得随手丢掉了怀中的婴儿，痛苦地自己逃走了。

有3名酋长被抓住了，他们曾杀死过西班牙强盗。他们被绑在营地的集市上，带枷示众，准备第二天用弩箭射死。夜里，俘虏们用牙齿咬断绳索跑掉了。其中一名酋长是瓜蒂瓜纳，他曾经围攻西班牙人的医院，并打死10名守军，烧毁了医院和里面的40个伤员。他和另一名酋长逃回领地，召集战士准备同西班牙人厮杀。短暂的几次进攻后，印地安人不支了，克里斯托弗开始反击。

清晨，在一片平原上，印第安人列成几队，手持长矛、弓箭，向西班牙人逼过来。克里斯托弗手下有200名步兵和20名骑兵。人数不多，但配有大炮和一群狗。

热带地区的晨雾刚一消散，西班牙人的火炮和火枪开始轰鸣，印第安人密集的队形使射击效果极为显著。许多没见过火器的印第安人

吓得仆倒在地，那雷鸣般的回响和浓烟、火光使他们以为天神发怒了，及至看到同伴们不明不白地死在地上，浑身是血，更是惊恐万分。见识过火枪的印地安人还在鼓勇往上冲，挥着长矛呐喊着，骨制、木制的羽箭纷纷向西班牙人飞去，但刚一碰到西班牙人的甲胄就掉了下来。西班牙人松开牵狗的绳子，大喝一声，群狗狂吠着向印第安人扑去，一下子扑倒一群，然后咬断他们的喉管，再扑向下一个。印第安人被这地狱里来的恶魔吓得或者乱跑或者僵在地上，转眼间所有的队伍都溃散了。轮到骑兵了，20名全套甲胄的骑兵手舞长矛追上去，盔甲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印第安人从未见过这种速度、这种威势，他们或者被马蹄踏死，或者被长矛捅死。

不久，战斗结束了，平原上全是印第安人的尸体和伤者，猎犬咆哮其间，撕咬伤者或尸体上的肉。许多俘虏被刀枪逼着往营地里走去，一个个恐惧得颤抖不停。这批俘虏除了强壮者成为奴隶外，余人全被处死了。

克里斯托弗一身硝烟，颤抖着跪在圣像前，划着十字，泪流满面。他简直不相信自己干了些

什么。他一遍一遍地祈祷和忏悔着，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他强迫自己相信，这场大规模的战斗是印第安人引起的。

众所周知，即使是在军事征讨期间，他也从未放弃自己对印第安人的兴趣，特别是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他还参观印第安人的仪式，并且同被抓来的卡奥纳波酋长谈话，了解他们的一切。作为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徒，克里斯托弗试图理解印第安人的精神生活。尽管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更象一群山羊，他却终于被他们的善良感动，想以基督徒的态度对待他们，可是，事情竟会是这个样子！一切宗教理想、道德都被血腥吞没了。

他的手下全是些愤怒、不满、困苦、贫穷而悍勇的恶棍，他必须依靠他们开辟殖民地，但却无法把他们的行为（包括对待印第安人的行为）纳入他认为是正当、公平的轨道。他们脚下有肥沃的土地，但他们不想开垦，因为他们没指望留下来充当真正的移民，他们只想抢到黄金就回西班牙去享受。靠他们建立一个需要秩序和长期存在的殖民地根本就是妄想。而在他自己的事业的道路上，竟有着如此多的挫折，他没有顺

利地找到印度财富，而是陷于无休止的各种麻烦上，他无法证明自己的功绩，最后只能被部下牵着鼻子走上暴力之路甚至连自己都不知不觉地相信这是必然的、应该的。印第安人的血唤醒了心中基督徒的良心和仁爱，但同时也使自己明白，事已至此，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别无选择，要么就是这项基督教伟大事业的终结，这更是他无法接受的。这项征服事业是时代的要求，不是他一个人所能阻挡的，走了一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上将。要么他克里斯托弗不干了，要么就同印第安人斗，去征服他们、抢劫他们，直到满足基督教世界的最大利益。

他痛苦不堪，因为他知道以后不得不签署更多、更加残暴的命令。当初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全是梦幻，在实现理想的时候才知道理想是无法完全实现的。人类的贪欲总是使所作所为与善良愿望大相径庭，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在人类历史上这类矛盾现象多的是！

伊斯帕尼奥拉岛暂时恢复了“秩序”，并且渐渐走上了殖民地的“正轨”。克里斯托弗发布一项命令，命令每一个印第安男人，每3个月必

须交给西班牙人3～4麦尔（一麦尔等于0.24～0.26升）金砂，不产黄金的地方交25磅棉花。凡如期交纳者，给一个牌子，这样就很容易与未交纳者区别开来。但是，经过几年的交换和淘金，印第安人家里的、河流里的黄金几乎全部转入了西班牙人手中，再也无黄金可交了。大批大批的印第安人被迫逃到无法通行的山地、密林中去躲避西班牙人的逼税和惩罚。那些地方是无法生活的，不久，由于饥饿和疾病，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亡，林子里到处是印第安人瘪瘪的尸体，象牲畜群染了瘟疫一样，他们死了大约5～6万人。伊斯帕尼奥拉岛在财务上立刻陷入没有收益引起的困境。

殖民地的不景气使西班牙国内躁动起来，其实从第二次远航开始，不详就笼罩在克里斯托弗头上，他再也没有第一次航行时的运气了。一群小人兴风作浪，拼命要把克里斯托弗打垮。

从圣托马斯要塞逃跑的僧人布依尔和要塞司令皮耶德罗·马加利特领着一批支持者在西班牙大肆谴责克里斯托弗，说他专权、贪污，只会偏袒自己的亲戚，例如副总督迭戈，并且声称伊斯帕尼奥拉岛没有那么多黄金，移民們又饿

又累，还要饱受印第安人的攻击，他们可是会吃人的！这一切都是克里斯托弗领导无方造成的，他是个大骗子！一批又一批又瘦弱又贫困的移民不断从殖民地回来，把他们的失望和怨恨全发泄在克里斯托弗头上，证明了那两个无耻人物的话是真实可靠的。上次航行的“印度奇迹”是许多教堂里供奉着克里斯托弗赠送的黄金、香料和其他东西。而第二次“印度奇迹”却是为死于疾病、饥饿和印第安人毒箭的人点燃的安魂的蜡烛。

当这些谗言和显而易见的事实终于传进宫廷时，立刻形成了国王夫妇身边的反克里斯托弗势力。许多亲信一再向国王夫妇进言，不能相信这个善于投机的外国佬，大骗子！

国王夫妇对自以为是的海军上将也很不满，除了谗言的原因以外，克里斯托弗也有错误，比如他未经国王许可就擅封自己的弟弟迭戈为“印度”副总督，这很伤国王夫妇的面子。再比如，克里斯托弗出于教化印第安人和商业上的目的，把印第安人一船船地运到西班牙，而伊莎贝拉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曾命令过他要善待印第安人，不许把他们变为奴隶，可是这项命

令并未得到执行。后来伊莎贝拉多次取消这种奴隶交易。这里面当然有伊莎贝拉的浪漫主义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这也是一种警告，警告那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过分自行其事的总督，叫他不要忘了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最令国王夫妇伤脑筋和不满的，是与殖民地活动有关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而收入却远远不足以产生盈利。用于移民的开销，高出在西班牙本土满足同等需要所需开支的两倍。

结果，裴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委派国王御前侍臣胡安·阿古阿多为检察官，授予他无限权力，去为陛下看一看：那里到底怎么回事。他带来了国王夫妇的几个命令，其中有命令把移民人数减少到500人。同时，这些命令撤销了以前行之有效的那些有关移民的规定，国王允许任何一个臣民到伊斯帕尼奥拉去采金，但不发给薪水，而且要把收入的2/3上交国库。此外，现在也准许每一个人自费去“印度”考察航行，条件是要有两名王国官员随船同行，并把所得利润——抢来的财富的1/10上交国库。这样，由于国王的不信任，克里斯托弗握有的发现“印度”的垄断权被打破了。

1495年10月，御前侍臣来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正在岛内地的克里斯托弗赶紧回到伊莎贝拉营地与之会晤，但双方操着两种语言，产生了很大误解，克里斯托弗决定回国亲自向国王夫妇解释。

1496年3月10日，克里斯托弗率200多名移民和30名印第安俘虏登船，同御前侍臣一起回国。

余下的人在克里斯托弗的弟弟巴托洛梅领导下建起6座新村，并建起新的都城圣多明各。伊莎贝拉营地衰落下去，成为一片荒野。人们认为这里有被处死的、饿死的和得疟疾死的人的冤魂在游荡。据说有两个西班牙人从伊莎贝拉那些被废弃的房子边上经过，突然在街上碰见一些男人。两个西班牙人看见有这么多穿着破旧衣服新来到这废墟的人，惊诧不止。两个西班牙人向他们点头致意，问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那些人一言不发，脱帽表示欢迎，同时把脑袋从肩上摘下来，转瞬不见了。

伊莎贝拉营地作为首次殖民的地方，成了一段恶梦，成为血泪之地。

回西班牙的船在途中遇到逆风耽误了时

间，结果又引起粮食危机。一些卑劣的船员建议把印第安俘虏弄死或扔海里去，被克里斯托弗拒绝了。因为他知道陆地不远了。顺便说一句，率领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人而被德·奥赫达抓来的卡奥纳波酋长作为重要俘虏也被押到船上，西班牙皇家陪审员精心策划了一场审判，准备判决酋长残酷迫害基督徒的“罪行”，可是不屈的酋长不惯风浪，途中死去了。西班牙人失望了。

1496 年 6 月 11 日，第二次航行结束了。

# 第五章　在天堂门口：失意的人更加痛苦

克里斯托弗身穿圣芳济会修士的服装走下舷梯，这样显得庄重些，而且可以掩盖别人指责他的高傲自大。然而国王不在当地港口，克里斯托弗带着他的游行队伍到几个据说国王正在那里的城市去找国王，然而国王总是不在那里。

克里斯托弗这次的游行可炫耀的东西不多了，特别是缺乏黄金。游行的队伍里有大群印第安人，他们佩带着出自各个地区的各种沉重的饰物，例如：花冠、面具、腰带、项圈和棉织品，上面画着一些象猴子一样的鬼怪，或者是猫头鹰的头，或者是别的更吓人的形象。这些东西有些是木头雕的，有的是碎布做的，有的上面镶有

宝石。克里斯托弗还展出几个带羽毛的花冠，据说是卡奥纳波酋长戴过的。这种游行并未给市民们带来什么影响，反显得克里斯托弗山穷水尽，故做花哨。主教大人尤其愤怒，因为那些妖魔鬼怪的丑恶形象玷污了基督教城市的圣洁。

克里斯托弗终于蒙召来到国王夫妇面前。说也奇怪，本来对克里斯托弗大为不满的国王夫妇一看到这个跪在他们面前的满面风霜的航海家时，忽然不那么抱怨他了，仿佛一切误会都解除了。他又得到了赏识，克里斯托弗提到的未来航行的计划很快被接受了，克里斯托弗还获得了长子继承权，并为自己的家庭争得了采地，巴托洛梅的副总督头衔得到确认，甚至被取消的发现“印度”的垄断权也被恢复了，私人探险重新被禁止。克里斯托弗真觉得奇迹来临了，对国王夫妇感激涕零。虽然他没有做错什么，但也没能给王室带来预期利益，国王夫妇如此轻易地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确实令人感动。也许是国王夫妇没有忘记克里斯托弗发现印度的功绩，也许是理解了开发伊斯帕尼奥拉的困难，也许是当他们亲眼见到克里斯托弗时，他那虔诚、自信和饱经忧患的外表使他们受到感染，从直觉

上悟出这个人是可靠的。总之，克里斯托弗可以进行第三次航海的准备工作了。

## 他病魔缠身，孤单只影，满怀失意和悲伤，率领6只船开始了第三次远航

但是这次遇到了几乎同筹备第一次航海同样的困难。没有人相信他，他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周围的人们不是心怀嫉妒恶意诽谤，就是对他的计划悲观失望。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再次体味到了身处异乡、屈人檐下的孤单和悲愤。他本指望回到西班牙能汲取新的力量，可碰到的全是反对和指责。

国王夫妇现在不能也不愿在海军上将身上和他的新计划上花费时间和金钱。因为西班牙作为新崛起的强国参加了欧洲权力舞台的角逐，正面临一些政治上的麻烦，而且，国王的儿子胡安王子去世了。原来答应拨给克里斯托弗的百万巨款不是被冻结就是有名无实。克里斯托弗除了寻找私人合作伙伴外，必须设法恢复王室对他的信心。

正巧，西班牙的邻国们开始在航海事业上

蠢蠢欲动了。葡萄牙派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向印度驶去（后来他从印度运回了黄金和香料），英国和意大利也派出了卓越的航海家。国王夫妇十分担忧，终于决定给克里斯托弗以大力支持。

但是第二次航海的失败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即使西班牙最偏远的地方也知道“印度”土地充满艰险困苦。招募新的移民变得十分艰难。国王夫妇决定叫罪犯加入航海队伍，条件是，只要他们犯的不是宣传异端邪说罪、侮辱最高当局罪、制造伪币罪、间谍罪和淫乱罪就行。一共征集到60名海员、40名雇工、100名短工和士兵、50名农民、10名种菜的和30名妇女，他们是获准去“印度”的第一批妇女。

然而阻力并未完全消除，四周仍然是一片怀疑，甚至直接妨碍到了航海的准备工作。这天，克里斯托弗正在船上检查装备，一个陌生的官员上来了。他盛气凌人地东瞧西看，最后才来到克里斯托弗面前。他大咧咧地问道：“您是上将先生?”克里斯托弗一时摸不清他的来路，虽然对他的无礼很生气，但仍然点头应是：“我就是，请问有何贵干?”那官员大声道：“我想了解

一下你们的开支情况，请报告一下。”克里斯托弗大怒：“请出示命令！”“命令？我就是命令。”克里斯托弗恨不得把他扔下去，他准是哪个存心和他过不去的人派来捣乱并羞辱他的。他斩钉截铁地问答道：“您就是命令？那么我就是专门对付愚蠢和无知的命令的人！”那官员一副不屑的样子：“我可是王国的官员，外国佬。”克里斯托弗大声喊道：“在船上除了上帝就是我！”说完一拳直击出去，打在那官员的鼻子上。血滴在甲板上，那官员惊呆了，随后便是又痛又恼地咒骂，他猛扑上来和克里斯托弗扭在一起。船员们忙上来用力把他们拉开，那个官员被连拉带撵地弄下了船。

克里斯托弗相信这不是国王派来的人。然而不管是谁派来的人都足以说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海军上将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同国王夫妇平起平坐的那些幸福时刻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他病魔缠身，孤单只影，以至一个蠢才都敢来侮辱他，身边全是不可信的人，他能够信赖的只有自己的两个兄弟，可他们都在远方的伊斯帕尼奥拉岛。1498 年 5 月 30 日，满怀失意和悲伤的克里斯托弗率领 6 艘船启航了，到了

公海后，船上的罪犯才被打开镣铐。

6月7日，船队到达马德拉群岛。多年前克里斯托弗曾在这里生活过，并且经商赚了钱。老朋友们给他举行了一个象样的欢迎会。2次航行结束后两年来一直处于失落和孤单中的克里斯托弗第一次满足了虚荣心。而他则率队击溃几艘法国海盗船作为报答。

离开马德拉群岛后，分出3条船给伊斯帕尼奥拉岛送给养，克里斯托弗领另3条船向南驶去。这次克里斯托弗决定到赤道附近去，根据一位地理学家兼珠宝商的建议，赤道上某些热带国家有黑皮肤和棕皮肤的人，他们有数不尽的珠宝、黄金和香料。

从佛得角向南，驶去了大约100公里，船队正处于信风区中间的赤道无风区。这是一个其热无比的地带，热得好象船只和人一起被烤焦了，木桶干裂，腌肉腐烂，粮食变得象火一样灼人口舌。大家都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找不到一个人能有力气到甲板下去取点水。酷热持续了8天，然后是雷阵雨。但是受尽煎熬的船员们却没有体力去收集宝贵的雨水。没被烤焦的神智还在运动，大家惊恐万状，因为中世纪的宇宙志学

家们断言，太阳在遥远的南方能烤死一切生物，这里肯定就是那个地方。7月31日，克里斯托弗知道再也熬不下去了，只好下令转向西方。

中午，他们发现了陆地，在这个岛上取水时，看见了远方长满浓密森林的海岸，那里就是南美洲大陆。

船队进入了南美洲东北角的帕里亚湾，在沿岸考察水流时，迎面驶来一条独木舟，船上的印第安人手持弓箭、长矛和木制盾牌，克里斯托弗以为碰上那些富有的黑皮肤和棕皮肤人了，可是这些赤道地区的印第安人同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令人吃惊地相似，除了发式不同外，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头上缠满花花绿绿的布条。为诱使来船靠近，克里斯托弗下令把铜盆、夜壶，还有其他能闪闪发光的东西举起来让印第安人看，可那些印第安人根本不为所动。克里斯托弗又命令所有会敲鼓、会拉提琴的人，以及能在各种乐器上弄出响来的人到甲板上集合，使出浑身解数把乐器搞得响一些，好听一些。印第安人一个个呆若木鸡。几个水手终于找准了节拍，开始跳舞。印第安人骚动起来，交头接耳，然后下定决心，把一支支利箭雨点般向船

上射去，显然他们把西班牙人当成来招魂的魔鬼了。欧洲人在南美洲的第一场音乐会就这样被砸了场子。

8月5日，船队到达帕里亚半岛南端，第一批欧洲人踏上了南美洲大陆。占领仪式照例举行，十字架也树了起来。

克里斯托弗多日来一直为他发现的土地发愁，无法确定它们到底属于世界的哪一部分。那里应该是印度，可又同有关印度的传闻不相象，比方说这里，如果是印度或印度洋上的土地的话，就应该有传说中的黑皮肤人。

派出去搜寻的一只轻快帆船返回来了，带来了一条大河的消息，说这条河有四道水流注入大海。克里斯托弗灵光一闪，脑子里立刻闪出了《圣经》创世纪篇关于伊甸园的描述"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克里斯托弗断定：他已经来到天堂边界了。这个结论显然和教会的看法不谋而合，神父们都认为，伊甸园位于人类居住地区的最东边。这个结论也同克里斯托弗从前研究、现一直带在身边的书《世界概念》

的理论相吻合，克里斯托弗在宇宙学地理学上受此书影响极深。

这里生机勃勃，令人神清气爽，有许多苍翠的大树，一股股浩淼湍急的淡水在这里汇聚，这里有令人难忘的善良、无私、纯朴、温和的人们。克里斯托弗别无他想，只能认为这个地方或者紧邻上帝创造的地上天堂，或者这块迷人的地方的背后就是天堂之泉，这四条河就是从那里流出的，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恒河和尼罗河。以后有些著名的航海家来这里时也断定，这里离伊甸园近在咫尺。克里斯托弗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何其荒谬，但克里斯托弗只能运用那个时代的知识得出这种结论。

他认为那群岛在等着他，等着他去运金子和银子。他也始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应从遥远的群岛弄得白银和黄金，这是责无旁贷的。尽管他是一位天才的观察家，而且对许多地理现象有诚挚的科学态度和惊人的洞察力，但他却常常不能正确地解释许多事实，而无条件地、天真地相信宗教和古希腊知识的权威性，也妨碍他全面认识他的各项发现的实质。而且，压在他身上的不仅有已经逝去时代留下的精神负

担，而且还有他自身的悲观情绪和疾病，他在宗教里寻求慰藉，却不能重新考虑以往得出的结论。因此在他的头脑里，经常出现一幅被歪曲了的，充满各种奇妙臆测的世界图景。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少他的勇气，他的专业知识和他的毅力。他就是用这些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任务的。

自从音乐会挨了箭射以后，西班牙人谨慎多了。善良的印第安人不计前嫌，给他们送来食物和饮水。克里斯托弗特意收集了两袋玉米种子，以后成了欧洲重要粮食作物之一。

但是克里斯托弗最感兴趣的，是他发现印第安人戴着磨光的金片和珍珠项链。他急忙寻问来历，印第安人指指西边和北边。可惜克里斯托弗此时染了眼疾，无法继续考察了。

天堂之地也不可久留，克里斯托弗觉得自己已无权进入天堂了，一想起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血与火，他就忍不住流泪，心里一阵阵刺痛。这天堂之地只能增加这种痛苦。他决定回伊斯帕尼奥拉岛去，执行圣谕，把找到的黄金铸成金币，向印第安人征收贡赋。

1498 年 8 月 31 日，克里斯托弗到达了岛上

的新建首府圣多明各，他发觉自己从天堂之地跌入了地狱。

## 人间地狱：杀死他们！救世主真的那么慈悲，要惩罚“凶手”吗

他上岛后，他的弟弟巴托洛梅没有来迎接他，原来他染上了疟疾尚未痊愈。克里斯托弗飞快地赶到巴托洛梅的床前，只见他已瘦弱不堪了。巴托洛梅为哥哥的回来欣喜万分，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克里斯托弗不在的这两年岛上发生的事情……

上次克里斯托弗离开时，一切都还可以控制，在为新首府圣多明各奠基时，一锹下去就挖出了黄金，大家都认为这是好兆头。然而好运没能维持多久。骑士们为了争夺一块产金区不惜火并；本来被禁止的探险者因为国王的命令朝令夕改而横行无忌，不服从副总督，在岛上抢劫烧杀；一大批心怀不满的无赖一心想推翻克里斯托弗兄弟的权威，以使他们可以在岛上横行无忌；更重要的是，被课以苛捐杂税、动辄被杀被卖的印第安人不断起义，因为支配他们的强

盗和杀人犯从不把他们当人看，而贡赋的数目却在与日俱增。

巴托洛梅决定先从印第安人开始他整顿殖民地秩序的计划。他下令停战，不再围剿反抗的印第安人。圣多明各邻近的哈拉瓜地区的印第安领袖是已故印第安英雄卡奥纳波酋长的遗孀阿娜科阿娜。巴托洛梅派了代表去谈判，寻求与印第安人和平共处、和平发展的途径。女酋长见识极高，外交手腕也极灵活，她清楚在军事上不是西班牙人这些恶魔的敌手，于是保证印第安人要及时缴纳棉花和农产品，而西班牙人不能迫害他们。巴托洛梅答应了，他亲自去拜访女酋长，受到了殷勤款待。女酋长摆出了丰盛的晚宴，送上珍贵的礼物，还让3个赤条条的姑娘表演打斗游戏和各种舞蹈，这使西班牙人看得很开心。双方的欢愉和真诚使人以为西班牙人今后可以与“野蛮人”和睦相处了。在宗教上，巴托洛梅也取得了进展，他同另一位酋长瓜里奥涅斯谈判争取和平，酋长准许西班牙人在他的领地修建一座小教堂，并且帮助了他们。不久，许多印第安人学会了划十字，甚至能含含糊糊地念出“我们的在天的父啊”。

本来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出了弗朗西斯科·罗尔丹这个大败类的话。弗朗西斯科·罗尔丹，本来是克里斯托弗委派的殖民地首席法官，克里斯托弗希望他能用法律带来公正和秩序，可他骨子里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他向酋长瓜里奥涅斯示范了一个他所理解的基督徒的“仁爱”——把酋长的妻子奸污了。酋长瓜里奥涅斯怒火万丈，指挥部下捣毁了教堂，把里面基督教骗人的东西砸成碎片。牧师们立刻发火了，他们没觉得酋长的妻子受了侮辱，仿佛那是基督徒赐给野蛮人的恩典，他们倒觉得基督教世界受了侮辱，因为圣像圣物被野蛮人毁了。牧师们煽动起许多人充当复仇天使，他们鸣枪放炮，骑着马、牵着猎狗向瓜里奥涅斯酋长领地攻去。酋长抵挡不住，跑掉了。西班牙复仇天使们烧杀抢劫一番后，抓了酋长许多部下回去了。牧师们坚持把俘虏交给宗教裁判所审判。审判中没有翻译，更没有律师，对俘虏们严刑拷打后，宣布了一份事先造好的罪状的“供词”，这些供词称印第安人自己犯了亵渎圣灵和玷污圣物罪。叛决后（当然是判处极刑），开始上演火刑节目，印第安人象异端分子一样被一

个个烧死了。

从女酋长那里返回的副总督巴托洛梅正巧病倒了，他的部下有300人也染上疟疾，躺倒在伊莎贝拉废墟。瓜里奥涅斯利用这一时机率部起义，印第安人复仇的火焰再度高涨。

恶棍罗尔丹自知难逃巴托洛梅的重刑，因为他的恶行使巴托洛梅的努力付之东流了。他煽动起70名对巴托洛梅不满的人，抢占了武器库，然后装出一副印第安人的使徒的面孔宣布豁免印第安人一切贡赋，希望与起义的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推翻克里斯托弗兄弟的统治。可是纯洁的印第安人心明眼亮，他们忘不了被遭踏的女人，也忘不了被压迫的男人，罗尔丹的诡计落空了。

巴托洛梅和兄弟迭戈千方百计整顿局面。他们派出精干的小分队，一次夜袭中抓到了瓜里奥涅斯酋长，印第安人的起义被迫中止。然后回过头来对付叛匪罗尔丹。这要难得多，因为叛匪们武器精良，而且人数众多，团结在他周围的恶棍们达到了1000多人。眼下，正是双方对峙中。

克里斯托弗拍拍巴托洛梅的脸，安慰道：

“没关系，我们会击败他们。”巴托洛梅握住克里斯托弗的手：“我相信，哥哥，您的回来会使我们增添无穷的力量。”克里斯托弗苦笑了一下，他知道也许很久以后，他才可能有机会从这些困难中解放出来，去继续从事他地理发现的伟业。

克里斯托弗建议叛乱者们无条件投降，叛匪们却没做任何反应。就在此时，酋长瓜里奥涅斯逃跑了。他跑到酋长麦奥瓦涅斯那里请求庇护。消息传到克里斯托弗处，他立刻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那一地区的印第安人是以凶狠好斗著称的加勒比族人（第一次航行末期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就是同加勒比族人的冲突），如果出现新的部落联合，那么将是最难对付的。

使者派出去了，要求麦奥瓦涅斯交出他保护的瓜里奥涅斯酋长。麦奥瓦涅斯发誓绝不屈从西班牙人的武力，他对着翻译义正辞严地说道：“你对基督教徒们讲，他们是丑恶、凶残和虚伪的人。我不愿和那些让无辜者流血和劫掠我们家园的人友好相处！”

克里斯托弗兄弟认为：“必须以武力先解决相比之下较容易对付的印第安人，否则就会陷

入印第安人同罗尔丹叛匪的两面夹攻。"于是一场军事讨伐开始了，持续了3个月。麦奥瓦涅斯和瓜里奥涅斯酋长率部英勇地战斗。然而武器落后的印第安人终究不是掌握了人类文明成果的西班牙人的对手，付出大量伤亡后被迫溃退。西班牙人沿途追杀，放火烧毁所有村庄，无数的印第安人被杀掉。西班牙人不满足于单调的开枪、抡刀和放箭，而是寻找新的刺激的杀人方式。有的印第安人被慢火烤熟，有的被从嘴里灌入熔化的铅水活活烫死。最终，两位不屈的酋长一个中了圈套，一个被出卖。

到了1498年秋天，伊斯帕尼奥拉岛一片凄惨。到处是被焚毁的村庄和白骨累累的战场。土地因无人照管而荒芜了，长满了野草，金矿被废弃了，只剩下坍塌的洞口。印第安人的危胁解除了，然而克里斯托弗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战争，所有的收入几乎都断绝了，他的部下因为没有薪饷而怨声载道，几乎找不到能够百一百顺的人了。

叛匪罗尔丹却趁这一有利时机实力大增。有3艘从西班牙来的轻快帆船误在他控制的海岸抛锚，罗尔丹立刻把船上的人骗到了自己这

边，并且把船上的物资尽归己有。他决定进攻克里斯托弗兄弟的要塞。

克里斯托弗因为缺钱缺人，对即将到来的进攻几乎没有办法抗击。他只好发布一项命令：凡不满意者都可返回西班牙。这实际上是宣布赦免叛匪们的罪过，只求让他们离开。然而叛匪们有恃无恐，乐得在岛上过抢劫的逍遥的生活，谁也不肯走。

罗尔丹胜券在握，等到克里斯托弗再派去使者谈判的时候，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他要求恢复叛匪们以前的职务和地位，付给拖欠的全部薪饷，承认他们的大量地产，允许不愿留在伊斯帕尼奥拉的人顺利出走和毫无阻碍地运走全部财产。克里斯托弗考虑到眼下无实力对抗的局面，决定签字，他知道这种协议迟早要被废除的，那时候就是恶棍罗尔丹的末日！

克里斯托弗以为自己可以松口气了，但新的叛乱又出现了。

这次叛乱的头目叫古埃瓦拉。他不知怎么着，居然娶了卡奥纳波酋长的女儿，成了女酋长阿娜科阿娜的“女婿”，实际上这个坏蛋不过是想玩弄纯洁的印第安少女。但他因此不但可以

把叛乱的骑士联合在自己周围，还能联合许多印第安人。叛匪罗尔丹同克里斯托弗达成协议后，意识到不能容许异己力量来挤占自己的利益，便破天荒地帮克里斯托弗的忙，把那个小恶棍抓了起来。古埃瓦拉的表弟莫里卡妄想解救他被囚的表兄，结果同样遭到了失败。

克里斯托弗把因对付罗尔丹遭到失败的愤怒发泄到这位莫里卡身上，同时决定用极刑来杀一儆百。莫里卡被带进刑讯室，一个牧师来听犯人忏悔，但犯人狡猾地宣称，他现在怕死怕得厉害，自己有过什么罪恶全忘光了，因此无法忏悔。克里斯托弗怒火万丈，他下令抓住这个混蛋的四肢，把他用力从塔楼顶上扔下去，原来本打算绞死他的。这个小恶棍肢断骨碎躺在塔楼脚下，呻吟了一会儿就死去了。克里斯托弗的残暴之名竟因此大盛。

克里斯托弗兄弟的努力终于使伊斯帕尼奥拉岛避免了更大的动荡，而后制定了新的殖民体制，使岛上的财政状况逐年好转。

然而在西班牙的王宫里，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听见的全是克里斯托弗的反对者的指责。克里斯托弗还不知道，他大势已去了。

利用来往于殖民地和西班牙之间的轻快帆船，克里斯托弗曾给国王夫妇捎去许多信件。在信中，他请求派给他一名公正的法官和若干神职人员。那公正的法官是为了代替恶棍罗尔丹，至于那些神职人员，不是为了给印第安人受洗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而是为了教化西班牙殖民者自己，使他们重新回到仁德之路。克里斯托弗认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西班牙人不配洗礼之荣，不论是在上帝面前，还是在人们面前。他列举了叛匪们的恶行，宣称要消灭他们。远在西班牙宫廷里的国王夫妇早就听够了人们关于克里斯托弗是个残酷的暴君这一类话，克里斯托弗的信使他们大为惊讶：他怎么能消灭和他一起去"印度"的基督徒呢？国王夫妇不得不相信，克里斯托弗出于私利残暴地对待西班牙移民，给他们派了不能胜任的工作，动辄以消灭他们相危胁。殖民地财政状况如此恶劣，说明克里斯托弗贪污了大量税款。

在与罗尔丹达成协议之前，由于叛匪们不肯回国，所以回西班牙的快船里装满了印第安人，途中至少有1/3的人死去后被抛进大海。与罗尔丹达成协议后，叛匪中有不少人回国了，他

们除了拼命中伤克里斯托弗外，还运回了大量奴隶。王室以为克里斯托弗不断发起对印第安人的不义之战，阻止他们接受洗礼，以便把他们卖为奴隶。这几件事使王后伊莎贝拉大为激怒，她大声呼吁："海军上将有什么权力，竟敢贩卖自己的臣民！"其实王后并不阻止其臣下抢掠印第安人，甚至在后来还予以支持，她本人从奴隶交易的收益中抽1/3或1/5。她对克里斯托弗的恼怒，是她认为克里斯托弗只谋私利，而没有把这项有利可图的交易置于王国的监督之下。

克里斯托弗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和功绩，在信中他附上了考察南美洲东北部天堂之地的地图。见利忘义的国王夫妇立即把他们与克里斯托弗签订的授予特权的协议置之脑后，派出一批又一批的船队去考察。这些船只在克里斯托弗的水域上行动，对克里斯托弗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因为他的垄断权消失了，他自己就失去了一切利益的基础。

种种怨愤、种种猜疑和指责终于使国王夫妇确信：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兄弟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正使人们陷入血泊之中。而且他们在传教活动和殖民地的财政体制上失策颇多，正在

偏离国王的期许。一句话，那里快变成克里斯托弗的殖民地了，而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可见高傲自大自私自利的外国佬克里斯托弗只是一个好的海军上将，但却绝不是一个称职的“印度”殖民地总督。

一个叫鲍巴吉里亚的人被国王夫妇委为全权特使，启程前赴伊斯帕尼奥拉岛。这个目光短浅的伪善的骑士将接管岛上一切权力。在国王夫妇致克里斯托弗的，关于鲍巴吉里亚的使命的委托书上，是这样开头的：“致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我们的海洋和所有大小群岛及印度大地的海军上将，并致你们，该海军上将的弟兄们。”这里面只提了“海军上将”，而只字未提“总督”或“副总督”的头衔，国王夫妇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这封委托书就装在鲍巴吉里亚特使的口袋里，因此他可以为所欲为了。

1500 年 8 月 23 日，鲍巴吉里亚的船进入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港口。远远的，他看见港口两边各竖起几个高高的绞架，上面有 7 具叛匪的尸体正在随风摇晃，靠岸后，他发现绞架下正绑着 5 个叛匪准备行刑。鲍巴吉里亚对这种场面又是惊讶又是不快，心中暗暗咒骂克里斯托弗是个

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鲍巴吉里亚直奔克里斯托弗住所，但只碰见了海军上将的弟弟迭戈，原来克里斯托弗和巴托洛梅正在女酋长阿娜科阿娜的领地搜捕最后几名叛匪。鲍巴吉里亚本想当面宣布对他的撤职，只好失望了。

第二天，鲍巴吉里亚领着卫队趾高气扬地进了教堂。迭戈、市长、要塞司令和一些移民官员正在里面做弥撒。鲍巴吉里亚神气十足地宣布了自己的使命，然后点着官员们："你们，按我的命令，马上把监狱里那些所谓的叛匪、就是海军上将的受害者释放！"官员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听说过这位特使大人。迭戈义正辞严地回答说只有他哥哥"印度"总督才有权做出这项重大决定，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人。官员们出于谨慎，纷纷点头支持。鲍巴吉里亚碰了钉子，非常恼火地回去了。

第三天，鲍巴吉里亚想出了绝招。他来到教堂附近最热闹的地方，把官员们叫来，当着他们和大群移民的面宣读1500年5月30日的圣谕，圣谕中要求克里斯托弗立即偿付拖欠的薪饷。由于财政状况恶化而几个月未领到薪饷的

职员和移民们大声鼓噪叫好，向国王夫妇呼喊万岁。鲍巴吉里亚满意极了，人心被国王夫妇一句话就收买过来了。然后他宣布，以后采金税由1/3减到1/10，但是把金矿开采权延长到20年，这样就可以减轻移民的负担，而国王的收入却不会少，至于殖民地收支能否相抵他就管不着了，要紧的是眼前这帮人要听他的话。果然，他的决定引起了更大的欢呼。

鲍巴吉里亚满面笑容，然后脸色一变，愤怒地高呼："我们能容忍那个暴君吗？不能！正是他使你们受苦，而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发财的。弟兄们，去监狱把他的受害者救出来，这是国王的命令，你们马上就可以摆脱他的暴政了！"人们轰然大叫，向监狱冲去，鲍巴吉里亚的亲信们领头，一下子把监狱攻了下来，各种无赖、罪犯全出来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其中包括女酋长的"女婿"、叛乱头目古埃瓦拉。

鲍巴吉里亚再也不缺乏支持者了，他脸上淌着汗珠，兴奋地闯入克里斯托弗的住所，象抄家一样抄查了所有东西，包括克里斯托弗的各种文件。他领着武装人员走到迭戈面前，满脸不屑地吐出一句："你被捕了，副总督阁下。"然后

哈哈大笑。

剩下的工作就容易了，把克里斯托弗的所有反对者叫来，包括不受法律保护的叛匪在内，很快就炮制出了指控克里斯托弗及其两位兄弟的各种罪名。

秉承国王夫妇旨意，鲍巴吉里亚采取了一个对克里斯托弗打击最大的措施，就是给移民，特别是私人企业以更大更多的自由，使他们能摆脱克里斯托弗的殖民当局的约束。人们欢呼雀跃，只有“印度”总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才有权开发印度的信念崩溃了。

克里斯托弗在远方终于得知了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国王夫妇对他的背叛和抛弃，他以为这是那位特使和宫廷里的反对者在搞鬼。他怒气冲冲地向圣多明各赶去，准备与鲍巴吉里亚理论。

鲍巴吉里亚已经搜集到了足够的指控克里斯托弗有罪的证据和材料，听说克里斯托弗要见他，便“哈”地一笑：“他已经完了，他以为他还是‘印度’总督吗？我不见他，不过国王和王后陛下倒是要见他，你们把这副镣铐送给他吧，这就等于见我的面了，哈哈。”

克里斯托弗见到一名侍从拿着镣铐走进屋来，当时他身后站着许多殖民地官员正等待交涉结果。那侍从胆怯地说道："鲍巴吉里亚大人命令逮捕您。"克里斯托弗悲愤惊诧，过分的激动使他的脸部和双手抽搐起来。过了许久，他才意识到局势已发展到不容申辩的地步了，只有回到西班牙向两位陛下求个公道才是唯一出路。

他伸出双手，等着侍从来铐。那侍从却畏缩不前，把镣铐递给一名官员。那官员象摸到火炭似的忙不迭地把镣铐传给他身边的人。人们望着克里斯托弗那孤单的身影和沉痛的面容，心中充满怜悯，他虽然没有使人们发财而使不少人心怀不满，但他毕竟是一个有勇有谋、正直而虔诚的基督徒典范、伟大的航海家。镣铐传来传去，就是没有人肯接下来。

终于，镣铐落到了一个无耻小人手上。他曾做过克里斯托弗的厨子，因为他的贪婪卑鄙而受到过责罚。他说："给我10个金币，这活我来干。"说着，象往桌子上端珍馐美味一样，把镣铐捧到克里斯托弗面前，带着一丝无耻和冷漠的笑容，在全屋人们鄙夷的目光下，把海军上将

铐了起来。

克里斯托弗被关了一个多月。10月初，一个叫安东尼奥·瓦尔耶霍的船长出现在他面前。

克里斯托弗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他断定这个家伙是来带他上断头台的，这无疑是他的反对者的阴谋，想借机把他害死。他心中又是害怕又是愤怒，他注定要成为悲剧人物了，他本以为上帝赐予他无尚的光荣，使他能为上帝征服世界，可这一切看来都是虚幻的，所有的神圣感、使命感、自豪感一下子都显得那么苍白可笑，只有对肉体上的痛苦的恐惧才那么真实。

他惊恐万状地问："瓦尔耶霍，您要把我带到哪里去?"船长万分同情地安慰他："不要紧，上船去，大人要动身回西班牙。"克里斯托弗更害怕了，他以为这是船长为了让他在死前保持尊严而找的托辞，死囚被处决前不是常常这样吗？他颤抖着问道："这是真的吗？瓦尔耶霍?"船长认真地点点头："我用生命向大人担保，这是真的，我们现在上船去。"

船启航了，克里斯托弗这才真的相信他是在回西班牙的路上。那么可以见到两位陛下了？

他们定是受到了小人的蒙蔽，只要解释清楚，他们不会责难他的，他本来也没做错什么嘛！克里斯托弗宽慰着自己，信心和希望又回来了。

好心的船长待船驶进大洋后，走进船舱来要把镣铐除下去。克里斯托弗高傲地摇摇头："不行！下令给我戴上镣铐的是国王和王后，只有他们才有权除下我的镣铐！"

想起王后伊莎贝拉，克里斯托弗一阵激动。多年来，伊莎贝拉象天使一样是他的偶像，看着这偶像就象看着圣徒的面庞。王后尽管常常背信弃义，可她值得原谅，只要崇拜她，就看不见她的一切过失。克里斯托弗相信，上帝是他在天的祐护者，而伊莎贝拉就一定是他在地的祐护者。从未亲见过任何神圣的克里斯托弗把他能幻想到的神灵和天使应该具备的一切都幻化，寄托到伊莎贝拉身上。从作为臣民的角度看，与王后难免有利益上的冲突，然而从个人的角度看，他觉得和王后是那么投机，他信任她，而她也必定信任他！

克里斯托弗要来纸笔，把他的一肚子委屈发泄出来，列举出自己无罪的证据。他写道：

"直至此刻，我所有敌人一直处于上风。但

我现在陷入了最可怕和最深重的变故之中。我的唯一的支持和依靠，就是那个创造了我们大家的上帝。在我倒霉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抛弃过我。我十分恭顺地为他效力，谁也没有我这样忠心耿耿，上帝使我成了新天地的使者，给我指明了通向那里的道路。大家都疑虑重重地拒不接受我的计划，只有王后除外，她是我的主宰，上帝赋予她以英明远见和伟大魄力，并使他的忠实可靠、可亲可爱的儿女，成了这些新土地的继承人。而我则一直在风尘仆仆，不断准备新的征程以便以王后的名义去掌管这些地方。一生中的 7 年时间耗费在谈判之上，我把 9 年的艰苦劳动用于实现那永远不忘的事业。这事业将永世长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成就过类似的事业。而今天我却陷入了一种每个人都会对我表示同情的境地。但终有一天，全世界都要把那些不赞成指责我的意图的人，称作有道德的人。”

“当总督（鲍巴吉里亚）来到圣多明各的时候，他住进了我的房子，占有了那里的一切。这大概是必要的。不过，即使是海盗也不会这样对待一艘被他们洗劫一空的商船。最使我痛苦的

是，他竟没收了我的文件……而那些能够清楚地说明我无罪的物证，都被他特别精心地掩藏起来了。噢，看一看这个公正而又可敬的法官吧！但是人们却对我说，不管他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根本不是在为正义而操心，他是一个十足的暴君。上帝，我们至高无上的神，他的威力和智慧永在。他首先应当惩罚不公正和忘恩负义的现象。”

这些信是写给胡安娜·德托雷斯女士的。她是已故的胡安王子的乳母和王室侍从总长的妻子，深得王后信任。克里斯托弗相信，王后伊莎贝拉一定会看到这封信的！

## 全是苦难全是血：圣徒之路是血铺成的，而圣徒手里拿着黄金

1500年10月末，押解克里斯托弗的船队回到了西班牙加的斯港。船靠岸后，一名忠于克里斯托弗的舵手立刻把他在船上写的信送到了指定地方。在以后的几周里，克里斯托弗被押在一所修道院里，镣铐仍然锁在他身上。

克里斯托弗焦急万分地等待着，不时猜想

着王后看到那些信会有什么表情，说什么话。他不停地祈祷，希望他的上帝和王后来搭救他，给他公正的待遇。

12 月份，他苦心等待的国王夫妇的急使终于来了。看到一线希望的克里斯托弗请急使转交给两位陛下 2000 金币和一封请求谒见的信。

12 月 17 日终于安排了这次觐见。克里斯托弗泣不成声，跪在王后面前，痛苦和委屈使他说不出话来。两位陛下看着这个一直为他们效命的航海家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病痛缠身的老人（在那个时代，50 岁的克里斯托弗已可称老人了），不由大发慈悲。也许是想起了自己对克里斯托弗屡次失信而有愧于心，他们尽力表示出亲切热情以示对宠臣的关怀，并且还答应洗刷他所负的不正当的罪名、恢复他的种种权利。

海军上将的称号恢复了，没收的财产归还了，重新批准了从殖民地获得的利润的原分成比例。但是，克里斯托弗不再当总督了。在西班牙宫廷经常处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殖民地事务完全转由王国直接控制和拨款。1502 年，奥万多被任命为“印度”的省长并到伊斯帕尼奥拉岛赴任。克里斯托弗被西班牙宫廷抛弃了，他发

现的土地不再属于他了。

失望和病痛折磨着克里斯托弗，国王和王后空许的诺言令他终于意识到：他一生为之奔波的神圣使命并未完成。

上帝既然选择了他来实现基督教在世界末日前的最大功绩，可又为何对他如此苛刻呢？

克里斯托弗在长时间的萎靡不振中开始一页页地回忆起自己是如何找到这条神圣的道路的，那些宗教著述和预言家们的话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就是肩负拯救上帝灵柩和收复圣地使命的使徒，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工具，是耶稣的体现者。在神秘主义中，他寻到了避难所。他象年轻时一样狂热地研究有关著述，为自己的使命寻找证据。

他开始编写一本《预言书》。象许多预言家一样，他预言世界末日来临前将会发生的事情，即从异教徒手里收复耶路撒冷和万民最终皈依基督教。

承担这项使命的人将从西班牙来，这是一本影响最大的预言书中说的。克里斯托弗把这个救世主同西班牙国王夫妇联系起来。

至于他本人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谁想征服耶路撒冷（书中指明是西班牙国王夫妇），谁就必须拥有黄金，而能弄到黄金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上帝选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或是在天堂之地入口处，或是在“印度”矿场里，都能弄到黄金。他想：这些金矿不久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找到了。

但是伊斯帕尼奥拉并未给他带来希望中那么多的黄金，而对印第安人的杀戳和对此无力自拔更增加了他的负罪感。如今，救世主（西班牙国王夫妇）抛弃了他，是不是这一切都证明他还远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呢？也许伊斯帕尼奥拉不应该是他的终点，应该走得更远些。

他相信，只要他航行得更远些，他一定会完成他的使命。他心中又有了新的渴望，那就是再次航海，也许那将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也就是他成功的机会。人们的怀疑、迫害都不要紧，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到底是谁象圣徒一样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万民。

就在克里斯托弗沉溺于宗教幻想，等待出头之日时，在掌握通往印度的航路的竞争中，葡萄牙已经胜券在握。早在1497年，达·伽马就

被葡萄牙宫廷派往印度，在阿拉伯人帮助下，他到达了加尔各答湾，后来从真正的印度运回了大量黄金和香料。后来另一名航海家在去印度时，途中被大西洋的海流带到了南美，使葡萄牙得到了巴西。而且，许多本来为西班牙效力的航海家都投靠了葡萄牙，并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面对严峻的形势，国王夫妇非常焦急。于是被遗忘了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又被找回来了，因为他们凭良心认为只有克里斯托弗才是最有可能找到通往印度之路的人。1501 年 10 月，克里斯托弗被派往塞维利亚，以便着手准备新的探险航行。到了 1502 年 2 月，关于第四次航行的基本思想已形成了。他写信给国王夫妇说："正如上帝已经以预言家之口在《诗篇》第十四篇里所宣告的，耶路撒冷和锡安山将靠基督徒的双手得以重设。这个会这样去做的人将来自西班牙；圣杰罗姆（预言家）为神圣的妇女（指王后伊莎贝拉）指明了去完成这一事业的道路；而且自那以后的某一年里，中国的皇帝恳求派人去教导他们信仰基督教。谁将为自己选择这一事业？若有人愿做此行，我本人以上帝的名义发誓我将平安地送他到远方，只要主耶稣基

督允许我回归西班牙。”他还发誓说：“一旦天气允许，我准备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全副装备踏上征程。”

1502年3月14日，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发出明确的新航行诏令，宣称：“赐予你——所赐特权的法定享有者的全部恩宠丝毫未变，而且任何人都丝毫不能改变你或你的子孙的这种关系。如果有必要重新确认这些恩惠，我们准备这样做，而且要让你的子孙了解恩准你的一切特权。”但是，海军上将不论以任何借口都无权登上伊斯帕尼奥拉岛，只有在极为必要条件下，才允许在回程中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做短暂停留。国王在船队中派了个代理人，叫波拉斯。海军上将必须发现陆地和群岛，而他找到的一切宝物都必须归波拉斯保存，并且禁止奴隶贸易。

除了代理人波拉斯外，有150人参加这次航行。在这次航行中，克里斯托弗把可靠的战友和亲戚团结在自己周围，他的次子、13岁的费南多也在船上。

1502年5月，4艘船启航了。

克里斯托弗计划向西航行，从中国（实际是古巴）南部海岸与他前次发现的天堂之地（南美

洲）之间驶达印度，然后通过世界另一头返回西班牙。克里斯托弗称之为“崇高的精神之路”。

然而这一“崇高的精神之路”开头就不顺利。开出没几天，船队就因遇上不断的顶风而被迫返回加的斯港等待第二次出航。后来横渡大西洋的旅途反倒格外顺利。6月29日，他下令在圣多明各抛锚。

国王夫妇已严禁他到伊斯帕尼奥拉岛来，他居然胆大包天违抗君命！伊斯帕尼奥拉的总督奥万多十分不高兴，他从未对这个外国人产生过好感。

信使要出发了，克里斯托弗派他转告总督：他必须在这里更换一条不结实的船；此外，他的船队将躲避8天，因为根据他的观察，强烈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奥万多总督根本不想为克里斯托弗提供避风港，他也根本不相信什么暴风雨，即使有暴风雨，他也绝不想让他统治的这块土地的昔日总督靠岸。信使被冷冷打发回去了，圣多明各的船只照样一艘艘开出。

然而飓风真的来了。从圣多明各开出了24条船，有19艘连人带船沉入海底。里面有被捕

的瓜里奥涅斯酋长、恶棍罗尔丹和狂妄无知的蠢货鲍巴吉里亚。随船沉没了大量黄金，其中包括鲍巴吉里亚从克里斯托弗住所查找到的克里斯托弗的私人财物。上帝真是明察秋毫，除了那位可怜的酋长外，恶有恶报！

奥万多由于愚蠢地拒绝采取防护措施，结果伊斯帕尼奥拉岛的首府圣多明各被飓风摧毁了，后来不得不进行迁移、重建。但是克里斯托弗的船队也未摆脱灾难。由于他被禁止靠岸，他的船队成了飓风的玩物。船队被驱散了，人人听天由命。克里斯托弗自己、他的兄弟、他的儿子和朋友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看到他被禁止靠近的那些他遵照上帝意志曾经用汗水和鲜血为西班牙人争得的土地和港湾时，克里斯托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当天夜里，船队总算躲进了伊斯帕尼奥拉南岸的一个海湾，一条船被远远抛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船只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直到3天后，几条船才会合。

克里斯托弗利用陆地保护着的停泊处进行修理工作，同时也捕鱼。他们用鱼镖捕到一条硕大无朋的魟鱼，但这条大鱼把船只拖得象飞一

样，它往深海里游了很久，直到因伤死去。船队又陷入了狂风之中，被刮到牙买加，然后又碰上了无风天气。船队只好任由洋流摆布，结果被推到了古巴南部的浅滩群地区。船员们吓得要死，却束手无策，只好等待着船只撞上暗礁时的轰然巨响和强烈震撼。但是又刮起一阵风，船只又被吹跑了，这次他们被吹到了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的北岸。

过了一段时间，西班牙人发现了一条由25名桨手驾驶的印第安人独木舟。这些印第安人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他们的皮肤稍黑一些。他们有金属制的斧子，镶有岩石锋刃的剑，织得很漂亮的斗篷和盖布。在船中央，用棕榈叶搭成一个圆顶形凉棚，一个酋长模样的人坐在下面。人们向他打听黄金在哪里，他指指东方。克里斯托弗立刻启航向东。

在以后的航行里，每走一海里都不得不顶风逆流。西班牙人一天到晚湿漉漉的，白蛉子不断叮咬使人们无法入睡，也吃不到热的饭菜。船队没有进入一次港湾，不断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使船队一直处于炼狱之中。人们看不到太阳，也看不到星光，船只漏水、帆篷撕坏，船锚、缆

索、小艇和大部分储备丧失殆尽。船员们郁郁寡欢，垂头丧气，几乎每个人都许愿：只要躲过灾难，一定要去朝圣。持久的坏天气使一些最刚强的海员也陷入绝望和苦闷之中。克里斯托弗特别心疼他13岁的儿子费南多，为他年纪轻轻就遭受如此生死未卜的苦难而心如刀绞。可小费南多却表现得很勇敢。克里斯托弗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爱子以勇气，他的言行举止就象他已经在海上航行了十七八年似的。克里斯托弗又高兴又感到慰藉，因为他自己百病缠身，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船队驶抵哥斯达黎加。这里的印第安人很凶恶，对外来人却又怕得很，只想让他们赶快走，哪怕交出整个世界都行。他们把两个很小的小姑娘送给克里斯托弗，象向魔鬼献祭一样。“魔鬼”们给小姑娘们衣服和饰物，把她们放了。克里斯托弗让人捉来两个成年印第安人，当引水员和翻译。当地人赶紧送来几只小野猪作为赎金。克里斯托弗很高兴可以吃到猪肉了，但人不放。

这里的大自然华美壮丽，瑰丽无俦。克里斯托弗头一次看见吐绶鸡、短吻鳄，还有各种不知

名的植物和花朵。

克里斯托弗被深深触动了，这里不是同传说中的马来半岛相似吗？马来半岛一定近在咫尺了。10月7日，船员们踏上了奇里基海湾的海岸。轻信的印第安人把他们当成了“老天的孩子”，送来许多大自然的丰饶物产，还提供了许多黄金饰物。克里斯托弗反复打听、盘问：你们的黄金是从哪里搞到的？印第安人指指东方，指手划脚，克里斯托弗猜了出来：东方有大金矿！

船队继续向东。在一个叫粮食湾的地方，船队被迫停了下来，因为船只已经被船蛆蛀蚀得再也无法航行了。

木匠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而船员们则开始了各种快活的消遣。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经常划过这一带海面，一看见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大船，就吓得弃舟跳海。船员们喊叫着驾船追逐，吓唬他们。可怜的印第安人在水里乱扑腾，拼命躲避。西班牙人追够了，就举起弩箭比赛，有些印第安人就这样被无辜地射死了。既然见了血，西班牙人就野性大发了，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到印第安人村落里，烧杀抢劫，甚至绑架他们，夺取黄金。附近的印第安人终于忍无可忍，他们

愤怒地向船队进攻。有几次西班牙人顶不住了，克里斯托弗只好下令开炮把印第安人炸散。西班牙人一看平安无事了，就故伎重演，再上岸胡作非为，直到可以再次启航。

船只不断遇到坏天气，只好沿岸从一个海湾蹭向另一个海湾。狂风巨浪持续了9天，人们以为世界末日前的第二次大洪水要来了。

狂风暴雨过后，又是完全无风的天气。这种天气又热又潮。船只顺流漂浮，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靠岸。船上的面包干里生满了虫子，爬进爬出。船员们忍着恶心，把虫子挑出来。有些人干脆等天黑后再吃，免得看见虫子，再说天黑时不用挑虫子就可以吃下去。人们无法再挑剔，因为没有别的可吃了。

无风的天气过后又是暴风雨，船队被吹到了维拉古阿河沿岸的别林河河口。这里有许多黄金。

西班牙人决定在这里多留些日子，因为此地印第安人有各种金塑像和金首饰，还有小金锭。

巴托洛梅带领68个西班牙人向该地区腹地前进，准备找到富金矿。当地的酋长叫基比

安，他派出了向导。

西班牙人被领进中美洲密林的炼狱中。这里格外茂盛的森林遮天蔽日，又闷又潮，各种各样从未见过的野兽经常窜到探险队面前，夜里它们的嗥叫声令西班牙人胆战心惊。树冠上常有水蛭和蜗牛掉在他们身上，这些虫子的黏液会在人身上留下血迹斑斑、疼痛难忍的伤疤；蚂蚁用它们尖利的牙齿啃着人们汗水淋漓的脊背。西班牙人沉重的铠甲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沼泽地上稍有停留就会陷进去，或者被一团团的虫子围住咬死。人人精疲力竭，这绿色的死亡之地令人发狂。但人们不得不一刻不停地走动。第二天上午，总算到达了一个有许多卵石的地方，从山上流下来的水里闪闪发光，西班牙人赤手空拳弄出了不少金粒。

但是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巴托洛梅从向导的话里断定这里不但不是富矿区，而且不是酋长基比安的领地。这个狡猾的酋长，他不相信这些白种人，把他们骗到邻近部落的领地，希望能引起冲突，坐收渔利。

巴托洛梅坚持离开这里向西。果然几天后发现了更富的金矿，而且从那里的印第安人手

里换回了大量金首饰。

克里斯托弗听了巴托洛梅的汇报，决定坚持一段日子，待把黄金弄到再说。当然，一定要提防那个酋长基比安。他下令在河口附近建起棕榈屋作为居民点。

然而，情况比克里斯托弗料想中的还糟。酋长基比安虽然狡猾，但他的臣民却质朴浑厚。相比之下，西班牙人全是无赖，死皮赖脸地诈骗、明偷暗抢。

印第安人再也忍受不了这些魔鬼对他们的骚扰，备战开始了。克里斯托弗看出了不祥的苗头，拿言语试探酋长，酋长基比安信誓旦旦地宣称他准备对邻近的敌手开战。克里斯托弗更加怀疑了，他派出两个人去侦察印第安人的真实意图。这两个人就是勇敢的水手迭戈·门德斯和埃斯科瓦尔。

门德斯和埃斯科瓦尔刚走近印第安人村庄，就听见鼓声咚咚，号角声震耳，他看见几个印第安人拿着长矛和弓箭站在村口，他们身上和脸上涂满了各种色彩，门德斯知道：这是印第安人要出发打仗了。

那几个印第安人见到从树丛中钻出来的两

个西班牙人，立刻惊奇地用箭指住他们。门德斯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拼命比划着，表示到这里来是为了给酋长看脚伤。他拿出礼物来，印第安人就放他们进去了。酋长的茅屋在山坡上，前边有一个大广场。门德斯和埃斯科瓦尔刚进广场时，吓得差点晕过去，原来广场上摆着300多颗人头，有的还血肉模糊，显然这是在战斗中打死的敌人的头颅。门德斯和埃斯科瓦尔克制着恐惧和恶心，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往房子里走。后面有一大群妇女和儿童狂呼乱叫，向他们跑过来。基比安酋长的一个儿子冲了出来，见到西班牙人立刻愤怒地痛骂，他用手搭在门德斯肩上，猛往后推，那意思是说："你们这群无耻的魔鬼，快滚回去吧，来和我们打个你死我活！"门德斯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然后开始讲他是来给酋长看脚伤的，还把随身带来的药膏给他看。酋长的儿了安静下来，可还是充满戒心。门德斯干脆坐下来，掏出梳子、剪子和镜子，让埃斯科瓦尔按他的要求剪头。当头发纷纷掉落并被梳得非常齐整时，酋长儿子和妇女儿童全都象看天上来的魔法师一样看呆了。印第人的敌意被机智的门德斯转向好奇。埃斯科瓦尔表示

一定要给酋长的儿子修剪头上的浓密头发。当酋长的儿子从镜子里看到整整齐齐的短发使他十分英俊后，高兴极了。他把两个西班牙人拉到家里，用棕榈和菠萝汁酿的酒款待他们，然后把他们完整无损地放回去了。

门德斯已经看见了，至少有1000名印第安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巴托洛梅是一个善于行动的人。他带领74名武装的西班牙人出发，成功地绑架了酋长基比安和他的30名亲眷、亲信，同时抢走不少黄金。

这些有价值的人质立刻被关到船上向维拉古阿河下游转运。负责掌舵的胡安同时也是押运人，他是个慈悲为怀的人。酋长基比安说他被铐得很疼，能否把镣铐除去。胡安答应了，酋长转眼间就以极利落的动作跳水逃走了。

以后的一周里，平安无事。由于流沙阻塞了河口，克里斯托弗便率船去找大海的出口。印第安人早就监视着他们了，营地上只剩下了巴托洛梅和少数人。基比安一声令下，攻击开始了。

先是羽箭象雨点一般向他们射来，几个人由于没穿铠甲立刻受伤。过一会儿，足有400名

印第安人吼叫着向他们冲过来。巴托洛梅命令开火，弩箭和火枪子弹铺天盖地卷向印第安人，把他们打了回去。巴托洛梅也受了伤，日落的时候，一名西班牙人死了。

克里斯托弗还不知道了发生什么事情，他派了11名水手去到巴托洛梅那里取水和柴。巴托洛梅请他向克里斯托弗汇报并劝他们过一会儿再走。那11个人不听坚持马上出发，不久，只有一个人逃了回来，那10个人全被射死在河里。巴托洛梅把茅舍和一些桶运到水边浴场，搭起胸墙，以便更好地利用手头的两门大炮，背水一战。他们点起篝火，这样印第安人就无法偷袭了。但是巴托洛梅清楚，克里斯托弗若不派人来，他死定了！

在船上，由于沿途不断碰上恶劣天气，辛劳过度的克里斯托弗又犯了痛风病，恶性疟疾也找上门来。他躺在床上无法动弹，陷入半昏迷之中，眼前出现了幻觉。他断定，他能听见上帝的声音："噢，蠢人，你干事业和为你的主——万物的统治者效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帝为他的仆人大卫所做的事情是否更多？从你一生下来，他就没少为你操心。当你长大成人之后，他

感到很满意，他使你的名字在大地上奇迹般地传扬。他把印度这块世界上最富有的部分交给你管辖。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这些地方，他赋予你这样做的全权。大洋的关隘被沉重的锁链紧锁着，是他把打开这关卡的钥匙交给了你。”克里斯托弗痛苦极了，他知道他所获得的荣誉绝对不足以回报上帝，可这是他的错吗？他听见上帝又说：“你说，是谁使你遭受这么多不幸，是上帝还是人世？上帝从未自食其言，也未曾夺回他的赐与，在人们向他祈祷过后，他也不会说他的意图变了或另有打算。他不会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力而强使人们忍受痛苦。”克里斯托弗心中呐喊着：是人世使我遭受挫折不幸！朦胧中，他仿佛看见人们在嘲笑他，而国王和王后则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在克里斯托弗卧床不起时，有天晚上人们忘了把底舱口的铁链拴上，关在里面的30名基比安酋长的亲人和亲信搭起人梯，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逃跑了。第二天黎明，余下的俘虏全被吊死了。

十几天后，克里斯托弗清醒过来。他想弄清居民点的情况，而派出的11个人却一个也没回

来。他把船尽量驶近岸边，派一名水手游过去，找到了巴托洛梅。巴托洛梅请求等待他们，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撤出居民点。但是小船已被印第安人抢走，大船因怕搁浅不能驶近，巴托洛梅和他的人做了些口袋，把物资装备放进去，然后抢来两只独木舟把口袋搬上去。两天里，在印第安人的箭雨中，独木舟不停摆渡，西班牙人终于撤出去了。留下的被打死的西班牙人的尸体，在河边潮湿的草丛里腐烂发臭。

克里斯托弗命令船队向东。航行中屡次遭遇的恶劣天气造成了严重损害，现在没有风暴了，可是船蛆开始肆虐，这是热带风暴和阳光的后遗症。有一条船被完全嗑坏了，不得不丢弃，另外两条船也全是漏洞。船蛆把船弄得象蜂房一样。水手们不停地用抽水机、水勺和水桶排水，但仍然无济于事。面对船蛆的进攻，人们无计可施，眼看着到处出现的孔洞越来越大。人们疲惫不堪、悲观绝望。这两条破船随时都会沉下去。他们千方百计试图接近伊斯帕尼奥拉岛，但是徒劳无功。

最后，船只被海流和海风带着冲上了牙买加北岸。

这是一个长满棕榈的海湾，景色壮丽。然而，克里斯托弗无心观赏，眼前的困境他简直无法解决。他给国王和王后写信，描述了第四次航行的不走运，请求派船支援，把困在这里的人接回去。他把自己受到的种种苦难和不幸看做是为西班牙和两位陛下（即救世主）所遭受的，因而对国王夫妇的背信弃义十分不满，他说："在漫长的7年时间里，我到处追随国王御驾，不管和谁谈起我的计划，人们都异口同声宣称这是梦臆。而今天就连成衣匠也请求做探险航行了。"他现在百病缠身，随时都准备迎接死神，而周围是成千上万的土人。

勇敢的水手迭戈·门德斯，就是在酋长家理发的那个机灵鬼，忠心地为克里斯托弗效力，他办成了同当地印第安人的以货交换食品的交易，而且生意兴隆，使西班牙人在牙买加海岸还能生存下去。他自告奋勇，要驾船去伊斯帕尼奥拉岛求援，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稍后，在8月中旬，他率领6名西班牙人和10名印第安桨手登上了独木舟向伊斯帕尼奥拉岛划去。他生怕遇上风浪，命令印第安人不许停下一秒钟。被刀剑逼住的可怜的印第安桨手只

好没命地划船。为了预防迷途耽误时间，门德斯亲自分发淡水，以便尽量能够长期饮用，印第安分到的水少得可怜。第二天下半夜，一名桨手终于渴死了，被抛下大海。然而西班人人的残暴并未使上帝震怒，5 天 5 夜后，这只独木舟奇迹般地渡过 100 多海里远的距离，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

增援在望。然而，牙买加海岸被困住的西班牙人爆发了叛乱。人们挤在破船上狭小的天地里，怀疑门德斯的勇敢创举能否成功，因而抑郁不乐。情况不明，各种疾病，缺乏食物，终于使大多数船员产生了反抗和仇恨情绪。他们亲眼看见这位昔日总督从伊斯帕尼奥拉被赶走，在暴风雨中又被拒绝进港，那是使他蒙羞之地，他会愿意回去吗？谁都看得出海军上将的重病和失意，莫非他存心想死在这里吗？

怀疑、不安终于汇成了洪水。国王夫妇派到船队里的代理人波拉斯兄弟，他们是十足的小人（很奇怪，国王夫妇派给克里斯托弗的人尽是小人和恶棍），很快召集起 50 个心怀怨恨的人。

1504 年 1 月 2 日，叛乱者们攻进船长室。波拉斯走近克里斯托弗的卧榻：

“先生，我们确实知道你不想回西班牙了，你要把我们留在这里，直到我们全部完蛋为止。”

克里斯托弗愤怒地抬起头，然而痛风病使他几乎无法出声，叛乱者们也不想听他的。巴托洛梅拔出剑来站在床前准备搏斗。

波拉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我不想打架，我只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想死在这里。”他转头大声喝道：“我要出发回西班牙，愿意走的跟我来！”叛乱者们一片欢呼：“回西班牙！回西班牙！”他们把10条独木舟全夺了下来。留下来的只有20人左右，因为其中有些人害了热病，根本经不起风浪。

叛乱者的10条独木舟向伊斯帕尼奥拉划去。才走了几海里，大海上刮起了狂风，他们被迫折回。汹涌的波涛使独木舟上的进水越来越多，船身逐渐下沉，把所有的食品、财物全扔了下去也无济于事。波拉斯兄弟相互使了个眼色，举起火枪向印第安桨手们射去，其他的叛匪也纷纷抽刀拔剑向旁边的印第安人砍杀。印第安桨手们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杀掉五六个，其余的或者跳海或者吓得动不得。其余9条船上的西

班牙人如法炮制，纷纷把印第安人杀掉以减轻载重。只有少数几个印第安桨手必须用来划船才得以活命。跳海的印第安人有的没有被马上淹死，终于精疲力尽抓住了船舷和桨架。波拉斯兄弟把他们的手给砍了下来，印第安人一声惨呼被卷进海浪中。几分钟后，屠杀结束了，死了18名印第安人。死尸和断手被扔进海里，船上到处是血迹。

叛匪们终于活着回到刚才出发的地方。波拉斯兄弟决定等待最好时机再尝试一次。既然公开反叛了，他们就没再回克里斯托弗的船上，而是另立营地，靠抢劫印第安人度日。

他们的无耻和暴虐终于使印第安人产生了愤恨和鄙视。他们眼里的白种人全一个样，分不清其中有叛匪，还有正直一些的海军上将的拥护者，所以克里斯托弗和他身边的人也被连累受罪了。开始印第安人还帮助他们，现在一丁点食物也不给送了。

克里斯托弗派人去见当地酋长，声称如果不给海军上将送东西吃，他就把月亮从天下摘下来。

2月29日夜，印第安人聚在大船边往上看。

克里斯托弗站在船长室的屋顶上，他举起一只手握着沙漏计时器，让印第安人看天上："看吧！我把月亮摘下来了，这是对你们的惩罚。"果然，月亮那银色的圆脸被黑暗一点点吞没了。这不过是一次克里斯托弗从历书上预先知道的月蚀，印第安人却以为见了神仙。克里斯托弗不但吓住了印第安人，还借机测出了牙买加的地理位置。印第安人把能送的好东西全送来了。

几天后，从伊斯帕尼奥拉来了一艘轻快帆船。指挥这条船的却不是渡海去伊斯帕尼奥拉求救的门德斯，而是一名曾被克里斯托弗判处死刑的罪犯。奥万多总督一直拒不接见门德斯，甚至故意回避他，他希望把克里斯托弗拖垮、拖死。最后他看拖不下去了，才派了一条小小的轻快帆船来援救。使用罪犯船长，纯粹是想故意羞辱克里斯托弗。而且那条船也太小了，根本容不下所有在牙买加的难民。奥万多还故作大方，随船捎来小小一桶酒、半只腌猪以及一些一文不值的许诺。罪犯船长说现在派不出大些的船了。克里斯托弗尽管心里雪亮，但还是表示了感谢，他把希望全寄托在门德斯身上了。门德斯让快船捎来一封信，说他已租定一条大船，他将随船

来牙买加。

尽管带着羞辱的意味，伊斯帕尼奥拉的来船还是加强了克里斯托弗的地位和实力。他决定马上消灭叛匪。他宣布，只要叛匪们投降，他就不惩治他们，并且让他们上船回伊斯帕尼奥拉。波拉斯兄弟欲走不能，欲战无力，他们十分明白：克里斯托弗的建议可能是个圈套。他们派去一位军使，请求克里斯托弗把手里的武器分给他们一半，因为他们的武器在第二次企图渡海时全损失了。克里斯托弗一眼看出：这群无耻之徒想劫夺船只逃走。

5 月 19 日，巴托洛梅带领 50 名全部武装的人去叛匪营地和他们“谈判”，就是说要用几句话打开场子，然后消灭他们。事情也正是这么发生的，双方的搏斗很快开始了。由于缺乏火药，双方都用刀剑贴身肉搏。七八个人被杀死，更多的人受了伤。叛匪们遭到失败，波拉斯被铐了起来，几天后，其余叛匪投降了。

在回伊斯帕尼奥拉和叛匪的可耻下场面前，所有的西班牙人争先恐后地向海军上将效忠。正在这时候，门德斯租来的快船抵达了。1504 年 8 月 13 日，克里斯托弗和幸存的西班牙

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靠岸，充满苦难的第四次航行结束了。

## 圣徒死了：死就死吧

在加的斯港，被痛风病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克里斯托弗被巴托洛梅和他已16岁的儿子费南多搀下来，从他脸上已明显看出死亡的迹象。他已经感到，他再也不能出海了。

此时，王后伊沙贝拉已经被热痛折磨了一年，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无瑕，她不准任何医生来看视她。克里斯托弗得知后，为王后担忧之极。王后于1504年11月26日去世，克里斯托弗在12月1日尚未得知消息，他还给他长子迭戈写信说："向圣父、圣子、圣灵祷告吧，让他们赐予王后健康的龙体，因为迄今为止我们所建树的一切都要仰仗于她。"事实上他每天也这样祈祷。然而这愿望成了泡影，当讯息传来时，克里斯托弗悲痛得天旋地转，就象他所依靠的一面墙塌下来一样。王后尽管有对不起他的时候，可是毕竟是她使克里斯托弗有机会去实践他的理想。无论从宗教还是从个人情感上，克里

斯托弗都视她为偶像，王后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也是他的祐护者。

当时西班牙是由两个大王国组成的，即阿拉贡和卡斯蒂莱。国王斐迪南实际是阿拉贡的国王，因此王后死后将为卡斯蒂莱另立新君。1505 年 1 月，王后的精神病女儿胡安娜成为新女王。在胡安娜从她丈夫的领地来西班牙之前，国王斐迪南代她执政。

克里斯托弗同国王进行的有关殖民地权益的谈判因此受到了阻碍，因为斐迪南国王更对欧洲事物和他将来能否在西班牙掌握实权感兴趣，而对横渡大西洋的计划一直兴趣不大。因此他总是用不了解情况来推诿。克里斯托弗完全被痛风病搞垮了，几乎不能动。他灵机一动，决定坐灵车去见国王，这样可以唤起斐迪南的同情和注意。但不久，他的健康状况就令他不能骑马乘骡，也不能坐灵车了。

1505 年 5 月末，他的病情稍好一些，国王召见了他。斐迪南笑容可掬，但是很明确地告诉他，过去同他达成的一切协议根据王后伊莎贝拉的遗嘱，将由新君处理，他无此特权，当然他还是愿意帮他的。国王还很壮实，他看出克里斯

托弗活不了多久了，国王有的是时间跟他拖，因为他有别的事要去做。

克里斯托弗跟随朝廷迁移，等待着。他把希望寄在新君身上，等她来确认自己的功劳和权利。他写了封信：

“无比英明、无比强大的国王和王后陛下，我们的主宰者！陛下一定相信，我的病体从来没有象今天康复得这样好，因为我知道陛下从海路来到卡斯蒂莱了。我以最谦卑的方式请求陛下把我当成您的忠实臣仆，我坚信，假如不是无情的病魔折磨着我，那我就会以空前未有的竭诚为您效劳。最近这些难熬的日子和其他痛苦（陷入这种状况是违背我的意愿的），使我濒危。出于上述原因，我已无法谒见陛下，我的儿子不可能这样做。但我伏请陛下考虑我的心愿和动机，希望我的财产和我的荣誉能得到恢复，而这些东西都是我手中掌握的文件所写明了的……”

他真诚地相信国王和王后是宽厚的，可是无人理睬这个将死的人，新国王把克里斯托弗发现的土地的统治权交给了别人。

1506 年 5 月 19 日，他尚未得知国王的背信

弃义的决定时，健康急剧恶化了。他让人对他上年写的遗嘱加以补充，主要内容是承认他的情妇的地位（她当年曾在克里斯托弗最困难的时刻守在他身边）；吩咐迭戈兴建一座小教堂，为神灵和他的家庭祈祷。克里斯托弗特别指出："这座教堂应当建在伊斯帕尼奥拉，因为上帝以如此神奇的方式将它交付给我了。"

第二天，大限到了。

克里斯托弗的亲人、航海中的战友站在他身旁。在床头上，摆着圣徒克里斯托弗的圣像。

克里斯托弗在卧榻上亲吻了递给他的十字架，然后头一仰，声音清楚宏亮地喊道："我把我的灵魂交给您了，上帝！"

克里期托弗终于摆脱了他的重负。

**圣徒的重负仍在肩上：当印第安人被烤熟的时候，他们的惨叫声一直传到今天。问问那些政府吧：你们纪念什么**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失意中死去了。然而事情远未就此结束。实际上在他去世前，他就不得不亲眼目睹他的发现所带来的后果，那是

与他的本意大不相同的。

还在他第四次航行中途的1503年，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就是那个愚蠢的小人奥万多，下令解决岛上的印第安人问题。他们用卑鄙手段欺骗了纯朴的印第安人。女酋长阿娜科阿娜，就是英勇不屈的卡奥纳波酋长的遗孀，还有她手下的80名头人被诱捕了。80名头人被推进一座房子全给烧死，女酋长当场被绞死在一个绞架上。然后，全岛有组织的大屠杀开始了。印第安人的反抗在优势火力面前象儿童游戏一样被粉碎了。

西班牙人骑在马上，用剑和矛随意砍杀，不管男女老幼一律砍死。甚至包围印第安人后他们进行赌赛，看谁杀得又多又快，就象日本人曾在中国干下的恶行一样。他们把婴儿从母亲怀里抢来，把头往岩石上摔；他们往路上撒尖利的东西，然后把印第安孩子绑在马后来回在路上拖，再扔到水里淹死；他们做了一种长长的绞架，一次能绞死13个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恬不知耻地说这是给上帝和他的12个圣徒争光；他们把印第安人吊起来或塞进干草堆活活烧死；侥幸未死的印第安人被砍去双手，西班牙人把

断手绑在他们背上放他们回去，说这是给他们老乡的“信”；对于一些印第安头领，他们采用更残酷的办法。头领们被绑在一种格栅上，下面点燃文火，终日不熄，把他们慢慢烤死。头领们发出的惨叫让石头也会流泪。可耻的西班牙恶魔们还以文火的小火苗和用刑时间长来较量烤人的手艺。西班牙人还纵狗咬人，许多大猎狗因在殖民地咬死了几十名印第安人而大出风头，在西班牙人中闻名。

在1508年岛上人口普查时，岛上有6万印第安人，到1514年还剩14000人，到1584年则只有500人了。西班牙人感觉劳力不足，就从非洲运黑奴，现在当地纯种土著已灭绝了，都是些混血儿。土著印第安人被西班牙人及其后继殖民者杀掉一部分，非洲人传来的天花又灭绝一部分，还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在绝望中自杀了。

克里斯托弗的同代人，伟大而正义的主教拉斯·卡萨斯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他写道：“基督徒们之所以残害和消灭大批完全无辜的人，其唯一的真正原因，就是想掠夺他们的黄金。基督徒们想用他们的财富尽快使自己富裕

起来，使自己超过所在的阶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我必须指出，事情的发生是出于世上难找的那种漫无节制的贪婪和傲慢，也是他们想在这些富饶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来。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是那么温顺、驯服和善于忍耐，甘受奴役。上帝作证，基督徒们对印第安人不如对自己的牲畜爱惜，非常不爱惜，他们对印第安人极为凶残。对他们来说，街头的垃圾比印第安人的生命还重要，而且重要得多。我讲的全是实情，因为我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做过长期的观察。”

西班牙人从未打算把欧洲的进步成果和基督教介绍给新大陆的人民，那只是他们的幌子。西班牙人，以及他们后面来的葡萄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残暴，同样怀着卑鄙动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发财。在基督教的旗号下，仿佛因为搞祭祀和人吃人就可以随便杀害他们似的。实际上不管当地人发展到何种阶段，哪怕有了高度文明和组织完善的国家，殖民者还是要把残酷的殖民战争强加在他们头上。中美洲有两千万人死去了。

即使在今天，在中美洲、南部非洲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殖民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仍遗

留着。有许多被压迫过、被掠夺过的国家动荡不安，殖民者难辞其咎。其实有人还在执行这一政策，只是弩箭和火枪换成了导弹或经济控制。他们仍把人当垃圾看待，以此表明后者和白种人不一样，是需要消灭的劣种人。克里斯托弗的重负是不会因为他的死而消失的。

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本人，我们无法确切地评价他。就个人性格来看，他是个英雄，因为在别人贴岸航行的时候，他就敢于横跨大西洋。他为他的计划所表现出的执著、顽强、自信以及他克服困难的勇气是新旧大陆每个人学习的楷模。

然而，我们也不能就此赞美他。他自幼笃信基督教，视自己为圣徒克里斯托弗，将象他渡上帝过河那样把上帝渡过世界各个海洋，在世界末日前征服世界，使基督教一统天下。按当时流行的看法，他把寻找印度、寻找黄金作为实现这一计划的手段。他对印第安人本来心存善意，可他毕竟无法抗拒时代大潮。正象马克思说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掠夺黑人的场所，

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因此，当克里斯托弗无法把自身宗教理想、对黄金的欲望以及同时代人对黄金的欲望统一起来时，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象他死前那样，成为一个弃儿。

1992年，是克里斯托弗发现美洲500周年，许多国家政府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和纪念活动。要纪念什么呢？是因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实践精神揭开了新世纪的大幕，使人类重新重视科学和知识？还是因为他发现新大陆后，迎来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殖民时代。自那以后，又有几个非欧洲国家未被踏着哥伦布足迹的人奴役过呢？而使现政府缅怀起自己国家昔日的“光辉伟业”，并且为过去和现在体味出优越感呢？

如果是后者，这些政府就要扪心自问了。要知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死时眼睛可是睁着的。